

其津潤比年五十秭歸某子甲子母錢而餘金付吳孺人第息之構別圃廣陵郭外具池亭花竹之勝日飲亡何付者不忠所事乃分授諸子吾效陸太中大夫矣獨計君子先宗廟後居室先祭器後用器吾不敢自封爲室祀曾祖考以下四世小宗季子請饗豐歲卒不可室成而公疾作卒矣初從王父守庸公見司馬長公于童年喜曰吾先世樹德以二兒高其閑閔司馬貴長公富皆如其言司馬居母喪歛令四明陳公來弔陳故與長公舊練坐定長公宣言曰人道歛難治殊不然治者難得廉吏耳誠如武陵姚公治歛歛何難客皆吐舌長公

氣彌奮令亦賞其直率長公始娶於鮑生子一源未幾鮑卒以吳子欽先生女良姬繼是爲吳孺人子欽九歲童子叱縣吏爲博士弟子力能抗博士先生無禮者司馬所爲傳者也孺人歸媚于舅姑姑愛少兒少婦孺人身下之而娣愈驕不可忍恚欲自殺起剔佛前燈三起三滅恐而投繯繯絕家人覺救之免旣而姑察其故叔娣愧又與叔郎小嫌死而孺人更哀之釋其舊憾長公容越父家政嚴亡尺帛貽孺人孺人菲衣惡食不厭比入淮稍具筭珥然不恒御有丐貸者輟其釵直三萬錢予之不責其負更貸復無所靳里婦嫠者病者死者饑

寒者里老無歸者閭閻負貶無資者行乞者日夕盈門
美其號曰惠碩人先後乳男子五人一治一鴻一藩一
渭一濛女子某人一治未昏而天一藩夫婦相繼天一
鴻七尺軀馳馬試劍從擊胡累功爲金吾尉結客倍于
父客奉仰給孺人不三年孺人私藏盡矣而鴻病死濛
好學嗜義亦好客早死渭有子國士國華如栢復天孺
人殷憂不解獨濛諸子與渭子國政國政有子壽孫而
政復天孺人不勝哀病不起矣長公貴中落罪有所歸
以孺人之篤愛其弟也置不問而孺人深念吳氏孤女
每食必問安否家人曰安乃食其子一源不啻若自己

出一源娶鮑氏有子國裕娶鄭氏有女適太學生吳允
文有孫二廣成廣居廣成娶吳氏廣居未聘有孫女五
一聘吳氏餘皆未聘一渭娶蔣氏有子皆天見前國政
娶吳氏有三女適吳秘書子太學生翔鳳女先死次適
太學生鮑元宸次未聘有孫一卽壽孫未聘側室晏氏
生女一未聘鴻更名超先娶黃氏繼潘氏有女二適縣
學生吳士諧府學生程明元一藩娶黃氏一濛先娶羅
氏中丞應鶴公從女繼吳氏有子三國申娶吳氏奉常
應明公從女國常聘吳氏國光聘胡氏有女一適吳景
旦長公失鴻濛已白帽而尤深惜國華比喪吳孺人

益少歡趣遂卒卒以萬曆乙巳仲夏某日距生嘉靖丙
戌仲冬七日年八十孺人卒以萬曆辛丑仲冬十有一
日距生嘉靖辛卯仲秋五日年七十有一葬以某年某
月某日墓在某渭事父母孝能徵言以垂不朽五子不
滿隅一子可滿朝有子如渭奚必立朝然後顯親哉銘
曰壽富康寧好德考終猗與叅軍五福攸同其妃相之
肅肅雍雍其冢祔之洩洩融融子孫千億以宗有功何
歉乎司馬知人哉守庸公

天沁山房集卷之九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母魏淑人墓志銘

今方內五尺之童能屬文者莫不推王弇州先生而不
悉其人先生累世公卿所居江左佳麗地風流自賞時
露之篇什間意必饒聲色之奉而實不然從先生遊者
悉之而不悉其有魏淑人助也淑人卒子兵部郎冏伯
文似先生狀其事萬餘言而胸臆約結不盡吐踰四年
始以屬先生通家子某曰吾先君夫婦之懿不肖孤母
子兄弟之情子善爲我辭而勒諸墓石按狀吳有名臣

魏恭簡公校者淑人王父行也恭簡公無子子兄弟之子而獨愛其從子太學君縝爲擇婦得嚴孺人是爲淑人父母淑人生而姿貌令秀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恭簡公愛之過于所子者之女于時無錫鄒氏與大司馬王公俱求婚恭簡恭簡以所子者女字鄒而以淑人字弇州先生恭簡沒先生入臨年財十有八已登賢書恭簡夫人從帷中窺之撫棺哭曰爲吾孫女簡美對而不以適才流若王氏子者何也明年來歸年甫及笄而姑鄒夫人故嚴重難事又心少淑人瑣科條不休淑人自修飭終不以柔曼取容司馬語夫人新婦有郝

禮法毋督過也先生成進士尋除比部郎淑人至京師舉子果祥甚慧而天司馬郁夫人傷之亟欲抱孫于是如淑人者李若高以次進矣先生慮囚江北過家還朝夫人留淑人而以李從先生弗敢逆是生罔伯司馬聞之弗善也馳使趣夫人攜淑人北淑人見罔伯欲身乳之夫人謂新婦不宜子不可明年舉子榮壽司馬熟視不懌是將復爲果祥已而天淑人哀榮壽不若果祥則夢罔伯爲果祥後身日詩負之自寬耳司馬爲佞相所中下獄先生觀察青州棄官走闕下請代淑人倉皇還故里司馬尋被害先生哀頹死三年不茹暈不入內淑

人之執君舅喪猶先生也郁夫人以司馬故倦內政而傳諸子婦愛淑人姊婦章安人淑人不以其故恚望事姑彌恭長女歸于華以免乳天淑人不勝哀而高舉仲子驪罔伯復有母弟駿夫人嘆曰他人多子而新婦且哭女何命之薄也稍憐淑人而夫人尋卒淑人之執君姑喪猶君舅也先生三起家爲濬泉爲太僕爲中丞司馬司寇先後二十年淑人謝不相從而當罔伯生後十五年後房無夢蘭者淑人慮兒終鮮市一婢以進偶有小過譙讓之不能受淑人言于姑冀薄創耳姑迫先生必逐之婢大怨望其父母強使他適卽毀形臥不起凡

十年先生重違母意不復收病且死用邑父老言置之別室以斂淑人悔婢子死責由我遂謝病不關家事先生晚年居弇州園及恬淡澹澹益與妻子疎令三子析箸而淑人與驪同宅家人輩心儀淑人豈以仲子爲子耶何獨此子依母也而淑人卒不可得親疎至爲仲子治宅傾筐倒篋若不繼宜鬱損匕箸病見端矣一日忽尸蹙兒女環左右泣頃之蘇而以手授罔伯執之諸子請更番卒不許如此者三日而先時先生臥弇園之爾雅樓樓下若有物厲聲三呵召罔伯而語之故此爲咎徵而淑人病當之自是多尋寢矣先生乞長休告見淑人

而顰蹙若生死不卒柰何而先生顧先卒淑人不能成
喪滄泣淋漓枕席而已淑人事先生莊兩頰白相對移
時常不發一言罔伯既娶婦矣其母見淑人猶侍立罔
伯跪請曰婦坐而姑立禮與乃命之坐病困矣罔伯與
少女在側忽面赤若不可忍微語女吾痛欲發聲柰汝
兄何而數訓誨諸女女子母輕假丈夫顰笑吾少年從
汝父官邸欲謁汝王母適大雨庭潦盈尺橫一木過蕩
而恐汝父手引我忽見汝王母慚阻幾墮水其矜持如
此諸子婦謁有時禮有等而使女奴微之或比肩坐若
言啞啞則愀然不樂諸子婦不省也其後罔伯聞中

弄言不欲傷淑人心秘之而島寇犯朝鮮都護來募兵
驪以家僮應募身與三五少年方舟往來江海上有告
變者中丞捕驪淑人大驚既知狀乃諭驪婦無恐尋當
白口語籍籍謂罔伯不力救淑人言兒嘗與我計口舌
爭無益靜以待之至誠以感動之可耳藏怒宿怨所不
爲也吾信吾兒深不若曾氏母猜者語塞會某中丞彈
事有蒙世大詬借名生奸之議罔伯因上書中丞乞哀
中丞察其指爲弛刑事小挺驪婦請歸寧淑人艱然不
悅何念母家而忘獄中人乎以語罔伯潸然淚下交頤
也淑人善知人三女夫爲華叔陽朱紱華之文謂叔陽

類衛家兒非遐福器謂紱長者貌雖寢祿固未艾卒如其言少女以淑人病修齋誦經而之文挾兩婢子去少女不勝憤白母則慰之若未有子何以禁壻不畜婢女曰阿翁在壻那得爾則責之夫者婦天以父驕夫違天不祥少女其所甚愛也或與驪小有言而視驪殊不減女驪依淑人日久而視罔伯殊不減驪駿以郊居不時省母而視駿殊不減罔伯從弟駿淑人有顧復恩舉于鄉而喜可知也諸夫黨母黨尊卑遠近情文隆殺毋騎重逆施卽先生以爲難淑人笑不至矧言不出閤矐于大義而恥小慧自見從夫從子無令人以私惠歸

德尊章娣姒諸姑伯姊下逮臧獲事有不如意者地忍之不動聲色人莫窺其際始而疑中而安久而信沒而更見思也季子駿美秀而文哀淑人不勝喪天矣淑人生嘉靖庚寅某月日卒萬曆丁酉正月二日年六十有八前三日諸苦都盡竟體鮮潔口鼻失正者復如初就棺神色皎然開士達觀聞之曰今魏淑人殆昔之魏夫人也遣其徒焚香誦偈作禮而去先生弟太常敬美雅敬丘嫂而王解元辰玉爲文壽淑人頗悉其隱德罔伯弟故遜太常而臨文不得如辰玉不諱又深悲淑人以貴家女爲貴人婦若母而五十年無伸眉日抱病居十

之三身遭人倫變幾不自明而知子者惟母是以狀數萬言而猶欲然未寫也罔伯名士騏舉進士爲兵部主事以先生病請急歸十許年不謁選人娶馬氏士駿娶嚴氏士驪娶潘氏罔伯二男子瑞庭瑞毅俱先娶沈氏出瑞庭娶潘氏瑞毅聘包氏爲駿後二女子一適嚴材一與二孫女俱未字銘曰矯矯太常故善論秀相女士攸乃得司寇司寇名世伉儷實難懿厥哲婦利貞闕觀摯而有別如彼睢鳩無懷與安令名靡偷太常賜謚恭簡固當一德不懈敬順事上淑人生平二者兼之婦謚古有請謚以斯宅相非甥門楣非女載錫之光見賢內

舉司寇新阡佳氣輪囷登者肅拜施及淑人

曾司空元配劉淑人墓志銘

代

始余爲吏部郎與今大司空吉水曾公同舍故事吏部郎多闔扉謝客而兩人獨數相遇不厭司空元配劉淑人者炊黍烹茗佐談竟日夕以爲常兩人旣歡若同生卽內子事相慕也余賴司空胥由無速官謗積資至御史中丞與司空畧同而會有所齟齬乞長休告屏居里中則司空亦遭謗歸耦淑人耕文江之畝矣久之司空與余後先起家而內子卒淑人謂司空兩君生平事時相當妾從此逝矣無何淑人卒司空哀不勝手狀其行

地

事徵銘于余余以司空稔知淑人賢以悼內子知司空不欲朽淑人乃爲之志其墓曰淑人名某安成脩江里人也父瑗福州別駕祖壬邑令壬弟丙南大司空謚恭襄曾祖敦翰林孔目高祖實守南雄皆名臣事載國史郡乘中而別駕治福州居二年抗節忤部使者棄官歸時與鄒文莊羅文恭劉三五諸君子講業青原山石屋中劉氏之盛甲安成以此別駕配顏宜人爲郎中如瓌女嘉靖甲午正月二十有三日生淑人淑人生而婉婉父母憐愛之稍長授以女誡孝經輒通其故而司空父方伯公故與別駕同舉司空齟矣無所委禽里人有善

別駕者以淑人聞方伯公大喜曰余爲禮曹郎見恭襄公二子儉素有父風別駕砥節如恭襄是宜有令文謀之配某夫人亦大喜因白爲書抵別駕締好別駕敬諾後十年來歸別駕爲八誠遺之曰孝曰敬曰順曰儉曰慈曰惠曰簡言笑曰嚴取于淑人誦之終身不衰司空弱冠爲諸生負篋從師歲不數歸歸與淑人相對無媿媿兒女子語別駕初遣女蒙裝極豐蓋知方伯公廉司空弟妹衆冀以資之耳淑人謂司空君績學不問家計安用此爲吾聞內則有遺婦蘭茝者必以薦於舅姑君其行之自是方伯公有窘取給淑人他日或償其直竟

謝不受曾氏之老無不嘖嘖新婦賢也居四年方伯公疾革召司空而語之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若婦孝弟吾無患矣司空爲方伯公家督某夫人春秋高一切屬淑人淑人言不出閫外而事備舉已爲司空弟婚已爲司空治第連湖奉母已爲司空葬方伯公已爲司空少弟聘拮据日昃不遑食左右諫少休淑人譬曉之曰吾所奉先君子之教與舅氏之遺訓政唯今日其何敢自愛最後某夫人卒扶櫬南還勤瘁彌甚司空郎文選淑人嚴局鑰勅家人毋與門者通郎繇此顯名後忤執政免官淑人無愠也司空客日進張具樂飲屢捐簪珥佐

施中外屢推轂司空司空就徵還朝淑人不欲行強之甫就道抵都踰月而病踰年而卒是爲萬曆乙酉六月二十有三日得年才五十有二初以司空任主事秩滿封安人又以郎中值東宮恩封宜人又以太常少卿值登極恩封恭人卒之明年又以少司空秩滿贈淑人爲恭人時入賀

慈聖

仁聖二后賜綵幣戚黨榮之淑人體羸歲乙卯生女鳳英尋夭自是不復孕而爲司空擇宜子者進之得劉姬有子之可貴惜引持若自己出之可哭淑人逾於其母

云余既已誌淑人而嘆今學術之謬也古學者不言而躬行修其身以齊其家使婦孺化之今士高自標幟將戶說以眇論闕其室則婦姑有勃讎者矣安成人號爲儒者衆至別駕而有青原之學余觀淑人備有闡懿大抵皆八誠中語是必有不令而行者豈窾言無可相引乎方伯公以恭襄二子徵淑人賢善哉能觀人矣皆足術也銘曰安成劉氏五代濟美乃有女士嗟方伯公與子司空營道術同淑人乃來鳳鳴孔諧天作合哉旣稱賢婦亦稱賢母豈惟天授父兮生我舅兮知我夫兮成我帝四命之象服是宜爲中間規無子有子無齒有齒

德故之以司空悼亡無逝爾梁終借爾藏不腆伉儷如女兄弟後先卽世墓門有勒彰爾懿德寄余私臆

劉司空元配李淑人墓志銘

沁水司空劉公卒于官

上咨悼輟朝命冢宰予贈宗伯予祭司空予葬葬于某又七年爲萬曆戊寅三月二十有二日公元配李淑人卒子文學用相疏請啓公之窆以祔而俾余志隧中石余少借公讀秘書締帶而交且四十年嫂事淑人習其間懿晚得仕公鄉適與淑人喪會疇昔同館兄弟物故十七存者六人地或風馬牛不相及志淑人者故宜在

地
九
余淑人蓋沁之李村人也族最蕃碩因以名其村父西
岡翁景暘娶于楊是生淑人母夢星隕懷中遂有身至
大期時夢天女乘雲冉冉下衣五采肅拜而前自通曰
淑人寤而異之以質里媪卒不省淑人爲何然心知非
田家女矣嘗與諸女立巖下巖崩諸女僵仆久之始蘇
淑人獨無所傷又嘗失足井中家人分必死縋而出之
無幾微失色父大以爲奇里有富人子聞女多貴徵介
媒妁通言悉謝不許而司空公方卯受詩故給事李鳳
岡公兩李公同里閑語父若爲女相攸無如劉郎父時
過給事塾中見公眉宇非常則益大喜若誠快婿亟許

婚數以算器食相餉淑人筭又四年而後歸三日而執
中饋綆汲春杵治尊章飲食餉田者黍肉晚則剥柿裝
裹手甲盡脫也司空父故爲掾已爲賈折閱粟不足將
嫁于四方而王姑復好施顧其室懸磬矣淑人出奩資
供甘毳賜予司空力學夜恒達旦淑人操作以相不少
懈慢旣爲吉士同舍郎遞治具家有女奴可供刀匕必
躬親之司空除給事中論時事拂宰執意宰執非時察
臺省盡斥諸異已者公亦中考功令謫丞蒲城余與同
人往弔相對泣下沾襟淑人獨寬譬公人不負丞丞何
負於人君直聲震天下勝九遷其官矣司空謝曰若婦

地
人而有丈夫氣趣駕行會大雨雪戒家人諱言寒無傷
乃公心歲餘遷盧氏令益明習吏事治文書日昃不暇
餐執掌嬰疾已遷比部郎疾滋甚淑人晝夜瞻察起居
理藥餌累月不稅衣而寐良夜私飲淚顙天請以身代
日不肉食冬不暖衣迨公起後十年如故至備兵易水
公念淑人非壯婦比強之始絮緼袍而手製襦數十百
事乞號寒者歲爲常每以除夕召鄰之羸老者廉問一
歲所資具爲區處使無乏卽受券不責償曼文學終鮮
爲公置抱衾裯者娣姒若而人相得終身無小有言訓
諸女女孫若僮僕以嚴正爲本然不聞詬詈鞭朴聲初
以公比部郎考績封安人再以督學使值

皇太子生行慶封恭人三以少宰封淑人夢祥信矣其
勤儉無改於舊司空清白著聲河漕使者供億輻湊裁
其半余過濟上候公臥內布被竹簟多所敗缺屬公病
困熟寢不欲煩以應對須之移晷內呼茗出啜客差別
于水而已公晚年精研竺典淑人從之禮大士像閉戶
跏趺而坐正綿懺時誦心經子婦叩以家事不答距生
嘉靖乙未二月七日年七十有四子一人卽用相文行
紹其家娶韓繼霍女女三人爲何遵誨王洽張洪猷婦
孫一人一衡孫女四人爲韓榮賈希洛張銘婦其一未

字何賈皆茂才王與二張皆孝廉銘曰生從天女豈其
前身沒奉大士豈其宿因敬共夫子孝夫子親既貴且
富無忘賤貧夢以淑人封以淑人命婦壽母子孫振振
名與實賓德與福鄰是爲顯道志此貞珉

盧夫人墓志銘

代

盧夫人之歸中丞霍公也甫笄耳而公方治兵肅州逐
虜徙王庭幕北斥松山地可千里夫人日夕請命于天
祈我士馬無奸命以貽公憂或宿昔不寐坐遲捷奏而
公尋上功大司馬晉爵二等夫人因有今命云已公部
汝洛治河渠良苦中人司礦權者勢甚張民卒瘁思亂

爲調護幸無患已公填撫雲中虜王病部落生戎心卒
就我罄控款市不敗公每退食有憂色夫人輒問故公
時以策試夫人亦輒有會而
皇孫生上

太皇太后徽號大齊奉臣夫人從公中丞秩四品更號
恭人其猶稱夫人者從所尊也公母夫人春秋高復善
病輦之來雲中不耐寒虜王物故嗣者西行未反疆吏
戒嚴公疏請歸養母不許而令夫人將母還里第無何
以脾疾卒訃至公不勝哀手狀其行事以屬其友人某
使志墓中石曰吾所爲哀吾婦者非以佳人難再得又

非傷其年之不永也吾嘗遵疾狀甚惡婦長跽而泣露
禱北斗下矢一年不御肉食吾尋瘳婦病而吾不得調
方藥婦沒而吾不得視含襚敵體之謂何然猶吾私德
也吾有母千里而遠飲食臭味衣服寒暖之宜惟婦能
酌之疴瘵抑搔起居早晚之節惟婦能相之吾有女弟
母所鍾情不幸左臂半枯母以此邑邑少樂惟婦能周
旋之吾歲時拜母婦出其刺繡粉悅繁褰衿纓履襪之
屬以獻母稱善喜而納之爲西王母觴觴母祝母年與
西王母等母喜而醕之居無私貨私畜私假與容有之
必以白母乞諸姬諸子女母喜而許之來日無多吾母

恒視蔭而悲惟婦能樂之吾諸兄弟姊姒貧賤豐約至
不齊也往還問遺人情易生得失惟婦能諧之吾始娶
于李無子再娶于康三娶乃得婦吾又以亟生子納諸
姬諸姬年長于婦所生子年長於婦之子人心不同有
如其面惟婦能一之不然而已矣婦旣抱子媵非乏人
也復擇宜子者閻張二姬以進曰則百斯男寧厭多乎
樛木螽斯古稱絕德或齒長而無子庶可勉焉未有年
不踰二十而能無如其身嘗字未艾也而冀他人多男
者惟婦能行之婦生平大致若是諸小善不具論婦孝
于姑而吾不媿子婦和于先後而吾不媿兄弟婦慈于

子而吾不媿父婦宜于諸姬若家人而吾不媿主吾仕宦居邸不數月居家不數歲而婦代爲政吾不媿宦吾婦病實以待姑及小姑疾故吾逸而勞吾婦以至于死吾安得無哀又安得以牀第私爲嫌而令婦沒沒無身後名某與中丞公皆畿郡人後先仕於朝蕭汝之役承乏踵公比撫晉陽倚公雲中爲屏蔽以是公家範官箴耳目暗記甚備夫人父曰可傳以明經貢於朝凡六女夫人最少貞靜婉嫵慧辨韶令父教無違焉盛年歸公貴倨矣能廣夫室之愛開祚胤之原至馭臧獲嗃嗃斷漸以嚴見憚蒸嘗祖禰宴饗賓客佐公一比于禮某恒

旣而母子貌爲省瘦也尤軫卹諸獄囚寒暑之不時賜以薪火緼纊水漿藥餌耳劉治獄多平反以奏恭人恭人爲加餐比歸越號泣聲徹棘墻孰有緩我須臾死如太君者哉耳劉政聲冠江漢聞所從來矣恭人不第善成其子且善成其夫夫中憲公爲比部郎二三戚黨居津要可夤緣徙他曹恭人曰君乘羸馬入署治事歸則持一編誦如儒生夫非羔裘素絲退食委蛇者耶賓客輻湊馬游龍車流水視之若浮雲也中憲公大笑卿言得吾腹中事諸貴人過從中憲公未嘗卑節下意其女奴來候恭人者啜茗而去三載考最恭人與姑賈俱封

安人而出慮囚江南江南善造請關說海寧相去近諸
猾竊借名爲利恭人勅舍中兒無窺市井諸郡邑胥史
逡巡林間外不敢入中憲公請獻精明平恕事竣擢汝
寧守恭人嫁女公子三人奉賈太安人之汝寧汝寧崇
王封國王故賢時伊庶人方得罪中憲公執法不徇王
中猜不自安兩郡佐從京朝官左遷貌相亢恭人燕居
請公於三者加禮焉而公忽病矣就榻前治文書不休
恭人謹筮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求多公者微之不可
得公入覲卒京師恭人欲以身殉賈安人曰將置藐
孤何地恭人泣受命悉却郡邑賻先君子不家於官未

述以風勸內子輩深相慕也公刑于誠有道願夫人
成若性人力不至此矣夫人卒萬曆丁未閏六月二十
有一日距生萬曆壬午六月二日年二十有六生男一
名叔琮于序爲季其出康夫人者叔瑄也出諸如夫人
者叔璣叔珩叔璋也叔琮瑤環瑜珥必爲令器焜燿夫
人之望將在茲乎公以夫人卒之年十月二十有五
日窆西郭先塋之次銘曰有齋季女倏爲人婦倏爲人母
匪直也婦爲名臣婦爲天子命婦匪直也母爲衆人母
爲賢母胡興之驟胡畀之厚留所有餘以貽厥後其世
無窮其名與久非以生存非以年壽

祝母周恭人墓志銘

余兄弟從海寧祝氏成進士者爲潯州守子遷粵僉憲耳劉備聞其門風蓋有周二南之化焉而耳劉王母賈太安人百歲母周太恭人近之子孫福祚方內所不多有耳劉以名進士知隨州恭人魚軒從余隣國人也父老子弟道恭人所以訓誨隨州狀甚著歲饑民流溝壑如舉柴盜賊羣輩脯巨人而炙嬰兒邸中無所得米米或雜糠覈恭人歎曰吾恨不能以此分食餒者忍求多乎耳劉毀服徒步奔走羣望爲民請命恭人亦露禱中庭每發廩歸問所賑幾何人全活幾何人爲憂喜益事

亡人何敢家於喪中丞吳興蔡公直指南海龐公聞而高之授過所遺材官護喪有司以次續食恭人痛創面直臬杖而後起虞傷姑心私揮涕泐苦塊而已浮淮入江無風雨波濤之患人以其恭人精誠所格也已葬封樹華表具舉而舊廬圯敝特甚遷攜李一日有徐孝廉升堂拜曰故尚寶公履祥子泰時也師事中憲公恭人見之謂公此他日高第弟子古人重知我與生我同是以來謝徐後成進士爲光祿卿寓橋李十年復還拓故業而居之蓋恭人拮据自涿渚龍陽三遷矣賈安人卒恭人襄大事倍教而族子侮之數挑釁耳劉艷然則遣

之西湖兩山中治業曰多行不義將自斃耳兒以湖山靈秀爲襟抱母里市廛俗氛其識度宏遠類大丈夫矣恭人春秋七十而母朱孺人尚在耳劉自隨州擢武選郎移疾歸會朱孺人百歲恭人率耳劉繡服稱觴里人榮之倭寇破朝鮮大司馬誤聽細人言咱以封貢廷臣暴其罪下詔獄恭人趨耳劉北上若司馬官屬寧得付理亂不聞老婦健不減若王母遂領舊職攝諸曹贊籌畫驅酋關白出境朝鮮復其所擢僉粵憲恭人進今封拜慶之日正八十耳劉奉翟冠象服六珈之飾五文之誥以進又以袁太史劉給諫輩所爲壽言誦侑食恭人

口吾孱弱婦閱歷三朝帝三錫命若爲報謝是在孺子若友袁太史輩故言之耳劉入粵踰年以賀萬壽過家恭人色喜嶺海瘴癘兒無恙來歸且以桂蠹荔枝食我幸甚耳劉旣事復疏乞終養報許恭人不悅曰所惡於絕裾者以非母志也我力能從兒萬里游心殊樂之何自畫爲雖然兒報母日短報主日則長矣耳劉就養無方十有三年而恭人卒年九十有四越人稱恭人純嘏耳劉純孝云恭人出廟灣望族父我泉先生有鄉曲之譽母朱孺人亦名家女生恭人所善自女紅外聽古昔嘉言懿行於心終不怠先生好白香山程朱理學家詩

酒酣朗吟恭人側聽成誦百餘篇于歸時中憲公父宦
豫章恭人任家政夙興夜寐先僮僕操作事從姑諸娣
姒挹遜款洽無間初終中憲公居父喪不勝哀病失聲
願指示意輒解調藥物治病請於神願以身代病間贊
之葬祭如禮服除爲公車藝良苦請小休不得則延老
儒生取釋官小說家坐幕外談說之雜以諧笑中憲公
忘倦也家華腴身命婦而服御儉素嫁時衣浣濯七十
年如新有靡麗厖奇者斥之此身之災也不敢服以見
當大耋耳劉命家人爲堂四楹待賀客制稍侈曰作法
於奢如後人何撤材三之一較計繕修之費無令消功

單賄祀先則牲牲肥腯粢盛豐備於賓師尤虔雖豆羹
片脯必寓目品嘗之勅執爨者毋失畧漏期四女先卒
所遺外孫男女恭人視之如其母如其王母也中憲公
從父郡幕公子孫徙出鄉數使人酌酒其墓或曰是不
嘗甘心我者耶恭人曰往密孺人遇我不薄吾不忍其
鬼之餒也里媪過必授餐而內餒餽其袖中以歸貽兒
女孤獨疾苦乞貸者委曲周卹無倦臧獲數千指勞之
而數休之飽食煖衣務饜所欲冢孫屬文而負劍詔之
曰夫文猶吾刺繡也五采章施而不亂猶吾尸饗也五
味參和而不偏學士家與之是論文指南車矣支屬子

姓若姻戚來謁士則勉之力學農則教之治生嘉善而
矜不能有如逋蕩失職督過不少隱其始甚愧其既乃
思恭人言藥石生我矣晚奉西方之教事大士齋中侵
晨拜誦心經一周雖祁寒暑雨不易曰吾求淨見在心
不爲因果福田謀也暇則從一婢子行田間省桑麻望
之者以爲女仙故無病季年稍克耳而能射人意人不
敢謾卒之年左股與鬲作楚不多飲藥日必盥櫛或呼
浴或飲水一夕語耳劉我壽寵得沒事若王父母若父
若我父母地下若生平歡懣天之幸厚矣無可遺若有
若父一象笏在耳劉垂涕不能對徐曰我無所念無所

苦若男子安用悲問今日甲子爲何至則行矣遂瞑顏
色如生如含笑者內外宗與隣里鄉黨以其班來哭盡
哀萬曆壬子七月十有八日也其生則正德己卯某月
某日子一卽以幽耳劉其字娶毛某女封宜人女四爲
邑諸生許敦偁朱履份太學生濮鉞郭應燧婦孫五守
一娶譚某女繼聘沈某女守元聘馮某女繼聘姚某女
守穆聘朱某女守熙守玉未聘孫女六爲許某沈某查
某婦其幼者字朱某錢某陶某以癸丑某月祔中憲公
大碑港三里村墓右銘曰女也淑女婦也孝婦妻也令
妻母也賢母人所難能何一不有從夫貴婦從子貴母

地
介以繁祉綏以眉壽天所鍾美何一不厚睿聖作抑盛
九十時豈謂巾幗式穀似之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請用
二語爲墓銘詩

任恭人墓志銘

任恭人者今河南按察使臨安王公之配也任於臨安
稱右族恭人父曰之後別號淇竹以高年賜爵一級其
昆弟有爲主事者之賢爲資縣尹者之良三人友于無
間而淇竹公之偶郭碩人娠有異兆已生恭人言笑有
常度遂名之叔貞諸母無不憐愛者而淇竹公有女弟
愛特甚則取而躬字之逾二三年不免懷居恒謂諸兄弟

是恨非男將益大吾門以是諸議婚者俱報罷而按察
公方髫有才情爲臨安守姑蘇張公所甄拔令讀書其
齋中師事里人張毅庵公文藻日新守微知公未有室
又聞任有淑女一日召淇竹公而謂之曰吾爲若得佳
壻淇竹公敬諾而取公所爲文以眎主事縣尹公二公
大賞之守爲具六禮來歸時嘉靖乙卯年甫十有二未
笄也翁媪與其族老竊少之而恭人婉婉順於舅姑和
於諸姑娣姒又善執麻枲治絲繭織絰組紉爲酒漿邊
豆菹醢胥中內則家人奇新婦賢天授非人力也公結
髮志學精勤不倦恭人謹俟之母小懈公學成以辛酉

地
舉于鄉或給恭人是富貴可坐而食矣恭人不然吾聞
女子生臥之床下而弄之瓦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
人也弄之瓦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夫葛覃之后蘋藻之
季女其人非富貴者與而若是而何有於余卒如初所
衣大布衣敝則澣而綴之左右家午夜聞機杼春榆聲
輒曰此王氏冢婦也迹之信然而亦以作勞善病藥餌
多於饗殮矣公成進士除留京起部郎恭人從病且殆
爲禳禱醫療復痊明年

上登極大賚天下封太公如其官恭人與姑俱安人丙
子公僉蜀臬事羣不逞講張爲幻將窮治之恭人從容
謂公君不聞下車泣罪解網祝禽者耶公用其言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三年遷粵藩參議部瓊海南北而恭人
念尊章春秋高矣道遠莫能輦致則請代公居子舍公
從之所以就養無方二年擢副貴州臬事而太公業以
天年終恭人調棺斂美好款內外宗之給喪事者與四
方賓客之弔者公匍匐歸而謹謝之微君幾令我有遺
憾於大人已助公治葬而太公先是埤益恭人一切家
政恭人修而息之益饒顧病日益深矣甲申公除服太
恭人命之新婦善病日夜治家人產良苦其從兒之官
吾與若弟婦當室耳公乃謁選人爲天津治兵使者恭

人重門返鎖取竺氏書諷之屬冬寒二子自治帛襦恭人曰吾爲汝家婦三十年貫衣布何以帛爲公之治天津廉榦聲彌著三載考績太公贈如公官而恭人與姑有今封其年遷河南叅政分守大梁屬河決公畫地而治堤民中疫死者大半公亦跋涉水草病矣恭人聞泣而日夕籲天冀以身代也公蘇河工報成詔加賜祿一等而恭人坐憂瘁病復大作公復攝方伯事入計京師恭人勅孺子毋言我病爲乃公憂比公還治而恭人貌嫵妍驚怪所以則淇竹公夫婦後先逝矣於是恭人亟請歸而憚暑不可行公適有新命乃已恭人以創鉅故

傷脾召醫診之曰土虛矣春木王且有災立春之五日恭人初度四十有七歲越十一日卒是爲萬曆庚寅正月十有六日其生則甲辰蓋嘉靖之二十有三歲也二男子長曰瑞圖爲郡諸生娶于戶吳道行女次曰瑞國聘太學生江禹績女恭人故諳圖史其教二子也時舉古今忠孝節義事詔之衣服食欲悉從其惡者不使佚志卒之日惟瑞國侍請治命曰兒兄弟能如阿翁兒婦能如母無憾矣太恭人不得終事則若何雖然有君子在遂瞑公哭之訕聞人謝客不得通余以督漕入山東追見之公流涕覆面呼瑞國再稽首將以而母不朽

累下執事浹旬公乃手狀恭人行走山東相屬曰是夙志也內子歸葬有日其幸無辭大梁之役余實代公有伯仲墳簾之好焉所聞恭人闔懿爲詳因刺取狀中語志之而系之銘曰 君而女胡以婦匪彼婦之口代夫而子以孝於父母冀而婦胡以母匪衆人之母教誨其子式穀似父盡歸寧父母從大則否父母不憇遺身從其後是謂婦而女女而婦既載廣柳故丘斯首而處其右虛左而偶中有石焉無以速朽其誰爲之而偶之僚友

周母吳宜人墓志銘

故太僕卿周用吾先生元配吳宜人以嘉靖甲辰二月

二十有一日生萬曆辛亥九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八明年三月某日葬新橋坂之陽孫太學朝相狀宜人行事請余志而飲淚言曰此王母大略耳朝相悲哽不能詳今太父行如向晨星使君嘗共事蜀備知內政幸志其墓朝相先生伯子之伯子是爲冢孫樞榘失母宜人實母之故鍾情若此按狀宜人與太僕皆貴溪人父曰處士暹生時有光墮地如電鄰人驚以爲火爭來救已知舉女賀曰是必賢且貴爲門楣光矣稍長婉孌貞靜動有禮法父母異之慎簡所對而太僕爲諸生有文名吳翁見曰此真快婿以宜人歸蓋太僕長宜人十有七歲

他強家以其間奉千金太僕請易婚卒不許其事舅姑
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無情容也問衣燠寒問所欲
而敬進之旨甘柔滑唯其適布帛佩帨蒞蘭無私藏也
其事太僕刀尺機杼以相之酒茗果實暇脩以食之夙
興夜寐以先之無佚志也其持家字雞豚操井曰供賓
祭量入爲出無廢事也太僕是以無內顧而優于學矣
太僕成進士爲令江浦金壇江浦繁金壇饒易生得失
宜人時進說曰惟廉則賦不能穢也惟勤則事不叢脞
也令治行最財擢陪京比部時進說曰省事可以養生
也退處可以寡怨也旣守貴陽飭兵于黔于粵于張掖

時進說曰君所部蠻夷戎狄非我族類未可一切治也
寬文法以撫之簡軍實嚴候望預儲胥以待之而已太
僕是以達其志通其欲齊其政不易其宜而優于仕矣
太僕爲蜀右丞廳事火火且炊寢室家衆恐請穴墻以
遁宜人不可夫子有造于蜀祝融有靈必無患卽不然
老婦柰何以穿窬免無何反風火滅矣其教諸子若孫
衣服有量飲食有程朝而出受業日入而歸督之復習
嬉戲之具不設于家狎遊之朋不入于門不大聲色而
儼然家有嚴君也其御諸姬豐與同豐約與同約勞與
同勞逸與同逸以次入侍子其子與已子等太僕恒言

閨中良友堪配三公鄉謂虛語耳不圖吾門有此佳偶
初以太僕爲令考最封孺人復以比部值覃恩封宜人
其策命之詞曰性本柔嘉德惟淑慎協志相成內績用
彰曰秉德肅雍褻身溫惠克相君子在公夙夜蓋無媿
詞云宜人雖貴自奉不汰侈雖老操作不倦數勅子孫
貴家兒郎責望者高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織瑕微累十
手爭指摘矣子孫化之文敏篤誠皆保家之主也昔漢
虞升卿晉李令伯祖母俱九十許辭官就養號曰孝順
不聞其能表章祖母賢朝相卽未仕得奉宜人終身宜
人壽差遜兩母而賢名以孫故永傳矣男子四人宜人

出者三伯師文郡學生娶都御史汪侏孫女繼博士張
鍵孫女仲成文娶弋陽學生方以相女繼江某女叔憲
文娶弋陽太常卿汪佃孫女繼吳某女俱邑諸生季宗
文娶某女庶鍾出也女一人適布政使徐懋孫最孫男
七人師文出者朝生卽朝相更名也娶房山尹吳榕女
我生娶太學生詹汝偉女方生達生幼成文出者岳生
嘉生尊生孫女二人師文出者適鉛山工部郎賈懋樂
曾孫雲仍憲文出者適同邑學憲江以達曾孫鏡曾孫
二人曰應秋應庚曾孫女一曰坤叔許聘揚州判毛九
苞次子元士俱朝相出銘曰爲婦婉而聽爲妻順而敬

地
爲適和而正爲母爲王母慈而能令其年稱老其貴再
命有子有孫則篤其慶石有銘史有乘彼電光須臾耳
孰與榮名之無竟

羅宜人墓志銘

叅知孫公以侍御史左遷余郡李余方督學關西承顏
接詞蓋偉人也公初不言有子爲諸生比余臨校扶風
而得今民部在高等益服公義方之訓既二十餘年余
領潁川節民部爲蒙城尹則公沒久矣未幾余遭大故
歸民部率公之教以能其官又十餘年余坐急難留滯
江淮間聞蒙潁士民誦民部治狀微獨民部賢其偶羅

宜人蓋相成也羅爲扶風西鄉黃甫里人父文奎以明
經仕廣文累遷韓國教授母田碩人父夢月墜母懷而
生宜人朞月能言能行不苟訾笑性好潔餅過焦飯有
埃墨必不食衣有浣必不衣不聽則繼之以泣六歲執
女工卽精良父母異之不輕字叅知公雅聞羅氏有淑
女爲民部委禽十六來歸民部侍叅知公豫章以宜人
從姑某淑人閨範甚肅宜人不以媒見中夜有召理笄
縱整桂裳而後進姑疑其未臥也已知狀喜曰新婦達
于禮矣使治食飲刺繡紋司筦鑰程支費無不當其意
三年叅知公倦遊予告無何遂卒姑哭之毀兆于死所

地
矣宜人日夕侍屏氣似不息者視藥物饘粥扶掖臥起
累月不休姑病溲不下口呶而導之姑嘆曰婦乃與我
病同苦孝至此乎侍兒竊窺傳誦皆爲咨嗟辛楚而姑
卒不起搏膺而踊噉然而哭嫗冥殊甚于時年方十有
九耳民部連遭大故斬然在疚宜人爲營綜內外事小
姑在室有目青醫窮萬故不瘳恒以鷄鳴漱而飮之積
歲目如初其歸也賫送甚豐已爲民部母弟受室娣婦
稚齒不及事尊章簡倨陵折冢婦宜人優容之已舉子
則保抱攜持哺之以乳卽在宦所問遺不輟娣婦怒然
媿以意自閔也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吾奴哉家數百人

男授耕女授織總方而議作息以時而身執勞先之不
指招不叱咄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乎其有終始也
厭厭乎其能長久也承祭禮賓五宗六戚鄰里鄉黨往
來餽餉豐約親疎情文相得殺鷄脯脩膾炙臠臠脍鱠
胸末皆有分劑節度葱漆飴蜜滌滷脂膏酒漿醯醢旣
多且旨民部以此不問家專力公車之業早登鄉書矣
居蒙城每勗民部令者民之父母發政施仁以廉爲本
廉則節用節用則愛人先舅先姑之遺範妾耳而目之
至孰矣君其服念哉卽有圃藝蔬果字雞豚取諸官中
用之不煩里旅而時爲糗餌粉醢淳熬之屬以輔共張

地
盤餐所不及要束家人足不踰閭其事民部也莊有賓
饁舉案之風三十年如一日民部有所籌畫其知能決
贊之已從夫貴封孺人拜而攬滄如屑悲哉姑胡不及
見也民部治行高等當徵而當事者以潁川難治請擢
知州事宜人恐民部不樂往諷諫之盤根錯節乃別利
器君名從此升矣州縣之職徒勞人耳此兢兢榮利者
非所望于君也民部執掌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宜人亦
爲之不食不寢而時時督課二子昧旦興夜分甫罷衣
食不得華侈有小過必訶詰子奉教無忒潁人德民部
不忍離去已考最臺臣薦于朝請稍遷郡丞領州事宜

人從夫貴有今封益大慟語民部妾不得久事舅姑以
爲恨然而舅姑身貴矣有子顯親揚名可無遺憾妾徼
君之福再受命婦秩而無所效于妾之父母若先舅先
姑生女爲門楣之謂何初宜人長女爲侍御史劉九經
子孝廉本唐婦本唐夭女以死殉宜人傷之體久不平
竟以是卒萬曆辛亥八月二十有二日也距生嘉靖乙
丑十有一月九日年四十有七民部名崇先以宜人卒
之後六月遷南京戶部員外郎二子長世法邑學生娶
岐山楊統程女贈憲副孝廉岐麓公孫也次世昌聘館
陶尹吳峻女女四長卽劉本唐婦次適汪之仕次適唐

祝聞宜人訃哭四日而死又次適王俸萬曆壬子某月
 日葬祔先塋左昔孫子荆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
 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然不聞婦德何似宜人視姑與
 女妹疾及小郎妻三事人所最難矧重之以修能乎民
 部為狀千許言猶有餘悲非若子荆直以情生文也采
 而志之銘曰事姑孝只施及女字與其子婦與其孫子
 事夫敬只教誨爾子式穀而似佐以長民所至咸理于
 家于國功德具矣考終兮頌川歸藏兮涓涘再命兮太
 史勒銘兮舊史無曰今聞不已

鄭母沈宜、墓志銘

鄭端簡公為嘉靖朝名臣子孫皆以文行濟美而諸婦
 式化之若仲子比部郎之偶沈宜人其最也宜人先世
 自吳興徙當湖清溪高王父為封上事渭曾王父為叅
 政榮王父為封評事光父為惠州守垣母為王碩人生
 而聰悟莊靚授書輒解女紅一習而精父所篤愛兩家
 翁同官京師時相過見比部有成人度亟稱其佳端簡
 使媒灼通言惠州喜為女求美對無如此矣惠州出守
 卒官宜人財九齡耳噉咷毀容年十四來歸服食省嗇
 佐比部學不溺宴私會島寇闌入東南麾城榭邑比部
 方從端簡淮邸而寇且逼海鹽城西北圯有導從圯入

者城中人聞之計無所出相向大哭公家適構室宜人令徹其磚石築城詰旦城完寇至怒導者欺已磔之事定人歸功宜人以方古夫人城云寇之圍邑也宜人與其儕約曰城破賊且魚肉吾曹當先爲防乃易男子裝環列池上事不諧以此清流卒命矣寇退比部自淮歸攜之北居邸中奉舅姑昧爽并總從夫問寢安否而手調食飲以進傅婢請代不可吾手所不操口所不嘗心終不慊也已入京師亦如之端簡坐不阿邑忤旨歸而伯子光祿已登朝季子太學徙宅郡中獨比部宜人居子舍就養服勤六年無懈端簡病相比部禱祠醫藥甚謹及卒含殮備物比部將詣京師請卹或虞上意不測宜人曰先舅清忠簡在

帝心頃日有讒口交構其間今且白矣若無過疑使先舅葬有闕也比部遠行冰月之間宜人治裝手爲凍裂卒得請而又論叙平倭功比部爲任子矣葬端簡遠近會者數千人舟車織路有虞而後返者宜人具饋餉芻秣人人霑浹始終無斃下逮執紼忘其斥苦問所從來知出宜人營綜咸嘖嘖是有婦德而有婦才也比部除官御史大夫臺幕則留宜人侍姑顧宜人而姑疾作宜人所以禱祠醫藥視端簡時彌虔中夜泣而顙神願

地
以已年益姑姑爲嗟嘆吾死何所恨恐傷賢婦心呼宜人來爲吾結相而逝宜人痛仆地旣而思曰夫君在遠大事吾身當之無使夫君有悔其葬也客與端簡同不令前喪踰後喪也款之如一其治家與女奴雜作下至舂採洒掃以身先之夜分不寢未明求衣以爲常衣不厭敝食不厭糲尺布斗粟出入籍記無爽規度居第經費事期雖工師莫能易也有緹帥以千金乞比部爲地弗許則介所親以笄珈內宜人宜人呵之吾家世清白吾不忘勤儉甚禍無故之獲其人却走比部官留都迎宜人宜人辭曰君不家於官宦且減產妾居守而以諸

如侍君冀早將雛爲快耳蓋比部嘗病困宜人療之萬端甫瘳而深以嗣胤爲慮乃進諸姬諸姬舉子多不育比部失望宜人貽書慰曰君第養德養身以須天定復擇宜子者而得伯子忠材子趙於白下忠材甫生而母死比部屬之宜人曰微卿無是兒卿爲我卒成之宜人旦夕寘側出入顧復寒夜坐視衾枕或遂不寐已而周姬舉仲子恕材宜人子之復然其患疹也不解衣而調護之者四十日帶圍減尺比部勸遊子告歸里讀端簡遺書不問生產宜人當戶事無大小可卒辦脫有急以簪珥應而又兩子繞膝爲歡比部恒自幸天其佚我老

耶無何疾卒孺人慟之嘔血斗許而光祿太學先卒二
孤無暮功強近親宜人不忍二孤無告以重地下人憂
啜粥杖而行事而歲薦饑以噉腹寒膚之所餘供公家
賦已葬比部水堅舟阻扶櫬登陸宜人跣而行哭泣之
哀見聞者隕涕忠材九齡恕材七齡有甘心者憚宜人
不敢發難而中以踐更之役可魚餒耳宜人聞馮公景
隆僉浙憲此與先君石交孺子往訴之馮公艷然是名
臣弱孫何得比於齊民白臺得免役田若干畝宜人受
其半至今追呼不及門延名師教二子日舉先世遺行
及已鞠子之閔詔之淚隨言落也二子相繼爲諸生爲

之擇妃而知刑部郎祝公禮部郎高公女賢以祝歸忠
材以高歸恕材忠材舉子矣而母子同天宜人驚絕遂
病恕材舉子累月亦天已又舉子而高天無何子復天
忠材入太學試京兆宜人送之門曰若兩試報罷其努
力此行也慰吾莫年而會聞恕材病亟歸恕材病差宜
人收淚而言得兩兒在左右無問功名矣爲忠材再娶
於卞恕材再娶於朱迫得抱孫各爲置媵而忠材僅舉
女宜人恚甚我忍死三十年何爲者病深矣呼二子語
曰吾年過七十事先舅先姑及兒父又及見兒今日無
所媿憾余病自庚子始已十二年非醫可治兒紹乃祖

乃父無惰學無軼德無削產無刑牲養壽命之元永錫胤祚吾沒且不朽又顧恕材曰善視女孫而兄善病善事之遂瞑宜人有姑彭淑人早世字諸甥如子今御史君兄弟母事宜人亦四十年不衰恕材後其季父而季父有二女宜人厚遣之與之名田或曰於鄭氏無故事宜人必與曰兒以嗣季父祀非利其產也禮以義起何害邑子翁耀陷大辟非其罪也資之脫獄賀南陵者隱君子比部初得子欲爲子師而未言南陵歿比部往弔五喪未舉授地以葬而賀子姓蕃盛四面鄭田無可封樹宜人曰爲德不卒如先君何斥地若干治冢舍郡丞

姚者其後貧不能葬宜人亦予地葬之內宗外宗節婦賢婦困厄者廩之終身凡十餘輩敬鬼神而遠之見大家佞佛者非之佛而喜佞何取於佛施金錢無何有之鄉與弃溝壑等耳孰若衣食饑寒之深切著明也故窮交疎逃寄命宜人者甚衆宜人生嘉靖庚子正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辛亥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年七十有二伯子忠材太學生婦翁祝公以庭繼武進丞卞公洪章恕材太學生婦翁高公繼元繼太學生朱公學禮助遙者蕭舉二女長字按察使劉公炘子太學生世甄次字孝廉錢公與映子太學生陞孫女一忠材小婦韓出

韓以痛宜人後六月卒比部葬甘泉鄉某年某月某日
以宜人附二子爲宜人狀而介其王父彌甥孝廉劉少
彝徵余志墓中石少彝者宜人子婿世甄兄也復向余
言爲婦難孝而孝於端簡公尤難爲妻難賢而方其盛
年輒爲比部廣勝路尤難爲母難慈而二子忘其所出
至以二子家漸耗不及含飴哺孫殷憂損其天年爲尤
難二子以宜人成名忠材哭母病滋甚恕材觸暑匍匐
請志狀五千言而猶云未悉也然此三大美女史中不
一二遘矣銘曰父黨夫黨貴奕世矣無驕無侈故非易
矣家人利貞正內位矣孝於舅姑夫思媚矣婉嬖季女
蚤置貳矣室家之壺錫爾類矣孔釋抱送麟兒二矣
裏屬毛同所孳矣六尺之孤命斯寄矣教之誨之成令
器矣黽勉造家躬盡瘁矣婦順母儀內則備矣老而老
終昭德致矣下報主君謝卿賜矣史氏勒銘寘諸隧矣
神明默相昌後嗣矣展墓掃除引勿替矣

鄭母董宜人墓志銘

董宜人者應天治中鄭公心材繼室茂才端濟因母也
一命爲孺人再命爲宜人治中公王父司寇端簡公曉
父光祿少卿公履淳爲世聞人母爲朱宜人元配爲鍾
宜人鍾宜人卒所遺子女弱朱宜人謀繼者媒約來言

率富貴家朱宜人不可紫崖董公儒是先君子同道之
朋也偶徐碩人教子女有禮法其女必賢具六禮以宜
人歸而鍾宜人遺子端胤與二女宜人憐愛之子女恒
戀戀膝下事朱宜人屏息柔聲伺意指曲中處諸娣姒
目無選視口無選言操作與女奴等姑喜吾以婦受知
人之名矣姑病佐治中公視藥物相啓居夙夜匪懈諸
姑來候者姑輒語之曰新婦孝我更善爲生此吾家福
吾復何憾姑卒宜人哭顏爲顛頽向後思至或語及未
嘗不酸洩也旣代姑執家政米鹽靡密無不飭治而治
中公有內難外侮疲于奔命當事者以名臣裔不自保

爲善者懼矣幸稍解而病幾殆宜人視醫物相啓居如
其事姑旦晚顛天願以身代涕泗漉沱侍兒見者皆流
涕治中公病已讀書屬文宜人以機杼聲和其伊吾而
時爲酒漿脩脯勞之端濟歲外侍治中公任其意不爲
程宜人日考訊無少寬假恒以繩墨相檢制不得出一
誑語服一奇麗治中公官京師端濟從而念母思歸宜
人貽書督之兒寧須乳耶京師四方賢豪長者所集考
德問業何往非學男子當跨世凌時遠蹈獨遊蚤宦終
日經營不越階序吾奚賴爾已治中公奉使攜端濟還
里宜人撫之兒長矣可室矣爲之娶于陳而數戒之晏

安鳩毒不可懷也治中公官陪京宜人以端濟往簡經
師與之俱而念中饋無主者屬副室虞代之操舟送里
許丁寧媿媿善事夫子令一意公家無內顧初朱宜人
有助適者陳朱宜人身下之宜人人事陳以姑禮而情好
久彌敦陳二十而孀垂七十有造家功則宜人能左右
之也其御錢勝極有恩錢舉子日夕顧視保抱替月而
殤悼惜至減匕箸女公適卜氏者朱宜人所愛也饋遺
不絕曰吾異日庶幾可報姑地下鍾宜人少女尤所鍾
情周恤備至端濟父子兄弟或不及知端胤小妻有女
賴宜人以生旣女于崔而其舅語彭侍御曰微董宜人

世安得有余婦崔爲彭姑之彭爲端簡外孫六戚間品
藻賞譽如此宜人課男女耕織無一游惰者會計出入
桀黠奴莫能爲欺而施惠老疾鰥寡不靳所諄諄訓子
曰不以小過棄人則人樂助不以無益費財則財恒足
責已宜嚴待人宜恕先民格言不是過矣生平綈縞衣
浣葺敝垢無數而女紅未嘗去手以故媿冥患血暴下
多眠眩會卜氏姑病心憂之尋卒視含殮追思朱宜人
不任慟割病彌留矣而父忽卒臨喪擗踊呼號不欲生
浹旬水漿不入口羸劣滋甚端濟輦以歸泣而過市市
人皆泣旬餘稍加饘粥而治中公所置義田有司責租

挈宗人窘者嗷嗷宜人趣端濟白郡大夫曰設有風雨
行無欲速端濟已事而竣至中道則宜人卒矣端濟傷
母未稱中壽身不受訣狀其行悲鯁不盡吐而介叔父
恕材請曰叔氏母沈宜人使君爲墓志沒且不朽母內
德與沈宜人濟美敢徼惠如叔氏母子恕材亦亟言丘
嫂賢吾兄居家孝友居官清直嫂有相之道焉因爲叙
次如右宜人子二端濟邑諸生娶韶州守前侍御史陳
公奇謀女宗杰聘尚書陸莊簡公子刑部郎中公基忠
女殤鍾宜人一子卽端胤邑廩生娶京兆查公秉彝孫
太學公允愷女二女長適中書舍人項臯謨封孺人次

適刑部郎張公正鵠孫胤淳孫男七人存者五宸孚交
孚寵孚胤出宸孚聘長寧令錢公應晉女永孚寅孚濟
出永孚聘和州守陸公廷諧孫女孫女六胤出者五濟
出者一長適廣東閩帥崔公天賜子榮祖次字少宰兼
學士朱公國祚孫茂輝次字貴州按察使劉公炳曾孫
蒙濱次字文學李公日芳子宇琦次字文學朱公用堪
子岳鎮以宜人家無異母異子也因並載焉濟子女皆
小妻徐出宜人卒萬曆丁未後六月十有九日生嘉靖
丁巳二月十有九日年五十有一巳酉二月十有九日
合葬鍾宜人之窆在海鹽十四都甘泉鄉銘曰孰爲後

婦而俾夫忘亡曰安在新不如舊孰爲後母而俾子女
作念曰生我者前成我者後孰方盛年而當夕之御小
星專焉孰姑死而視姑之女崇篤沒齒無間然孰爲人
王母而以哭父死終身之慕媿彼男子能行此五者是
宜名之女士是宜載之女史

陳母羅孺人墓志銘

古之哀婦喪若荀祭溺色不足論卽孫楚潘岳要以情
勝于內德無所考見今者陳上元之慟孺人則令德不
可諉也非尋常帷幃之愛也孺人爲姚江著姓父某母
某少而婉嫵有志操年十二歸於上元父子方苦食貧

而姑董孺人復病孺人朝暮姑側抑搔其病癢裁量其
衣寒燠精潔其饘粥果蔬脩脯扶持其啓居嘗其藥餌
以進三月而姑脫然愈姑以告舅氏曰始謂新婦稚不
足賴今善事我有瘳疾功吾兩人可無憂矣自是按內
則日以甘旨慈舅姑而飼蠶繅絲拮据孳孳如不及所
爲佐上元兄弟誦讀資者何無何有龜勉求之殆無暇
隙上元爲諸生有文名三吳人聘爲師意不欲遠父母
父母語之新婦孝我不啻若無庸內顧上元是以久於
塾累月奉以遺孺人孺人中饋益贍而母弟三人皆有
室舅姑以食指衆祈著孺人諷上元君以筆耕不虞歲

是區區者盍割以慰父母少子之愛乎上元喜卿得吾
意中事所受惟下產鄉人稱上元貧而無怨孝而能友
以此舅宰相上元治喪周於身者誠信無憾而事廢姑
倍敦於疇昔所乳三子自孩提至羈貫保抱提携未嘗
假手他人從師取友擇對委禽諸禮文節目事爲之備
上元諾而受成而孺人窮極倦視遂以病卒姑拊而哭
之曰天乎遭家不造何奪吾婦之速也婦初入吾門以
吾疾故不知新昏之孔嘉也兒游於外垂二十年三子
繞膝而啼不知骨肉之有歡聚也子生矣孰長育是子
長矣孰教誨是一畝之宮孰垣墉塗暨茨是孰櫟斲丹

是吾兒學成名成孰贊相是而婦不及見也吾老六
命近止孰調護是而婦先吾逝也家男女長少媿如若
內外宗來臨者聞姑哭且號無不潸然流涕沾襟蓋卒
七年而上元爲孝廉十年而上元仕爲興化令考最孺
人從夫爵有今贈既擢上元拜

上所賜勅命錄其副爲楮象翟衣副笄六珈焚而告之
而深慟夫偕老之乖宿願也次第其行實使余爲志瘞
于獅山之兆孺人生嘉靖乙卯四月十有四日卒萬曆
甲午七月二十有一日得年僅四十子若孫若女孫婚
嫁皆名家詳舅姑志中其爲孺人狀者余同榜左丞鄒

公學柱爲孺人傳者余通家太史李公思誠無間然矣
余所謂令德不可諉非尋常帷幃之愛也銘曰秉德何
豐而年何虧服勤何蚤而報何遲天道非耶人胡不悲
之死致生夫君未思子孫繩繩善歸母儀維帝命之維
史銘之所不朽者歲歲無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范母黃夫人墓志銘

滄口言方聞之士清正之臣皆知有范浹陽先生而不知其刑于黃夫人咸有一德也余無似起家分部川西實與公代已同爲浙憲使又與公子游稔知闢政夫人卒先生書其略仲子述其詳太常邵公爲之狀而寓書其門人程廷鎮臯羽父子屬余志先生以德則我師也友之云乎義不得辭夫人爲休寧萬安市望族唐宋代有聞人明隱士永堅以純孝績學數薦不起三傳爲古

唐公儀陰行善事具邑乘中配何碩人稱賢婦是生夫人古唐公善爲星知女當大貴已見其開敏不凡益竒之非貴人如吾女者無字閱十餘年而得先生此遠大器復按之三命合遂受聘先生父贈公已卒夫人歸年財十六少先生一歲先生母某夫人女畜之夫人從姑晝爨夜織不言勞又善徵其意而應之事大小皆得歡心貞一先生者先生伯兄也以什一遊江湖供母養而先生從師學歷數月一歸則母子三人共一燈先生誦書夫人刺繡姑寢而夫人猶竟其業以需來日甘旨之費焉姑命析箸先生自外來知之有不豫色母泫然流

涕時勢宜爾非若兄弟好生分也夫人時已舉伯子負之操作淚常覆面姑數慰藉之吾兒豈久居人下者若受享固未艾先生爲諸生喪母哀毀甚夫人日夕向靈帷哭姑何往輒慟絕而家政米鹽井臼無所不營綜首如飛蓬矣亟售一旁舍具棺斂諸物祭則滌器潔牲醴粢盛庶幾椒苾之氣祖妣居歆而向後語子婦先姑家法宜世守也先生授徒所得月奉以裨益伯兄若鄰里鄉黨貧者夫人不問旣舉于鄉里人丐居閭者相屬先生掩耳不欲聞酬酢多於諸生時家具益趨貧夫人攻苦食淡如初而兩子長所爲行贄若交際燕享竭蹶以

供有貴客至執豕于牢小不掩豆客笑謝而去先生謀得地葬親而術師以倒杖法見者膳日必雙雞夫人取簪珥市之不厭所卜地在十里外葬有期夫人夙興炊黍髣髴若姑褰帷呼之曰地在目前何俟遠求以告先生先生疑未決啓土則皆沙礫悵悵而返親知交言祖塋左地故佳別請師相之吉因以崩而先生始信母褻帷大有靈遠邇傳誦夫人之精誠與其姑神明相感應也甲戌先生北上夫人有異夢先生果第夫人詣家廟拜而思尊章不逮見繼之以泣歲杪先生除南城令居京師踰年稱貸二百金夫人謂先生向者貧不負責今

且負責奈何從之南城年餘衣食猶儒生固問先生令歲入幾何曰百金有奇過此則皆非義夫人愀然何以償逋吾其歸爲之計矣歸而督僮力田與女奴治絲枲數月不知肉味歲復饑餉兒女日二鬴饘粥和以糶粉其刻厲如此先生三年考最封夫人爲孺人以其冠帔來夫人泣語使者願爲清白吏長如今日吾終身裘褐足矣又三年先生擢南刑曹郎刑曹故稱冷署夫人謂先生君廉吏妻子號寒啼饑而得此冷署彼爲臺省銓曹者豈其家人不食烟火耶先生笑卿言大好爲廉吏自儒者分內事非邀後利也先生課諸子及猶子夫人

疑其文或襲舊身坐中庭期以日過午脫草納之笥先生歸評鑒而夫人勞酒食以爲常先生以郎考最夫人晉封宜人而夫人趣歸積田中所入後先十年以取子錢家券稍自寬矣先生守南昌夫人從未幾歸諸兒女年及婚嫁食指日繁所爲行六禮拓旁畝構居室會計出入黠者莫能欺先生擢江西副使理驛傳而劾奏御史于郵禁者御史謫先生亦徙官夫人語先生吾向以君亢直將逢患今若此主恩厚矣三年卽家起兵備浙之杭嚴䟽辭部議促之任先生將復䟽夫人曰士爲知已死朝衆幸知君何必峻拒爲名高吾將偕往先生乃

行每退食則言敲朴聲何多也先生曰三尺法不可貰夫人感額曰君不記書罪疑惟輕歐陽公母亦有求生不得而後死無恨之訓耶先生爲是決獄多未減而夫人復歸先生擢蜀叅知政事因奉表上書以病免不聽夫人請從行先生怪之近則遽歸遠則欲往何也曰等蜀耳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吾亦思爲忠臣婦所至山川庶物吏治土風質問先生甚核而詔仲子大家逐子東征作賦若母幸從若父上蜀道青天得覽三川之勝可代我賦之仲子所爲賦蜀都也已從先生入浙居海道邸中問昔者新安胡公禦倭功嘖嘖人口其法如

何先生具言方略夫人喟然而歎恨吾不得如田單韓世忠婦君勉之矣已擢浙右伯以覃恩晉封夫人邑之生而封夫人者自此始緬懷姑婦共燈時涕泗滂沱一服命服拜賜歲不再御也大布爲衣裙幃幕數四浣補不棄已從先生任閩左伯將入覲計吏殿最夫人旁窺曰爲上官者不知卑官苦位卑祿薄而責以一芥不取妻子將安所賴耶律設大法禮緣人情小過故可宥也先生深以爲然屈行語夫人吾來歲其明農哉夫人正色而對他人仕宦爲妻子計不欲舍君猶故吾耳三十餘年差不負國謝可也先生屢疏請老廷議累推轂開

府列卿不報又不令去三年堅臥得遂初服夫人日酌家釀烹園葵伏雌而令諸孫繞膝分甘爲樂度先生有酒所方已先生勤於官戴星出入夫人必篝燈以待署有隙地手芟柞命童子樹果蔬歸則載所將旨蓄御冬者以隨曰異日爲廉吏婦口實家居晨起周視所居掃除絕纖垢而瑣科條臧獲執事日中不食午則厝薪儲火戒嚴關鑰雞鳴則又刺刺趨奴起坐以待旦先生念其勞宜小休夫人不可我不服勞君何以逸且習貫如自然忘之矣子婦稍懈若鮮服美食輒加譙讓卽近屬婦女恒勸勵之而述諺寧可人遺物不可物遺人快樂

不成人成人不快樂四語先姑所授不敢忘也母兄弟若而人問勞不絕然無私遺曰婦事夫若臣事君夫子不背君以肥妻子吾豈可背夫子以肥兄弟幸各自樹求無點吾親耳矣同居有女將聘非偶族人惡之夫人召與來養之教之與已女等適名門子教諸從子勿逐冶遊勿務小技在家少在館多則學問自進數舉先生爲法見諸婦亦數云多用多費使夫內顧不得專心于學誰之過歟里婦有從一者後生有善養親者姻黨有處士能行義有居官著政聲者道之不容口有越祖訓違宗法者有棄本業墮先緒者有舞文法藉門第而擠人于危假聲名而攘人之有者必督教之或拒不得入門改而後許里或有爭願質范夫人一言立解先生從正學斥二氏而天人好佛召老尼諷楞嚴法華諸經秘不令先生聞意若有會晚年好行其德治道之歆久塾隘者贊先生爲義冢可葬數千人村有大溪木橋不可久先生沉吟易以石夫人毅然任之先生色駭是非巨萬不可何言之易夫人微哂而指數君某年付奉若干吾息之將得三千金吾子孫賢可無藉此不賢曾不足當一擲合爲衆生津梁先生起謝吾向謂卿孜孜如日不及失之慳乃以儉成豐以豐成義真無忝夫人矣先

生因以聞邑令與都人士約各有捐助而橋成夫人謂三子汝母所貽若不在金多冥冥之中當鑒我而胙及若曹耳年踰七十體力類壯婦其治生彌勤所召傭治田圃者厚與糈傭爭來受役復以一歲所節倉粟鳩工開村外沿溪路名之曰千秋名小石梁曰迎旆云素無疾喪其少子而哀登階傷足食小減右腋如有物相擊遂伏枕先生避暑泂山中聞耗歸問之無所言惟曰我朝廷家人呼朝廷不置語其兄弟真人救得假人假人那得替真人先生異其言吾儒理詮也又曰菩薩虛中位待我迎者至卜須良辰至期遂瞑無一語及家事萬曆甲寅五月十有五日也距生嘉靖己亥六月一日年七十有六先是

慈聖太后哀詔下先生與夫人哭臨成禮祠旣鑰厥明啓視案有楮灰尺餘寢疾羣鵲噪于庭有方黃楮徑五寸自簷端下墜所謂菩薩相召者非丘言矣先生無二色夫人數諷之日者言我年不及君大夫行役以婦人適四方君子禮應有副室先生啣其意終不忍負所產三男六女悉自乳男長曰科以郡廩生入太學娶前阜朱公亭女繼朱里陳公某女次日榘邑庠生娶名賢里孝廉陳公筌女繼石門庄方公芳女再繼臨溪封戶部

王事程公益興孫淮女三曰櫛以邑庠生入太學先四年卒娶城南三淮里漢陽太守王公宗本女繼武進孝廉吳公撫謙女以哭夫卒名貞婦女長適榆村程公玘子太學生鳳翔次適草市孫公文謨子邑庠生明遠三適竹林邑庠生汪公夢鯉子太學生高科四適祁門工部侍郎吳公自新子上元庠生汝琦早卒五適石田戶部主事江公可進子以邑庠生入太學嗣志六適南街洗馬張公應元子時成孫男十人文鰲邑庠生娶南街光祿金公源女繼黥縉雲主簿汪公永寧女文蕙娶城南曰川憲副葉公時新子太學生茂梓女文顯聘商山

太學生吳公儉德女科出文燿聘洪坊內史汪公繼元女文煥聘榆村光祿程公光啓女文燦未聘櫛出文焯娶居安內史黃公正賓女文燿聘厚村太學生孫公時化女文焯聘溪南太學生吳公士音女文煥聘竹林汪公某女櫛出孫女九人科出者五長適城西太學生汪公允復子繼噩次字溪南太學生吳公某子某餘未字櫛出者二長適草市太學生孫公文德子太學生明悅次適商山太學生吳公懷信子太學生道成櫛出者二長適城北孝廉吳公中良子文炅早卒次字黃茅澂江太守程公子侃子太學生廷賓子某曾孫男六人宗壙

聘大阜營程公錫女宗某聘汧口太學生程公文華女
宗壕聘梅林汪公汝顯女宗尼聘福建叅政金公忠士
子宿松庠生星耀女宗城宗旺俱未聘曾孫女三人俱
未字榘言夫人有福德相十二種貴二品壽望八中外
男女四世可九十人先生一代名臣子孫踵武備道全
美世不多覲豈直冠絕郡邑已哉葬以卒之年九月二
十有七日墓在某銘曰召南大夫羔裘素絲節儉正直
退食委蛇抑有夫人內助是資采蘋采藻爨下所尸草
蟲殷雷禮防義規周曆過卜于焉肇基維范先生百世
之師格于上玄女士以釐婦聽而婉母嚴而慈貴而猶
勤約而能施正內正外家人咸宜帝三錫命用作闔儀
多壽多男條達福持病不及亂訣靡涉私釋名儒行天
侔人畸我銘墓石倣彼周詩成圖成史千禩名垂

趙母李夫人墓志銘

余領河西節治上郡郡有三母趙方伯太母李廷評蕭
元戎母皆大耄健在而趙太母受其孫太夫人封上郡
傅爲盛事時方伯父封公與李夫人年皆踰七十修子
婦禮甚謹余竊高仰之比余移晉藩方伯中讒歸太夫
人以天年終封公夫人襄大事無纖微憾越五年論邊
功復方伯官除部潁州又余所舊領節也士民誦其政

聲相屬余為之喜而不寐無幾何方伯病病痊而李夫人卒壽春邸中矣方伯既輦柩還且治葬手狀母行實不遠千里而使使乞余志墓余稔夫人出膚施望族祖森以先輩仕某州守守生四子名天民者實生夫人少慧悟而靜莊稍長精女紅十五于歸封公父武鄉公方貧夫人操作良苦恒以鷄鳴起具舅姑食餽醢酒醴穀蔬果蔬之饋無一不自其十指出退而治織紵組紉理諸米鹽凌雜事勤夕以繼日縮入以待出男女老稚合作無逸黽勉拮据二十餘年而數解奩資為封公購書封公高等生食廩矣數奇不第夫人請曰士立

身行已承家濟美豈以邀厚利博浮名哉蓋武鄉公為尹刻廉強執上官不能容逾年罷歸索財七十金未幾輒盡謀市宅自贍夫人語封公先世之遺廢於一旦安用人子為吾兩人服田力穡亦必有秋三釜固不乏也而室得不市矣于時方伯已七齡穎秀絕倫亟遣從師學歸則置機杼問督之誦不絕聲方伯童子試即舉首未冠舉于鄉已勝冠成進士為行人奉使歸省夫人夫人詔之曰若太父若父白首所不得致而若少年取如拾芥則前人以有餘不盡者貽若也仕而為清白吏若太父幸甚吾終不若他人母以口體之奉望子方伯謹

受教已擢民部郎迎夫人就養而有河西權關之役地在輦轂下亡賴子借勢朝貴虐賈豎萬端夫人教以先自潔而後繩人除其爲奸利者百輩商旅願出於途所入倍舊考最封夫人爲安人孛賊叛西夏嬰城固守誘虜爲援關右大震方伯督餉念不欲去夫人夫人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吾留京師固無患方伯已事報命母子喜若更生焉方伯守太原太原都會事如蝟毛奮復苦晉宗人撓法夫人居恒言吾聞爲上人者如保赤子若視民若我視若何難治之有吾與若約三章勿急歛勿淫刑勿貳心盡之矣方伯以此名賢郡守奏最封夫人

爲恭人已擢副使備兵鴈門卽太原封內也自方伯遷後二十年守無以善去者已冢宰司馬知方伯才任劇移備兵岢嵐岢嵐與虜纔隔一垣我兵怯貢市寢懈茵黃台吉慄悍強索金繒監司將領郡丞曲徇之坐不任職斥者數人夫人日與方伯籌曰是得無驕虜乎是得無兆象乎衷而用之操縱適宜而益練兵選將儲粟飭器壁壘一新所築城堡樓櫓亘延數百里間闕者謂與薊鎮等虜憚之凡十年秋毫無犯而省費十五萬金有奇昔所未有也嘗大饑捐瘠彌望邊故無賑例夫人感然孰非吾民而坐視其死乎趣方伯亟發粟以其月奉

禪之活數千人尋以按察使考最封夫人爲淑人已
皇太孫生上

太皇太后徽號覃恩羣臣夫人因有今封日儆戒方伯
綦縞婦荷國恩厚重兒何以圖報皇皇如始至日無怠
宦成而歲時市賞修邊有羨方伯悉以付公帑債帥不
得侵牟者觖望爲蜚語中之方伯意不無介介夫人顧
怡然兵危事也邊危地也若微天幸釋負擔何懟之有
會事久白封公耳提方伯

天子不怠兒標末功兒何得自廢使夫人偕方伯入京
有潁州除歲災請賑請易漕粟以金所活人如岢嵐皆

出夫人指方伯病思歸夫人迎封公來晝夜瞻護病良
已封公乃還而夫人忽病卒其年爲萬曆壬子十有一
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丙申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生
七十有七夫人從子宦三十年所至慎門牡家人不踰
尺寸雖老執勞不倦綜覈精嚴尺布斗粟無溢費翟冠
象服非祭祀婚姻大慶不御折節爲織儉如故時而親
黨緩急佐方伯父子助卹不恡爲封公置側室楊舉二
女愛之若已子子女女有過不訶問第示不豫色然令
自訟改雖臧獲未嘗加疾聲卒之日內外宗若婚姻鄰
里哭盡哀殆詩所謂樂只君子者歟子孫榮寵視其皇

姑暨李蕭二母過之非偶然矣子二人長卽方伯名彥
娶茂才袁國政女次光祿署丞名章娶茂才楊惟和女
繼貢士王體元茂才郭重光女女五人一適延安衛指
揮僉事紀光祖一適茂才楊四知一適副總兵俞某子
應襲鯨一適知州岳具仰子徵翊一字錦衣指揮同知
楊汝業子正荃孫男四人彥出者昌胤聘都督同知姜
顯祚女章出者廣胤爲諸生娶游擊將軍孫秉乾女大
胤娶知縣王邦弼女廓胤聘舉人白希綵女孫女五人
彥出者一適寺正李賦秀子茂才如棠一適舉人白希
綵子可圖一字兵部主事郝名宦子某一字孝廉姚衍

中子某章出者幼未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神仙溝之
新阡銘曰夫貧而孝婦則順子貴而廉母則訓莊而逮
下和不競儉而平施與物稱升聞于帝四錫命多賢子
孫積善慶黃髮兒齒彌爾性天人交際何全盛藏以仙
丘名相應考石銘之辭非佞傳世丕顯光家乘

王母李淑人墓志銘

太康王氏爲中原右姓其上世不具論明興以彰德路
判贈戶部右侍郎公彥才生戶部尚書公鈺生醫學訓
科公濡生蓋匡尹公卽生縉雲簿公杰父子皆以今中
丞公璇貴贈如其官縉雲公元配蔡淑人生一子爲明

經公垞虞其終鮮而得龔淑人生中丞年且耆矣聘李淑人爲婦其父處士鎮其母盧亦老生女有家法縉雲公年七十謝歸淑人年十三中丞年十五遂成婚子女皆少父母皆高年憐愛殊甚置所居室右淑人朝暮省候啓處退而治飲食嘗旨否然後進之事中丞公婉而莊中丞丘嫂郭孺人若從兄弟諸娣諸姑伯姊女曹兒同居以十數年長以倍者竦體敬而禮之卽析箸事必咨長婦撫諸子女有恩下至侍婢不少示狎色而正以帥之室老眊伺揚語女郎能事乃爾十五舉子舅姑大喜語人襲時得邵康節數云孰知秋暮餘奇果白首懽

呼樂勝前吾晚舉子乃舉孫誠哉是言矣縉雲公故伉健中丞兄弟不預凶事忽不起淑人出笥所有治衣若干稱絞衿質殺一夕辦具會歲惡民流賊師尚詔蹂躪四境無炊火中丞意令淑人質子錢其父母淑人以正對兩老人織嗇起家晚滋甚兄公與君所知丐貸徒自見短耳不腆簪珥可以養姑且佐君讀貧者士之常君第恐之中丞愧服其言有女弟爲龐家婦避寇寄百金中丞所中丞語淑人爲守絨膝可取數金謝我淑人一解顏而笑君安得爲此言中丞亦笑吾以嘗若姑相戲耳中丞勤學焦思紆體病幾殆淑人免身纔兩日視藥

物察顏色朝夕不懈者累月而身亦病劇矣龔淑人大以爲戚天何厄我佳兒佳婦淑人強起寬譬姑自愛久之俱差而龔淑人乃有愿志食指繁歲入不足淑人永緼贖飯蔬糲而以甘毳奉姑鞠育子女惟恐育鞠午夜與中丞共燈檠以機杼和吾伊聲中丞每憶往事未嘗不墮牛衣泣也中丞丁卯薦鄉書明年成進士知滋陽縣縣瘠土供億薄淑人安之如素以高第徵拜給事中一切交際燕會悉淑人經費日不暇給旣出爲楚叅藩治承天乃得優裕而以夙昔多產多勞病復大作有善爲星者言祿命不利子宜置媵淑人喜此吾夙心前後

所置以十數率鉛華芳澤顛房燕而淑人病日痊中丞所至燕晉上谷岢嵐將母板輿以淑人從而拜中丞撫甘肅簡書孔棘留淑人子舍事母淑人懲緝雲公之喪未夙戒也爲治後事甚備姑卒棺殮誠信無憾中丞匄匍歸而沫血飲泣謝曰微若吾幾不成子已禫有撫陝之命兵政荒政扶微興壞凌遽鞅掌御燈火至明體力爲之小減屬有讒人交搆其間淑人慰公吾聞爵祿子孫天所以福胙人不可得兼吾兩人僅一孫君可歸休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公善其言數請予告還里出其橐貽諸女與郭孺人女諸戚黨婚嫁歲時餽遺必腆幼

喜蠶桑雖貴且老羣里嫗繅績然不以勤恡施支親外屬矜寡窘窶求者必應中丞構先祠二歲時奉嘗淑人儻籩豆旅肴核視割烹贊裸獻盡志盡物已治別第別業並駕小車往來其間髮垂白而顏渥丹體以行和列三世子女軒渠笑說於前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具望者以爲仙侶助淑人造者匡孺人性溫良而有綜理才淑人倚之如右手生子保住兩歲匡卒淑人不勝哀爲保抱携持其子延師授室而愛婦與孫二十四年不替中丞八十賓客填門稱觴祝淑人齊年旦暮事耳無何病嫖妍太息語中丞十三歲事君今七十九以

君省垣封孺人以叅楚藩撫甘肅兩封恭人以敘邊功封淑人非始願所及受君賜多矣恨不兩月見保住舉於鄉吾孫謁選已受職否遂卒淑人六子自下殤外長子名錫第諸生才而天時時附訖語談事多中娶增廣生劉朴女殉夫死奉詔旌其門明經公初艱於子議以錫第爲後今以從孫汝聞爲錫第後緣淑人雅意也次子錫占諸生亦蚤卒娶廩膳生劉宗化女守節逾三十年匡孺人子朝唐諸生小字保住數試高等余嘗評其文知非凡士娶睢陽督學御史黃陞女淑人自有子若孫不以加於非已子朝唐爲諸生始知有因母其婦與

子聚順承歡淑人娛樂忘老之至里人謂是母是子世不恒有也孫男三汝嘉任子娶武可及女錫卣出汝韓汝蘇俱未聘朝唐出女四伯適諸生師遜子諸生準望仲適成安教諭賈珩子諸生漢招叔適侯門教讀劉養白卽宗化子季適省祭馮復一子諸生清世適賈女先卒有媵生子淑人簡扶構郭某女爲繼已漢招卒淑人視婦如女視外孫如孫賈婦從一立孤蓋有所託賴矣孫女三一適荊州郡丞許言詩子諸生汝謙錫卣出二未字朝唐出曾孫女二一字甲辰進士寧津尹張修德子濂一未字汝嘉出淑人生嘉靖丁酉三月五日卒萬

曆乙卯七月九日以卒之年十月十有七日卜葬邑北大吉閩南新阡以匡孺人耐孺人有令子功在宗祏又淑人所鍾情也余附中丞榜末稱兄弟交五十年嫂事淑人憶與公同朝淑人數盛饌食我後部大梁過公家淑人屏間窺余謂中丞李使君少年于思矣公與子孫不以余少文屬爲志墓知死知生何可但已按中丞所述行實修飾潤色之如右銘曰詩首二南王風伊始世衰道微風斯頽靡天胙王公釐以女士桃之夭夭何彼穠矣鼓鐘瑟琴友且樂只采蘋采蘩于彼澗沚筐筥錡釜有齋奉祀勤無失職儉無廢禮締綌浣濯父母寧止

克敬克孝率由師氏公勤王事則賦卷耳求賢審官周
行素履行露甘棠化流遠邇殷雷汝墳含章陰美維義
維正勸以勉以最甚盛德嗣音太姒身爲樛木迺繫葛
藟小星衾裯一彼一此無悔有歌寧若江汜和平樂育
言采芣苢詵詵螽斯振振麟趾子旣抱孫孫復抱子鴻
鳩鵲巢行積功累綬以眉壽介以繁祉今也則無與古
人比可被管絃可勒圖史銘辭以南令聞不已

楊母劉恭人墓志銘

歲丙子余以分部隴右入闈比士得士之治尚書者十
有四人而岐山楊儒系爲之冠問其家世則通政恭爲

曾王父秦府典簿暉爲王父霍山令樞爲父霍山公孝
子廉吏紀于邑乘祀于學宮者也其母則劉太恭人云
恭人王父蘭爲孝廉父潮清爲費縣丞生而貞靜無冶
容無妄語費縣公愛之不輕字而與典簿公相善霍山
公喪其偶景恭人聞恭人賢遂委禽比歸而典簿公沒
獨姑陳孺人在陳孺人者轉運使公倫之女也曾割臂
以療姑疾行事有丈夫節槩恭人孝陳孺人亦如孺人
霍山公有兄早世遺孤兒寡婦而孺人復有兩少女恭
人以其奩助二小姑而事其孀姒抱哺其子女尺布斗
粟有無通共孺人大悅新婦賢哉能得吾意中事霍山

公以高第生廩于庠舉鄉試第二人不作家計而恭太
荆筭皂緋日以鷄鳴起問姑寢安否治酒漿脩脯三飯
立俟徹而退則操井臼機杼先諸臧獲男女不易職晝
夜不廢時霍山公得一意精其業門弟子受經成名者
數十人益不問家而孺人益好行其德姒子繼程資之
受室資之力學爲諸生亦廩于庠姒女歸王氏則姒已
死曰猶吾女也數歸寧必有以周之姑適劉氏新寡而
子孱弱割宅居之寢食無間後與宋王二嫂俱以節旌
霍山公數奇厄於春官念母老乞祿得山西陽曲諭不
一年擢霍山迎孺人時年八十餘矣坐板輿頭岑岑也

行數舍而返命恭人往恭人辭孺人曰若爲見慎門牡
相其飲食啓居無使積絜吾可寬倚間矣娛侍老婦有
他子婦在恭人杖淚行而霍山公感然改容本爲親仕
今不獲將母奈何恭人曰妾不敢傷姑心故來以君言
歸侍述君官狀姑必喜加餐若母過憂妾力能代君爲
子趣還舍霍山公爲其民均田賦禦水災禽巨盜積穀
備艱難比及三年曰幸不負縣官可一意共子職矣力
請致仕當路留之不得孺人九十而病恭人與霍山公
手上饘粥身代几杖展轉反側痾癢溲溺先意承順周
旋無失窮日竟夜不解衣不假寐者三月而孺人卒霍

山公哀毀未越月亦卒孺人慟不勝君不惜死殉母妾何難以死殉君子女小者未婚嫁君且視而不含強起治家孳孳如日不及拮据遺女衣服器用夏忘暑冬忘寒然終不得爲時世粧曰吾母黨夫黨門中自有法度費縣公闊達大度好讀書孺人侍側輒能誦久而不忘舉以教諸子爲陳說大義有不善必訶督之恒言若父以家人卦張于壁吾孰究之嚴君謂之父母如直柔耳衆人之母能食不能教吾終不以嘻嘻而易嗃嗃叔子死婦誓不踐二庭則慰藉之人孰無死死以節者不朽失節而生猶死矣婦志以此愈厲卒爲貞婦儒系舉進

士入讀中秘書孺人携其婦視之以大官之膳上方之醞進而孺人攬涕謝曰若父不及見吾安忍獨享爲製一綺衣笥之吾嫁時衣尚在敝可補垢可浣不欲忘故也賓至與炊子同執煬事饌必盛而麟餽之飯自如已授御史巡長蘆山東鹽政恭人數誨之御史執法人死生懸其手余聞諸先姑之誨若父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其服念哉儒系時有咨決裁之以理頃時而定超然俛仰勢利之外拓霍山公之廬而斥其旁畝儒系按滇歸輪奐一新指示之若兄弟三人子女十之吾不以若之祿自封而以此貽若兄弟彰君之賜也而儒系

適以考最贈霍山公如其官恭人爲太孺人已按順天
出爲山西副使部冀寧恭人偕入晉再考復贈霍山公
如其官太恭人有今封尋遷參知政事當調官不復出
而恭人喪子女若孫有不豫色儒系居道北仲子居道
南恭人往來兩家率子婦若諸孫爲歡端百方娛之雖
貴且老夙興夜寐攻苦茹淡六十餘年如一日耳提子
婦及家衆好逸惡勞吾豈性與人殊誠習見世祿之家
始未嘗不節約終以驕侈敗也作法於涼猶恐其奢吾
欲爲後法耳八十健噉無患更二年杖始行又一年不
耐杖以人已病痢語二子吾無可憾惟不逮仲之仕也

以報若父疾棘內外子孫若婦來省命之曰汝曹自一
體分相好毋相尤也男子勤學問循禮法毋墮門風而
儒系病有年數日之若毋過哀父母惟其疾之憂深思
此言吾所常御被一遺若又曰吾何德而子若婦侍疾
遂若吾之侍先姑推是心也以往楊氏興仁興讓其未
艾乎恬然而瞑萬曆壬子十有一月十有六日也距生
嘉靖己丑十有一月十有九日年八十有四先是家雞
以二更鳴堂前地陷二丈許儒系怪其不祥恭人當之
豈夫碰露易晞者無所短長乎伯子曰紹程卽儒系娶
大名郡丞武楊女贈孺人繼景惟儒女再繼鳳翔鎮撫

李高女封孺人三繼三原縣光祿卿馬理曾孫駮女封
恭人有子金和光祿署丞娶經歷張可上女金和子二
曰宗周聘梁漢女次翰周幼女二人一適寶鷄先輩高
冲漢子光斗一字扶風諸生王繩祖子秉銓仲子曰統
程諸生以明經薦娶李天恩女繼孟時敏女再繼張從
功女子二人長諸生翔鳳娶李諷女次騰鳳幼孫女五
人一適蘭州博士李諤子諸生上林一適扶風戶部員
外郎孫崇先子諸生世法一字諸生王來聘子維翰二
幼叔子纘程娶趙環女繼王臣女俱蚤世王卽從一而
終者女一人適大名通判李與杜子諸生俞芳恭人二

女夫則扶風保定通判王衡子諸生懋與同邑李朴也
儒系狀言通政公有功漕河居鄉以長者稱卒之日曾
王母張孺人年三十有三王父方二歲二人育之並育
諸姬子皆爲諸生而王父曳裾王門張孺人卒八十有
三王父以不勝喪没于苦塊而王母陳孺人育霍山公
霍山公孝似其父恭人育子成名年與張陳兩姑頡頏
楊氏之望關西非直祖德茂也母儀功故不小其先世
懿美詳盛太史孫柱史所爲霍山公志表中卜以癸丑
八月某日啓霍山公白泉原之窆以恭人祔而使仲子
匍匐不遠三千里屬余志余知死知生夫安得辭銘曰

爲貴人婦爲貴人母子子孫孫克昌厥後肥甘輕煖以
綏眉壽詩書禮樂以魁羣醜帝再錫命翟展瓊玖人所
願欲初初孔有弗祿盛矣何德將之順以成孝嚴以成
慈勤以成泰儉以成施幼循內則耄耆不衰旁及國政
中肯中規維天眷德戩穀罄宜三十七年夫死從子今
歸地下爲夫蓐蟻八十四年于世久矣死而不朽非年
之以岐山之陽渭水之涘丘中有銘永傳圖史

吳母李恭人墓志銘

今父子同一時位九列歷兩京聞望顯著者無如宜興
吳氏矣父納言子光祿海內士慕仰之若景星慶雲而

非李恭人莫能爲納言偶爲光祿母也恭人先世蓋宋
忠定公綱弟維家梁谿十二世而有虞部郎瑛瑛子雍
雍子武選郎文麟娶王安人舉仲女是爲恭人秀而羸
三歲始學步而性幽靜事有禮法武選公愛之詩所謂
有齋婉變此女矣夫無輕字人納言公所生父贈公某
母杭孺人所後父贈公某母屠孺人聞恭人賢請締婚
或謂梁谿相距二百餘里何棄女于遠武選公曰吳郎
器識非凡且世家子卽遠何病遂以歸納言公屠孺人
拮据家政恭人佐女紅中饋蚤作晏罷無貴家驕倨態
公口授列女傳彤管遺編諸書輒能通其義數語公人

子所難孰如後母至爲人後愈難君姑稱未亡人十餘年以君爲後而稍信眉妾所事姑不如君事母地下人且有餘憾亦何取于君以爲子公領其言卿所見殊勝男子自是事姑彌慎雖薄物細故奚適而無稟必得其歡乃已一日孺人召之曰吾所爲勞汝欲女克家無令夫內顧也退而省其私若能副吾意若夫可專力學矣公乃辭入山治其業尋登第屠孺人雅不欲子婦分愛枕孺人又虞有觴重其迹易嫌其卻易啓恭人承事如一婉委以調之周慎以將之積誠以動之兩姑克諧無異也屠孺人歿于會稽恭人視含斂附身附槨諸物悉

經手成之喪還千餘里朝莫或觸哀端輒哭行人感泣每展墓號咷欲絕已而王安人卒子不能舉葬恭人任之梁谿人言生男不如生女信然李公擇婿若知有今日者公之嚮學也恭人脫簪珥佐費旣成進士爲邑令月奉不入署絕一切知交之請恭人服食不改其素已爲命婦不能具一翟冠以故納言所在門與心俱如水入爲侍御史世俗人情艷羨貴盛而恭人歆然若固有之光祿成進士接迹于朝宗老稱賀恭人謹謝之曰吳氏世德之慶也先姑從一之報也吾何功之有生平與公無一言之忤而時不忘規警懼憐子女特甚視婦如

其女視孫甚其母家衆千指終無呵斥聲戚黨女奴來相存者必授餐與之語詳欸人人誦吳夫人慈良也故以數免乳困劣自哭屠孺人滋甚而公奉使還里光祿素負大志爲比部郎有感時事上書觸當路諱謫邊邑尉亟請急歸歸數日恭人卒矣杭孺人哭之慟尋卒始光祿念母病終鮮兄弟懼以言得罪且不測恭人使使勗之兒已委質爲臣身非父母有也鞠躬盡瘁無以我爲念光祿亦以母年未半百必無他虞遂得效其忠謹而猶及與母奉訣君親兩無負人賢知其母善成子之忠與孝也卒之前一月室有異香手指作旃檀氣數夢

童子駕竹橋迎渡之前一日晨起盥櫛具衣裳晚而微患寒熱光祿請醫辭不許詰旦遂瞑識者莫不嗟異焉恭人以納言考最封孺人後十六年

皇太孫覃慶納言方爲太僕應得封命迴贈本生考妣而光祿起家儀部郎恭人從夫爵受今命光祿旣葬恭人疑其地未吉數見夢旣再謫過家啓之有水遷邑西篠里石牛岡芝草叢生其中以巳酉六月某日藏葬事其秋光祿子孝廉舉矣孝廉恭人所鍾情人傑地靈事與時偕殆非偶也恭人生嘉靖壬寅七月望卒萬曆庚寅五月晦年四十有九丈夫子一人卽光祿名正志也

丑進士除刑部主事謫宜君尉屢遷光祿丞再謫湖州
理官今爲南京比部郎中娶于萬封安人禮部尚書謚
文恭士和女女二長適金壇建寧別駕于玉德次適無
錫光祿監事王國傑孫男三人長洪亮已酉舉人次洪
昌國子生次洪裕曾孫男三人長臺孫次明孫次天鼠
曾孫女四人皆亮出嫁娶皆名族光祿後先狀恭人可
二千言所最慟者以恭人能割愛俾其犯顏極諫聲振
天下而不獲奉一日養然世因光祿知有恭人是母是
子金石竹素雖百世不朽矣銘曰相夫爲清卿而民無
得稱妻道也代終無成訓子爲直臣而並受其名子道
也善則稱親天篤慶兮後昆地發祥兮佳城君譽命兮
絲綸舊史書之勒銘後有作者取徵

陳母張恭人墓志銘

有述明盛典者三世或父子相繼爲中丞不十家而武
林陳氏處一焉父則開府黔中抑亭公子則開府鄖中
心抑公心抑公居官以清正聞念母韓太淑人老歸子
舍二十餘年色養淑人以天年終天下名爲巨孝淑人
婦順母儀得子彌彰而不知公配張恭人內助之賢也
恭人初以公侍御史封孺人公晉中丞得稱恭人云恭
人王父中丞公澤山濂父太學泉山公某母楊頤人父
大泌山房集

母爲家人嚴君諸子女敬順無違而恭人讀內則女史
言動壹循禮法尤爲親所隕愛爲之簡對會公有元配
李恭人之喪抑亭公與淑人謀曰吾知張氏家教其息
女必賢介媒灼通言而泉山公嘗邂逅公目之驥子鳳
雛他日定名世遂以孺人歸甫勝笄耳未辨色起候姑
寢門進止有序佩玉聲鏘然鳴也侍側無忤視無噉應
無跛立無唾咳淑人竒之新婦有令德吾授家政以觀
其才淑人從抑亭公入黔而心抑公治公車業不欲公
分念恒未明求衣男女以班受事至夕考成內而米鹽
微細無不綜理外而餽問酬往具有節文如心抑公所

欲出武林都會巨室華靡相高恭人家金翠綺紈非不
足于衣而補敝浣垢自若水陸之珍非不足于食而食
不兼豆與女奴執勞午夜篝燈刺繡不休相室者進曰
所樂乎富貴者謂能自逸也今若此天與不取無乃過
乎正色而詔之是非若所知吾受庭訓詩有采蘋蘋禮
有生種稑古王侯家皆然驕奢燕惰欲以持世何日之
有省嗇終其身不易至相心抑公承祭禮賓夙戒以俟
邊豆之實酒漿之味餼牽之饗脩脯之品雖粹至必精
整雖經久必承權輿也少爲冢婦壯爲命婦貴倨矣待
諸姒若諸姑伯姊及諸戚屬親踈尊卑輯睦款浹諸書

史通世故三黨之戚有所質問遜謝不任固問可數言
立決心抑公時舉大政咨之輒中窾會也初乳四子三
女而天驟謂心抑公君宗子宜早爲嗣續計而公方出
按豫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安問子且卿恒慶育何
虞晚耶無何公歸子舍請益力夫重茵列鼎定省溫清
妾從君後修其常職孰與令君姑抱孫含哺分甘忘憂
永日之綏眉壽也于是置貳者三踰歲得子紹英取自
子之日撫弄以博淑人歡而寢食與紹英俱教以嘉言
善行無納于邪比長受書日省月試不令有軼志紹英
三試冠首爲諸生而心抑公起家西臺擢大僕孺人聞
之喜吾今可以報夫子慰兩尊人地下矣歿而紹英檢
遺橐封識纖介不遺若先知者異哉泉山公歿未葬服
念忽忽如有失贊公卜兆而厝之武林人親喪所自盡
男乃不如女矣翁郡守某母爲恭人父女弟姊事恭人
嘗入問疾恭人語之吾年踰耆有子可繼志死復何憾
第不得與夫君訣爲我寄聲母過悼亡崇德廣業以紹
先舅休美貽孺子似穀而已郡伯入都與心抑公相向
哭失聲而屬之爲狀狀言人女不必能婦人婦不必能
母恭人以婉孌淑女慰父母心晚妥其靈地下稱孝女
焉姑舅如中丞淑人難事矣稱孝婦焉夫如心抑公難

偶矣稱賢婦焉當其勝年廣開勝路有子食而教之稱
賢母焉貴而勤富而儉儉而中禮可謂全德不佞承乏
武林事大夫之賢者則中丞公所覩記恭人閩懿知郡
伯言信而有徵也恭人生嘉靖壬子正月十有四日卒
萬曆癸丑十有二月五日年六十有二子一卽紹英仁
和諸生文行有父祖風娶大司成馮公夢禎女女三一
適潞府審理鄒公某子諸生鍾秀一適太平守凌公某
子嗣端一適奉常簿吳興潘公某子諸生鼎孫男一龍
運幼未聘墓在某葬以某年某月某日竹曰二男王化
伊始婦順母儀尚矣卷耳葛覃樛木鵲巢螽斯麟趾福
德兼者誰歟武林有陳女士銘而納諸窀穸質言不爲
虛美若稽古今門風垂後來兮成史

吳母李宜人墓志銘

隆慶戊辰榜中多名世臣少司寇韞庵吳公其一也其
學術醇深宇量宏遠可寄社稷安危乃元配李宜人賢
明仁智實與公儷德云公初門人自其父贈公始家金
陵宜人亦初門人也父文學公某以高行爲鄉祭酒娶
于孫生宜人宜人有知慧而懿茂凝重文學公愛之擇
對以公非常人遂字焉旣歸事尊章承順無違中饋酒
食之事女工絲枲之業具舉矣盛年貴爲命婦無嬌稚

色公自郡守至方伯凡八政皆在越越故紛華而又工造請乘間抵隙所以中人殊巧宜人奉公要束勅制僅御足不踰戶外卽公按部經月邸中不私市物間問公日所興革賞罰鑒裁多中公旨或以所聞古人行事答公公大歎異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殆謂是乎終其身相敬愛曰是家吾益友也初未舉伯子時亟請公置貳得仲子母翟懼如女妹禮如娣姒翟亦恭女君甚人謂穆木小星萃于一門先之者爲尤難和氣理必致祥而伯子果生翟生女及仲子宜人歡樂之亡何翟病瘵矣宜人夜數起視疾手調藥餌沒而哭之哀撫其子女一

飲一食與伯子均疾疾醫治百方憂勞憔悴殆忘其身女有家生子勝冠而仲子舉于鄉宜人身親見之身又舉叔子人謂天所以報慈母德也公友于兩弟季弟遊太學公已逝仲弟助之資不給宜人捐簪珥相其成兩娣有無通共白首輯睦執舅姑喪貌若苴若泉哭若往而不及若往而反朝莫一溢米與公一也歲時伏臘贊公慈祀犧牲粢盛殽酒醴盡物盡志有有齋季女之風公喪哭踊哀絕遂斷肉味日啜粥或雜少鹽豉字諸孫有阿乳恩而訓諸子時以公生平爲規訓諸婦無爲艷冶態孝親敬夫諧于後先皆列女傳中嘉言善行也

家不增無用之口內外分職無或佚惰服御節儉與里婦不殊衣食生產錢穀出納賓祭酬酢小大豐嗇各有等式至于鰥寡孤獨之夫饑饉疾疫之歲散財救贍曾不吝施有老翁繫獄不解料訴莫爲地者伯子以聞遽予三十金得不瘦死邑令假飲器而掾失之使來問直姑言十半勿重累掾其行仁好義類此行年七十容不改前崇奉大士二十年病困猶向之作禮口誦大士號聲殊洪暢晏然就瞑其生嘉靖庚子九月三十日卒萬曆壬子三月二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三明年十有一月六日耐公之兆伯子汝琦應天庠生娶左布政使休寧

范公涑女繼太學上元林公某女仲子汝璟癸卯舉人娶叅政休寧程公某女叔子汝璋太學生娶按察使欵方公萬山女女二人適南京太常卿欵程公奎子南京通政司經歷明偉先宜人卒翟出也適尚寶丞休寧王公鑄子應天庠生懋康孺人出也孫男八人儀泌儀浩儀沆儀深儀汾儀激儀潛儀演儀泌聘溧水光祿卿王公守素子太學某女儀浩聘文學欵縣潘某女儀深聘太學休寧汪某女儀汾聘太學休寧四川副使葉公時新子某女儀潛聘欵縣兵部左侍郎鮑公象賢孫某女餘未聘沆激演琦出泌汾璟出浩深潛璋出孫女四人

長字萬安尹徐某子標吳餘未字叔女琦出伯仲璟出
季瑋出余忝公同榜知契殊深比僑寓金陵覩記家範
尤詳諸子請爲宜人志義不得辭銘曰至哉坤元承天
時行婦道法坤代終無成柔上剛下感應相與咸亨利
貞吉用取女君子得輿剝廬奚庇貫魚以寵占無不利
母號嚴君有孚威如富家大吉閑之在初爲小過比遇
者無咎爲晉王母介福斯受維昔司寇瑩精學易構洗
心軒爲道日益宜人習聞深所服佩以經二物正位乎
內六爻大義發揮作銘刑于之美公也式靈佳城鬱鬱
禪傍並列祥發後昆女床并穴

董母常安人墓志銘

董母常安人者處士常公儉女戶部郎董公邦禮元配
也其母李媪娠安人齒晚矣曰非男勿舉舉之日處士
夢朱衣若神女者數輩揚一小女亦朱衣向處士求止
舍處士異之起而書諸簡晡時安人生李媪將棄之處
士亟語之夢且示之簡乃已既能言笑聰悟絕倫授以
周散騎千字文五日誦無遺從舅氏受孝經小學四書
文皇帝孝順事實爲善陰隲時時爲里婦陳說大義里
婦聞所未聞號曰女師歸公篋中賫書自隨公睨之而
哂裝若是盛乎安人斂衽以對妾謂一卷書賢百寶粧

君何薄也公大喜卿言正合吾意姑相戲耳每公文成輒取讀之并質所疑久之遂通舉子業公舉子業成名與有助焉公父廣文仕滇楚兩藩距家踔遠以家乘屬公安人代之無以分公功東方未曙率臧獲操作自尋常女紅外無不服勞洽百禮周六親情文相得也所最難者公視三異母弟如一體安人視三娣婦有無通共尤篤愛女叔憐其早失母出入與俱須臾不離將行而公舉于鄉以有司所爲公表宅金辦奩資繇此賢聲籍甚鄉黨宗族間公成進士爲廣平李安人當從而廣文公與姑李安人得謝歸安人報公君初委質爲臣義不

得顧私親妾居子舍爲君效無方之養再踰年尊章命之曰吾尚有他子婦婦可從兒之官慎關鑰相啓居用寬吾兩人嗟子行役之思安人乃命駕遭公于道舉案上食隨立而言曰妾聞理官操筆輕重民死生以之此來無他覬欲察廣平理狀耳公曰然吾所具訊牒在別館卿試閱之何若旣入邸啓緘得疑獄若干朱墨別異公至以告所平反十六七直指讓公公固爭安人亦力諫誠得出一無辜勝九遷官何問人喜怒公每出視事安人送之閨稱哀矜勿喜者三又取古人卹刑事置座右公服膺勿失廣平比之于定國不知出安人有相之

道也公入爲戶部郎會

上御極覃恩安人有今封一日服命服而俟公怪問故安人曰君以失新鄭意不得臺省今江陵將脩怨于新鄭君倡諸郎理之此甚盛德敬爲君賀大璫領御馬監倚椒房之寵多不法公職綜覈草疏暴其罪安人讀之而泣爲人臣義當如是城狐社鼠未易薰除有如璫嗾中宮螫君禍且不測如二尊人何會公所知焚公草不果上安人復使使聞之大公太公召公歸司徒屬公轉餉昌平密雲便過家爲二人壽以舊田廬畀諸弟安人亟贊其成宗婦有嫌過情者安人不可卽余夫婦有私

蓄猶當公諸叔况先世之遺也賓客故舊過從公日嘗數十人具饌無不精腆公病暴卒三日不飲勺水旣殮哽咽而白尊章婦願以身爲夫蓐蟻以是藐諸孤爲尊章累嘔血仆地姑扶入內則袖具縞帶將自縊姑去之越宿而蘇姑攜三子勞苦若不愛死殉夫此人間大節義寧不相成念兒壯年溘先朝露老人安可知誰爲三孫活計是若重死地下人也安人悟收淚而謝自是布素飯粥以沒其身公爲吏廉橐無長物不能舉塋邑令欲安人請之當路安人使三子辭先君生不以脂膏自潤豈其死而干人竊聞黔婁之妻斜而有餘不如正而

不足也邑令自請之臺司檄助有差安人使三子告曰
不敢沒諸大夫之義但以入私家猶自請也令以屬尉
部署焉先壠傍有地吉安人請諸宗老先君起家制科
爲董門楣光生平無過貽宗祏羞敢求此一坯土宗老
亟諾有一人陽議格而陰責賄安人愀然未亡人亡何
有獨翟冠君賜耳今首如飛蓬安事此予之而藏塋事
逾年舅沒安人取公故衣市附身諸物不以煩叔郎念
姑寡矣同寢處九年若嬰兒依慈母外人罕識其面處
士公歲時思女來省闔門而與之言未亡人不得歸寧
義不敢以非禮辱大人姑病噎諭安人更榻安人曰諸

孤長矣旦莫從姑下見姑子甚幸無庸更封左股嚼之
而愈愈五月復作割右股嚼之而愈五年而姑始沒邑
人士言安人當以節旌安人使三子辭吾已貴爲命婦
例不當旌且死後先等耳以夫之早死爲後死者名是
可惡也邑人請事公鄉賢安人色喜先君昔肄業祠中
見賢思齊焉不負其志矣手書公夢武安辨韓女感飛
鴉揮狐白裘諸事名象賢錄令三子識之築室課子其
中命曰和鳴宜爾兄弟父母其順孝弟百行之本也三
子聽相飲而無游酒人聽相歌而無近優人聽相謔而
無談人過所厲禁四事衣帛乘馬求田問舍奔兢請託

好貨財私妻子犯者予大杖不十日不見惰業予小杖不三日不見廩廩若嚴君然子嘗扶持出郊有杖斃于路者詔其子吾往從而父廣平以是爲誠解衣易木而瘞之已施城西地一區邑無暴骨矣卒之年先期跽三子受命老婦事舅姑無愧婦道事先君無愧妻道獨母道未竟兒曹爲我成之壞家法違母訓雖及黃泉無相見也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生人第一義勗哉語畢而臥子婦泣出聲復張目曰自古皆有死誰能免者過毀比於不孝又三日而逝時萬曆癸卯九月十有一日也距生嘉靖己丑正月四日年七十有五舉子五人成者三

一曰翼庚戌進士今爲益陽令娶瀘郡丞李梧女繼永川儒官游泮女贈封俱孺人二曰爲丙午與翼同舉於鄉娶同里戶部郎陸玠女繼雲陽邑令王道化女三曰明廩生娶永寧諸生張以見女女二長適同里州守趙杰孫貢士階次適瀘縣令李登孫諸生宸孫男子三人長應參邑諸生娶同里縣令王朝墮子諸生家女翼出次應井應奎爲出孫女二長適同里貢士王三接子諸生承祐翼出次明出幼未字曾孫一應參出幼未名戊申十有二月七日葬城南陸里趙村公卒垂三十年而余過合江安人口授公行實屬三子求志公墓於子五

年伯子以安人狀來曰先君子徼惠父執不朽維是先
安人實比德先君子志必父執而後可余于公父子深
義不得辭爲志如右而系之銘曰母儀賢明仁智貞順
古稱閭懿以斯爲盛有其一焉足光宗姓維常安人四
德克併天誠美鍾人亦學勝啓右爾後則有餘慶于古
鮮能在今疇並可圖可史可誄可詠我作斯銘言從之
崩岷峨江漢於昭令問

林母徐孺人墓志銘

隆慶戊辰雲間罔卿林弘齋公與余同成進士出夷陵
劉司空先生之門已同爲庶吉士公授給事中而余自

史官出叅議陝西別時公年且五十未有子然不色愠
居恒言吾內子與副室甚睦恃以無恐耳其後余督學
秦中有所建白公方在禮科當相聞報余書曰小婦得
雄矣今任子仁甫是也仁甫行誼文學號佳公子善則
稱親不一而足獨慟其因母葬未有志以余習公深持
罔卿陳公子有所爲狀屬之志按狀徐孺人郡東門浦
南右族也父南疇翁長者母張媪亦好善爲里婦所宗
生孺人而溫惠淑慎父母異其福相不輕字會林公父
母與王母迫欲抱孫元配滕淑人請置貳益力媒妁通
言以孺人來助造公時已登賢書不謁有司不問田舍

家不滿中人產而事親極甘毳洗腆孺人率以味爽起
候兩姑及女君安否退而治酒漿脩脯以進公品嘗可
則已不則更治孺人再三不憚煩既進而兩姑或不加
匕箸則踈踏不甘食也淑人性嚴重諸米鹽細微孺人
無所不事事身同女奴操作公好客客不時至或竟日
留或夜分而罷孺人張具穀核溢鬪方無乏客退而徹
刀尺機杼必終其一日之業乃寢所製女紅與所嘗服
簪珥往往付子錢家佐公養祭燕會饋遺之費公筮仕
及爲列卿出入兩都二十年必以孺人從閭政肅給忘
肉顧焉歲戊寅公在燕邸夢五色雲起空中而羣仙奏

鼓吹導擁一物若麟者置孺人懷孺人遂有身舉子名
之曰有麟字之曰仁甫仁甫之生也薦紳椎牛醜酒造
公賀公亦賀孺人孺人不敢當曰大人與女君厚德之
報也淑人取仁甫子之不啻若自己出而意不欲人謂
非己出孺人戒左右勿漏言故仁甫不知爲孺人出久
之家衆貫見亦不知郎君出自孺人者十有七而冠京
兆馮公行冠禮禮當拜見母母有差等而馮公以其事
語仁甫仁甫愕不解入而牽孺人裾而泣問故孺人不
答已公與淑人詔之而後悉其所以也仁甫旣婚孺人
日勅其婦若夫非淑人不得至今日若善事淑人愈於

事我而復丁寧仁甫吾聞昔人以成我等於生我淑人於小子生成恩具矣無以我有二心淑人沒孺人哀若喪考妣含禭小物無不精飭而淑人以好施罄其橐孺人悉以已所有實之公檢遺裝歎淑人之善藏也孺人卒不一言其居舅姑喪哀與公等贊襄大事唯力是視公疾相啓處羞藥物唯謹倦甕首如飛蓬矣日禱于家廟暨天以身代既沒欲以身殉而仁甫號曰大人所眷眷在兒母舍兒將安之乎孺人每思至噉然哭或眩仆地歲時上觴却之曰先君子與淑人何在別業饒花事以板輿迎往觀曰婦女無佚游不敢忘先君子之訓仁

甫服除當謁選人不忍去子舍孺人亦謂仁甫仕途畏途也若父居官每多憂患今人情日澆滴兒不能自致身青雲第以父蔭食祿將爲人所薄父遺書具在嘉言善行耳目所熟稔率由不愆豈羨富貴哉仁甫爲佳公子晚得之母教居多孺人於女兄弟後先咸有恩紀待臧獲譙訶不形聲色日食蔬素子婦奉以困腴置之豆間而已所衣縉布浣濯數十年如新匡困資無則不靳施歸依西方之教務自約束比丘造門不應先君子有言人自佞佛佛焉用佞以仁鰥寡孤獨卽爲佛廣布慈悲矣其達大義如此蓋間歲而遭淑人與公喪不勝哀

病病矣仁甫與醫討論方書初患頭風已脾弱食少投
之刀圭旋愈忽痛腹諸名醫雜治不效三日而革據床
起坐命仁甫掃除寢室已呼櫛沐衣新衣口作梵唄唔
仁甫呼之張目曰我得從先君子淑人地下幸甚兒曹
無怛化比殮額熱如蒸人謂釋家宿因云孺人生嘉靖
戊申二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庚戌五月十有八日年
六十有三子一人卽仁甫娶太常卿徐璠女文貞公女
孫公出使還里值踐更加賦民如蹈湯火亟自主者省
十之七文貞謂公仁人必有後所由締婚姻也女三人
一適憲副喬木子中書舍人拱宸一適楊繼祖一適右
方伯莫如忠子諸生是彥孫男二人希顥希顥聘憲
副王某子諸生元維女女孫三人一字孝廉杜某子元
學餘幼未聘字墓在東郭曹家橋與公淑人合銘曰維
君之袂不如娣良說而後動柔無乘剛利幽人貞未變
厥常位中貴行如月幾望以恒相承承豈虛筐人之終
始歸妹用章是爲中孚子和鶴鳴是爲小過遇妣而亨
以子无咎爲鼎大亨受福王母爲晉大明銘取繇辭辭
立其誠貽子孫穀世載令名

吳母方孺人墓志銘

吳內史母方孺人春秋七十介其友以祝辭屬余而友

以贖往又三年母卒內史涉江過余以志銘請曰昔者過信使君之言爲母誦之色喜夫贖者猶然矧得真者以母不朽宜靈承于九地之下蓋孺人數歲喪父其王父欽天監五官正某鞠之無何王父卒母鮑不安其室去其叔父諸生桂鞠之無何叔爲凶人程甲所螫就逮其外王父鮑鞠之而按察凌公明府鮑公故與外王父善見外孫女舉止有常言辭不妄曰是他日當爲名門婦無輕字而內史王父少府公以事繫京師父木石公詣闕代父上書鮑翁喜是孺子而急親難若是正堪爲吾外孫女對遂以字公歸而未合卺十年乃始成夫婦之禮焉而家計索然耗矣授書里中童子月奉不足食試有司復不效則待小許物行賈齊魯江淮間三歲一歸孺人脫其笄珥市麻枲手續之以奉繼姑張張御子婦嚴而孺人母復喪其後夫將歸母家母家不受孺人持母而啼曰女在也忍使母無歸乎白于姑輦母來處之別室姑陽應之心不善也姑與母不相能孺人必長跽諷勸俟交歡乃起而母性尤狷忿數詬詈女之事母不逮姑遠甚孺人負罪引慝號泣于旻天而已或招致里中媪爲異語之言感動之當是時孺人日食不過半盂粥母有不豫色卽輟不食矣兩兄喪所遺幼女孺人

取女之曰吾昔者以外孫見收于祖今吾爲人茹而棄
兄弟之子不收乎旣長擇巨室兒爲之婿而叔桂三隸
爰書長繫三十年泣而請于木石公合七校士同辭以
白諸臺獄乃解母卒治舍秘棺槨必誠必信鄉人嘖嘖
生男信不如生女有家旺者于孺人爲從伯舅癖琴書
之好老而鰥貧不自濟孺人事之如舅而資其二孫婚
隣故家子嚮其子孺人嚮而生殖之聽其來去曰昔人
以力貽子曰亦人子也況故家子可以人奴畜之乎木
石公多不速之客晚締十老社供具非時猝辦百工技
藝之食力者無不屬厭也有稱貸于木石公孺人贊之

不責報御僮僕無疾聲入其室閨若無人而事自肅給
焉環吳之里而居者以孺人爲女宗初孺人善病晚乃
奉西方之教至所祝釐則惟夫與子其知大義如是垂
絕沐浴端坐目已瞑猶誦佛號隱隱可聽也木石公長
孺人一歲爲德王邸官屬今八十餘猶無恙則孺人內
助之功爲多子一卽內史名文龍娶太醫院吏目蔣巖
潤女繼室程濬女再繼王某女俱前卒三繼李某女女
四汪德諱子如江程嗣儒子道正程高起子尚俊蔣巖
潤子其仁其婿也文龍子二之杰娶汪太學明建女之
懋聘汪梅蕃女女二程文學雲龍子士杰黃在中子鳳

翔其婿也曾孫一人士熙未聘余交內史晚而內史游
湯司成深司成知內史言不謬采爲狀余知司成言不
虛美次爲志銘曰爲女而再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爲婦
而有難事姑有難事母艱難辛苦何所不受母曰余孝
女姑曰余孝婦隱君大耄曰余賢偶有賢子孫享以眉
壽嗇于前豐于後勞于劓逸于守其德可大其業可久
銘而藏之垂不朽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趙母姚安人墓志銘

吏部郎趙安甫與余弟叔季其叔弟與余仲弟同舉於鄉而安甫爲之魁後十許年余謁選人則安甫方成進士識之邸中溫其如玉君子也比余免歸而安甫自民部郎推擇爲今官遭母姚安人喪手狀安人行事屬鄒孚如表其墓而余志其幽諸弟母事安人夫亦余之母也孚如於安甫若巨源之於嵇阮所稱安人賢甚著爲之志曰姚安人者咸寧縣戶部郎谷山公女也母韓安

翔其婿也曾孫一人士熙未聘余交內史晚而內史游
湯司成深司成知內史言不謬采爲狀余知司成言不
虛美次爲志銘曰爲女而再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爲婦
而有難事姑有難事母艱難辛苦何所不受母曰余孝
女姑曰余孝婦隱君大耋曰余賢偶有賢子孫享以眉
壽嗇于前豐于後勞于劊逸于守其德可大其業可久
銘而藏之垂不朽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趙母姚安人墓志銘

吏部郎趙安甫與余弟叔季其叔弟與余仲弟同舉於
鄉而安甫爲之魁後十許年余謁選人則安甫方成進
士識之邸中溫其如玉君子也比余免歸而安甫自民
部郎推擇爲今官遭母姚安人喪手狀安人行事屬鄒
孚如表其墓而余志其幽諸弟母事安人夫亦余之母
也孚如於安甫若巨源之於嵇阮所稱安人賢甚著爲
之志曰姚安人者咸寧縣戶部郎谷山公女也母韓安

人安人生而靜婉善女紅父母篤愛之偃蹇擇對而得封吏部趙公趙公弱冠失怙終鮮兄弟有育鞠之患安人貴家女以勤儉相公公得無失故物而外禦其務于時姑彭孺人老矣性嚴重難事安人旦暮手執爨以甘旨進而屏息立堂下俟餽而後退姑或召共食食多寡視姑爲差稍不豫輒廢箸私用垂涕亡何姑歿哭盡哀悉解其簪珥治葬里中稱賢孝焉封公無內顧治經生業爲邑博士弟子冠鋒而又舉安甫兄弟比能言則取所聞古人行事口授之長遣就外傳每歸常坐之機杼間叩問所誦習若何而爨火夜作以課讀歲時行經師

束脩必腆封公不知所從出也安甫兄弟後先登賢能書伯子復以明經薦高其閈閭安人服勞自如安甫成進士授民部郎報至安人泣下沾襟先姑抱孫有年不及見其成名而移書屬安甫砥節奉公母懷二人會以轉餉道家省安人安人喜曰仕宦多厭薄錢穀是關國計民生非可易辦者吾聞居官不知有家居家不知有官以此兩言終身誦之可也因相持而泣述其造家艱難狀小子志之可通於治國矣安甫還朝安人送之堂及雷語不竟而泣安甫亦泣家人竊怪之往安甫遠行安人不知於色何今作兒女態蓋永訣固有兆矣已安

甫改吏部尋奏最錫封公與安人勅命安人拜稽首而後御其翟冠霞被曰諸生荆布之婦徼受國恩所圖報惟在孺子孺子幸無忘吾昔日之教安人故善眩瞽然不爲疾痛害事是年發忽仆地久乃蘇又數月結轡而爲喘日劇捧封公手曰善教諸兒兒能顯親揚名於世吾不死矣遂瞑安人伉儷封公四十餘年和而莊封公困諸生邑邑不自得輒數慰之與其勞而博身之榮孰若逸而觀其子之成乎封公因罷去爲儒官嘗病痔安人嘗藥視膳首如飛蓬者浹月事先奉賓殺核維旅而喜施不睠矧修橋道寺觀與賑嫗黨之貧病孤寡者不可勝計歲饑減穀價之半以市力不能市者人與之一鍾終歲蔬食菜羹強半未嘗見肉大布之衣浣補不棄而晚更好佛構精室奉大士像長跪誦經一過然後起左右或言事幻妄不可訓安人曰吾豈爲福田利益哉冀以攝吾心耳卒之日鄉黨宗姻聚族而哭曰安人賢哉以安甫兄弟爲子非偶而已也安甫名邦桂其伯邦楫叔邦梅女一爲廩生闕正觀婦孫五人爲諸生者嗣哲嗣芳娶婦皆名家女及安人生卒月日葬所詳狀中銘曰貴不爲驕富不爲侈昔也居約無忘厥始儉則傷愛而施無已愛則傷義而教無弛思媚皇姑敬共夫子

家人嚴君以作三士古之邦媛具載圖史標季道汗疇能具體猗歟趙母天所鍾美隧石有銘比于喪誄傳列女者是足徵矣

謝母彭太安人墓志銘

彭太安人者安成封比部郎靜山謝翁室也伯子廷敬比部員外郎仲廷敕邑諸生季廷教太醫院吏目婿曾子顯安人家廬陵油田鄉父某母某蓋大學士文簡公之裔云先是彭公夢適市得玉環覺而異光滿室旣生安人遂字之曰淑英生而聰警七歲涉書義十歲精女紅梱外不聞笑語聲彭公相攸久之以歸謝翁謝

翁窶人子又蚤失母太母朱嫠也束濕諸子婦獨安人得其權至爲祝天釐以孫子安人夜夢黃冠人授符篆類上大人三字者明年果舉比部比部病疹左臂隱隱露三字跡宛若夢中朱碩人大喜無何朱寢疾安人禱祠醫藥萬端竟弗起爲脫簪珥治喪母令後日有悔也已舉仲子季子靜山翁貧自如安人從容前說曰古人有言力田不如逢年以卿資才兀兀守筆耕將何爲者且四方男子所有事也靜山翁唯唯俄夢之圯上遇長老指曰汝執白簡訴東部可送窮矣卜而得師之繇大君有命開國承家靜山翁始爲楚遊資斧日裕則攜比

部俱來占籍景陵比部遂爲邑諸生日有名廩于官於是安人亦來楚甲子比部領鄉書戊辰登進士第明年拜行人使晉便道歸省而靜山翁捐館舍矣安人慟不欲生諸子強之甫有起色服除從比部如京師會考最贈靜山翁如其官安人以例格比部君不自憚安人解曰兒太母苦節立孤幸有今日兒能爲太母不朽卽先君子含笑地下無庸以老婦爲念比部以聞詔命有司表其門戊寅比部再考以所居官再封靜山翁太安人始有今稱云己卯二月安人春秋七十矣比部具翟冠六珈爲壽諸子婦鞠踦次第進觴安人少醺而涕浪浪

下也吾有可痛哭者三先君子不及見身不逮事尊章如諸子婦朱碩人實造謝氏而不食其報亟罷酒居頃之比部卒京師安人哭之慟已謂諸婦曰吾自爲婦時歷試諸艱今者衍衍鼎食皆吾兒力也兒死吾寧獨生乃命二子與櫬歸安成而身治裝東歸撫棺一號輒仆地比屬纊沒矣是歲庚辰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也距生庚午閏二月二十有二日年七十有一以某年月日祔葬靜山翁右比部配安成劉太史姪孔堯女封安人仲子配廬陵劉處士善端女季子配景陵李處士某女比部子二曰奇舉聘景陵奉祀戴廉女曰慶舉未聘女

月
一曰京字安成王司空孫某仲子子二曰聖舉曰文舉
未聘女二曰欽字景陵兵馬指揮王鶴子某曰除未字
季子女二曰蘭字廬陵太守劉禹謨猶子某曰足未字
比部舉兩試不佞皆竊附焉登堂拜母數矣卽貴猶手
泝緝統不殊居約時比讀周諫議所爲狀大都類是銘
曰謂以爾御窮胡後之豐謂以酬爾功胡不有終無曰
天夢夢占夢則同無曰天無馮道猶張弓馬鬣之封其
大有顛夫與子斯從其樂也雖雖

汪母方孺人墓志銘

光化瀕漢而邑當太和東南麓四方乞靈者寄徑焉居
停主人無不誦其令賢轉相傳說不佞識之久矣比入
越而友人潘景升以光化書來屬志母方孺人墓蓋孺
人從子民部公爲狀與其宗人司徒公爲傳所稱引最
詳覈光化之以賢令聞信有自也方故名家孺人父曰
洪素封而賢舉女有奇徵富人子求婚皆不許一日過
汪氏門見光化父季公爽朗清舉愛而字之季公少孤
從其兄長公賈長公歸而獻夢于母誠以方氏女爲季
婦者家必興神告我矣于時姑閔媪性嚴束濕二奴婢
二奴婢心少孺人乃獨孺人不失姑歡嘗構三室三其
戶或聞于姑是好生分姑怒詬之孺人長跽曰以是黃

口詎保無天札而蚤計乎姑感悟更相勞也姑疾偕季公禳禱醫卜夙夜匪懈及卒擗踊哭泣治葬應弔皆傳于禮季公仲兄起家明經與伯皆富厚孺人事執其勞者費任其贏者已而析箸產受其瘠者家衆積不平孺人勅無得言是糞壤耳何可以廢懿親且爲闔墻作俑季公喜曰正合吾意久之伯妣病廢業漸衰耗孺人親數存之而感可知也宗婦無夫而貧于諸其家共寢食終身復收其子宗子壯而無室者爲之室窶人踵門輟所食食之當其尸饗臧獲以下食必徧而後食也蚤歲屢舉子不育已而得四男子食而教之無爲姑息念季

公遠在吳會命叔氏往佐籌策而身督伯仲季學人占一經經各有師師非其人或一歲數更之初有贊終有報歲時有問遺儕輩同學有對食有醪會必以豐味爽趨之起日夕考業諸子廩廩如奉嚴師焉歲甲午仲季竝舉于鄉明年仲成進士授光化令孺人如光化操作惜寸陰以訓勤食不兼味衣敝補衣以訓儉尺布斗粟非其義不內以訓廉日問所決獄如干務持平例理出者多輒用欣然會穀城令去以光化攝兩邑無冤民民舉手加額祝令若令母歡聲載路也明年有寒疾彌月而瘳伸心動謀輦母還里孺人強起加飯無以死虞老

婦使兩邑民失所天然自是寢劇明年遂卒孺人生平奉佛葷肉絕于口其生諸子也有八九始成之兆諸子初不售有司孺人無愠色兒遇合有早其耳報仲捷者至中外驩呼孺人沈吟吾曩有身夢必襲吉兩兒應耦舉何奇也得無以季占籍越報者不審耶頃之季捷復至疾革語仲吾壯時夢四子昇我一子收我今日之謂矣里人異孺人天授其先見類此要以有直質而無流心精誠之極通于神明固其所也孺人生嘉靖辛卯九月十有二日卒萬曆戊戌四月三日年六十有八余爲志之十有四年光化服除除東鄉以能任劇移新建考

最封父如其官母孺人舉四子一女伯子建功邑諸生升米廩娶巖鎮王公忠益女是爲大京兆方公良曙甥仲子元功拜兵部郎選除臺省有日不勝擠排之口坐左遷事白今爲南京戶部郎娶鄉祭酒賜高年爵方公遠宙女封孺人叔子允功娶鮑公梁女是爲司徒道明公孫繼朱公某女季子有功卽同仲舉者成甲辰進士令蒲圻亦以考最封父母如仲今爲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娶羅田方公芝祥女封孺人女適方士端是爲廣文公某孫孫男女各九人曾孫男女共九人昌胤昌嗣昌期建功出胤娶谿南吳公可忠女舉子二嗣娶

上長齡吳公一濤女舉子一期邑諸生娶孝廉方公可
觀女舉子二昌業昌明元功出業邑諸生娶任子方公
以異女是爲少司徒弘靜公孫卽傳孺人者也舉女一
明聘中書舍人潘公允升女昌位昌國允功出俱幼未
聘昌祚昌毅有功出祚邑諸生娶溪南吳公洵美女是
爲中書舍人騰蛟公孫舉子三毅聘潘公令謨女孫女
適王期遠者壻蚤卒矢不踐二庭適國子生以棊者是
爲同知鄜州事公漳子適儒士方公時俊子嘉辰者是
爲太守公揚孫一字大學蔣公應位子某一字中書舍
人程公夢熊子某餘俱未聘字民部狀言汪氏以子大

夫奉清問于庭者繇仲子始此就其近屬論則然孺人
開先功固大矣余僑寓金陵廣陵間數與仲子季子會
兄弟同時清修直節如金玉在佩動而有聲太公春秋
踰八十篤行不倦耆宿尊之祭酒內外孫曾奉循禮法
號爲聞家善養祿養兼脩並用新安稱純嘏者無二深
慟孺人之不逮今日也因錄子姓婚姻前志所未備屬
余續之將以報地下庶幾目瞑其銘曰母氏劬勞嗟季
遊遠疇俾子成孝婦也事姑聽婉豈無長舌以蠱兄公
疇俾弟成弟娣也事妯肅離出則師師入則師母子兮
民父母母兮衆父父雅有假樂天釐女士我思古人今

在茲矣

李母洪太孺人墓志銘

余承乏領越憲事今泗上李元祉爲海鹽令金相玉質冠冕一時爲言諸臺是人倫之選也宜居銓地積資六載僅爲民部郎以母洪太孺人老請歸子舍備志物之養者久之而後母卒元祉哀不勝會且葬飲淚狀母生平而畀余志之非此母不生此子信哉孺人父曰榮澤令經母曰李初夢神抱兒授爲子已乃得女孩提時顧盼警欬皆有儀則不類其四姊榮澤公喜曰是所謂李蘭女而丈夫者也神告之矣授女孝經及

高后勸善書大士小品響應成誦他女紅不習而能而元祉王父歿矣王母將爲父贈公委禽榮澤公靳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交禮也召贈公來見其器榦非凡曰可爲女對遂受聘從榮澤公於官齋厨索然私問曰政如是乎公曰然家人交謫惟孺人甘如飴令九年歸橐財二十二金不任婚嫁費鬻其故產比遣季女產且盡以一孝經一勸善書置奩中而好謂之曰若能不著嫁時衣者無謂我薄歸之日贈公有母有兩母凡同釜而炊兩兄皆受書而贈公治生不恒居子舍孺人獨當井臼蓬首無容離霜露瘝墮之患不告勞數年家轉

日
饒食指日衆兩兄內愧君耕之吾輩食之非徒使君耕之又使君炊之人情乎盍析產無令子婦逸而汰贈公泣不可兩兄執之彌堅則哀田宅幄幙器用及諸小物必三分無纖芥錙銖之異而孺人檢其篋有銀器遺諸地亦分兩兄兩兄泣而夫婦勤儉所致宜以旌勞者孺人固辭而兩奴亦固遜謝孺人宣言吾聞四民異業士食功不食志伯氏士也吾夫不得論功議乃定自是友愛彌敦而民部王母踰耆矣王母於諸婦中最愛憐孺人孺人日侍姑寢食扶持出入夏扇枕驅蚤蚋冬抱其足以臥喜則先承之愠則婉劑之痾癢則抑搔之沐浴

醴洗無不親也疾則嘗藥旦夕禱于天望北斗而拜乞以已年益姑之算沒而斂附身葬附郭事竭誠盡信哭無常期常聲三年絕酒肉之味體爲省瘦民部就外傳贈公不甚誰何孺人誦其所聞以白贈公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愛而愚之柰何而時時語民部不登山不知天高不臨谷不知地厚不聞先生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古人言非謬小子母自誤贈公以持家過苦四十後患失血孺人調護之七年卒不起且以身殉所親曲喻之曰子未立女未歸若夫以若代終若之何棄之孺人強起治家畢婚嫁而蔬食終其身祭葬一

如禮里人以爲式母家貧無私假私與而宗黨姻婭歲時饋送必豐御子女不借色言動有程而女奴奴產子衣食必給疾苦必察尼巫無敢入門而解寡孤獨賑卹必備爲橋梁緇黃之宮必飭民部讀經史時命說大義欣若在會每焚香合掌誦西方氏書民部間語及之則曰非爾所學也儒生自有本業民部赴南畿南宮試必提其耳無忘父言旣第而州人循故事斂金爲贈力卻之若父有治命在從民部海鹽不責甘毳曰吾不欲兒媿外祖自吾爲汝家婦世行德若爲中牟令勿致我爲東海母旣爲命婦有笄珈之服哀不自禁夫婦爵稱大

者以未亡人故未亡人享其實先君子受其名我媿且懼矣趣歸將奉璽書告贈公墓舟次龜山中夜風濤起孺人拜呼天兒居官有穢是老婦生子不肖也無所逃死不則同舟人何罪語未卒若有大人戴笠引舟達岸者舟得無覆旦視之距岸數十丈衆爭言非孺人福德不及此民部將紀其事以爲涉怪不許婢不戒於火火及孺人寢所寐方熟若有呼起者起則簀已燬孺人衣被如故救者乘間攘竊家人詰之不許老婦不德致譴惜此區區何爲畜二婢愛之如女其二故人子也笄而還其父其一少教以刺繡司筦鑰焉而民部奉使雲中

歸出而視之曰若踰四十無子所不足非媵侍也吾觀此女姿首如常而有福相能生子娛我膝下民部敬諾一年而子成槩生孺人夜數起視日抱持爲樂然以蔬食久骨立遂至病生平藥不離口一日忽麾去民拭拭淚進之不受天命有定無徒苦我疾革詔民部斂從薄葬從速無作無益害有益也三日起更衣就枕而逝逝之時喉咽隱隱誦佛聲蓋自少至老無疾言無惰容如一日焉其生嘉靖癸巳二月二十有二日卒萬曆丁未十月二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五戊申某月某日葬祔贈公左子二長卽民部名當泰先娶于鄭朱皆蚤卒今娶餘杭丁長史聯芳女次應僑天女四適周文星李一墨張鵬翼朱自昭周爲督府隊率張爲太學生李朱皆諸生孫一卽成槩母包卽孺人所立也丁字成槩如已出泗人稱其儷德于姑云民部歸而值

皇太孫生

太皇太后上尊號大賚天下贈公孺人當益封以家居未及請然向後顯親揚名龍光益熾矣贈公自有志銘曰女而婦婦而母孝慈勤儉何善不有貴而命婦壽而王母安富尊榮何福不受得全全昌天所篤右二十七

徐孺人墓志銘

孺人徐比部禾季女祁門祝明府以庭元配也比部故
祝出與明府父贈君善守茶陵義不苟取部中一物孺
人知其意爲田家女妝甚朴比部喜曰兒能爲清白吏
女卽不難爲清白吏婦旣奉召過家贈君以中表戚見
其子比部熟視明府是堪爲吾女對遂以字之贈君父
兵部郎王父叅知暨諸父十餘曾率繇科第顯獨贈君
困諸生諸少年驟齟齬之明府年十有四亦爲諸生母
邵孺人尸養謂贈君吾聞徐氏女貴而能儉是助我者
盍蚤爲兒娶婦孺人乃歸贈君居明府東樓日授業夜

分不寐孺人處閨中日督諸婢作亦夜分不寐姑有心
計其政米鹽煩碎以嘗孺人不爽錙銖愈益憐愛之明
府舉於鄉孺人以所治帛市金爲道里費旣行而贈君
病力孺人憂不知所出夫俛得一第而親不逮養又遠
在萬里外柰何卜禱醫藥窮萬方旣卒鬻舍掩瑱幘握
決冒襲櫪樨榜事皆精整明府奔還知狀飲涕而謝之
吾賴子而無憾於吾父其持比部公夫婦服咸以戚勝
易里人稱孝女孝婦云明府有母弟一人孺人事介婦
無間言取所聞兩家前言往行耳提面命其子朝夕蔬
食菜羹不重味愛諸女倍男然女紅日有程不令驕惰

時爲解示內則諸篇大誼明府旣以孺人故生產差給
孺人曰貧則勤勤則儉人情乎雖然吾恥爲守錢虜燕
饗豐潔問遺周備至供租庸行束脩必居衆人先里閭
稱貸輒應卽有負而復貸亦復不倦明府三上表官不
第孺人規諷之先舅困諸生而待君以振也先君子識
君於幼而以妾事君也其事豈遽忘於君之耳乎明府
感奮治業如東樓時已丑遂成進士除今官邵孺人念
仲子不欲行孺人亦辭不行使子婦獨享祿食人謂我
何邵孺人曰不然而少以廉佐而父幸更爲我佐吾子
老婦內不顧少子外不虞游子寔惟爾功孺人敬諾比

至手織紵不輟旣成先戒使者奉邵孺人而後服之明
府質明起視事孺人先爲具盥具食出則下鑰室閫若
無人而數以緩催科薄刑罰兩言申鷄鳴之儆焉明府
奏最孺人與姑受封屬上計還里門孺人服命服稱觴
而進之姑九頓首曰惟太孺人之訓有今日邵孺人亦
勞之曰婦贊夫母訓子吾始之而終之矣明年明府還
治邵孺人復督孺人行吾幸健噉遠遊何患且兩孫婦
善事我抑人有恒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尚勗夫子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爲共張於門祖行孺人牽衣而泣
已召兩婦前亦牽衣泣抵祁門兩月遂卒萬曆乙未六

月二十有二日也距生嘉靖乙卯二月十有八日得年四十有一男女子皆四人伯守箴諸生娶江西按察使沈脩女仲守範諸生娶太學生湯承憲女叔守第季守筌伯女字孝廉查志宏子某仲女字太學生沈時敏子某叔女字比部鄭履準子某季女字侍御沈榎子某女孫二人箴出孺人卒之日明府以事如郡不得屬纊哭之哀踰年始爲狀介友人程大中乞余志其墓大中祁門人也生平無妄語談明府治行與狀合銘曰女不必婦婦不必母母不必命婦疇四十一年而能兼取姑曰賢婦夫曰嘉耦子曰令母胡四十年而不爾壽人所應有爾何不有爾所未有人不皆有實繁披枝未盛剪韭物無全美福不可狃順受其正爾則何咎策命爾者元后志爾墓者太史公牛馬走名所歸焉年與俱久

朱母李太孺人墓志銘

姑孰朱明府戊戌舉進士有懷二人遂歸歸二年喪太公服除甲辰始奉廷對除太康令三載考最贈父如其官母李封太孺人可五載而讒口中之左遷豫章從事以奉使歸爲贈公卜兆禪岳先隴之次太孺人聞之喜謂明府婦耐夫古之道也其爲我並治之便事若父地下明府怪其言而會有浦城除目太孺人趣裝警行曰

兒幸以此復躋宜速之官異日得一京朝郎母子相依未晚也明府陽諾諏日得季冬十有三日奉贈公寔使人詣閩臺請小挺緩時月而太孺人病矣初明府奉贈公終也太孺人泣曰兒父子可無憾第未知未亡人何如耳至是自度不可起而屬明府不意若宦遊乃得居于舍是天所以成若志而不令我以遊子目不瞑也幸甚若葬我必與父同日勿泥陰陽家有差池明府泣受命尙後寢劇而神明白若十月十有五日闔圍具盥漱發夕則起坐襲衣裳舌本強矣猶微語無忘與若父同日之言斂手而瞑其歲在萬曆壬子距生嘉靖丁酉六月

月七日年七十有六太孺人父家世受詩禮母裴三十而孀以從一終其身號爲節婦贈公父凌山公生丈夫子五人各爲簡美對曰李母賢其女必賢遂爲贈公委禽旣歸操井臼躬績衽以奉尊章惟謹處娣姒以禮讓居恒嘖笑不輕假人男女分任責成無或惰慢子與諸兄弟子同塾師脫簪珥治女紅以佐束脩之費朝夕親治具豐于師而殺于子其于諸兄弟子一也明府早歲不售有司時慰藉之有志者事竟成若患志不恒無虞人不已知也古之爲母者畫荻和熊吾饒爲之若壹意精所業可耳明府以邑第一人爲諸生已連得第令太

康太孺人從嚴局鑰諸僮僕造次有失必譙何之厭斥
紛華所服布素率自其手出補弊浣垢未嘗私市一羅
綺明府或以進笥之不御若第清慎守官吾不以嗾嗾
之養望若也太康俗矜伎懣好任俠爲奸相聚遊戲悲
歌忼慨起則相隨推剽明府一切以三尺從事太孺人
不善也吾聞令者民之父母父母之于子純任法耶第
以母子情論子朝出而晚來則母倚門而望子暮出而
不歸則母倚閭而望今民入邑庭其家有母朝夕望望
然唯恐傷之兒愛民幸若我愛兒明府自是寧失不經
矣而更教之分行貧民舉實流冗出月奉爲糜食餓者

爲藥療病者寬囚之淹禁者旱澇不時常齋而禱太孺
人亦日夕焚香告天雨隨澍太康人知出太孺人指遠
近傳誦焉明府以入計將母歸攀轅塞路麾之不去至
界衆號而稽顙惟夫人魚軒再辱以蘇我嬰媿麋黎也
旣封太孺人泣而告贈公之靈天平胡不少待拜

天子一命飽孺子三釜而更寄聲明府無怠宦成負國
恩明府左遷意不無小望太孺人警之曩我所見太康
民愛戴若彼一夫之讒寧勝萬民之頌乎不卑小官存
乎自立而已其曙于大義如此子三人伯應麒娶石氏
叔應駿娶徐氏皆先卒仲卽明府名應鵬娶省祭官奚

先女封孺人女一適逸士楊竣孫男五還熙娶諸生史
篇女還噩未聘還醇娶憲使謝裘子太學雲臺女還素
娶揚啓道女還雅聘蕪陰諸生張期載女熙噩素麒出
也醇雅鵬出也孫女一駿出明府育爲已女字省祭官
郭有棟子某曾孫五人重光重燁重華重煬重德光燁
華煬熙出也皆未聘德醇出也聘戶部郎楊成喬子麒
瑞女曾孫女一醇出聘孝廉鍾斗子某明府請于葉相
國爲贈公志而以太孺人志委余按狀多母子至情非
無美而稱者爲之志系以銘曰疇無欲子速成安以久
之徐生疇無藉子爲榮冲而用之不盈無將無迎寵辱
無驚在躬清明之死而魄載管從夫九京得一以貞命
婦顯名壽母頌聲子孫奕葉蜚英天人福德交并同者
坐獨者銘靈偕老兮偕行用永昨兮宗祊

顧孺人墓志銘

隆慶己巳不佞爲庶吉士師事殷文通趙文肅兩先生
兩先生相繼拜相以今少保陸先生代之先生辭不赴
又三年召先生爲大宗伯不佞以後進禮見恨未著錄
弟子籍中而先生尋以病謝矣又二十年不佞官夷門
值先生子伯達使梁其貌頎而勃挺類先生其言論風
旨過人衆稱先生有子已歸省卽上書乞居子舍侍養

幾二十年望實不在先生下先生登西伯之年終而伯
達因母顧孺人者前六年卒屬且舉葬以孺人祔則自
述孺人行實而同年薛廣文狀之使不佞誌墓中石念
生平宗鄉先生父子執筆札之役固所願幸薛廣文者
世所知名清直之士也言信而有徵爲采之誌如左孺
人雲間望族父仁母曹家與市遠不見可欲而孺人生
朴茂言咲無妄坐室中寂如也父母以爲奇不妄字會
先生元配李夫人與助造者俱不宜子先生父封公憂
之而數聞里人談顧氏女賢使媒妁成言以孺人歸孺
人母事李夫人僂身自下李夫人亦女事之而與其依

朱孺人者共歡等列亡厭也既舉伯達李夫人鞠育顧
復朝夕不置坐病癰以卒孺人哭之毀中堂有夫人寫
照四時若朔望生忌辰置酒脯果蔬泣而奠伯達勝拜
起則以祀事屬子而身侍側鯁滄將徹必拜而退三十
年如一日焉先生年五十有八而有伯達極所愛重然
而分甘賦果與諸異產姊妹同教無偏也行必後坐必
下教無驕也奇衰之物兒童之戲非禮聲色不令接耳
自教無淫也先生退而省其私見孺人母教竊喜孤犢
觸母吾知免矣三吳故刹藪雲間一都會也仕宦無不
美田宅盛車服侈歌舞以明得意先生澹然無營雖位

八座立朝之日不越十年不治家具孺人則而象之夙興焚香誦佛號罷則治中饋先諸女奴執作刀尺機杼同聲相應先生聞而樂之夫管絃鼓吹將所謂五音令人耳聾者耶吾以此爲俗耳箴砭矣伯達舉京兆高第明年成進士報者至孺人方績先生語之曰績可少休矣客且來孺人起而謝曰陸氏之世德也主公之訓也女君之冥助也孺子幸有今日承家報國其責方大懼弗勝耳績自如已而賀客漸集猶坐機中侍兒匿笑是欲待此食客乎乃下機蓋孺人所績與刺繡最精良市人望而識之輒速售侍兒是以云居恒束修至慎三尺

童子白事雖溽暑必襲衣而見之中表婚姻或終身不識其面先生佚老稍置別業具花竹亭池之娛子婦請以暇日出遊孺人不可遊非婦女事陸氏代有閨範老婦不敢廢也顧中葉兄弟子姓有寡人先生伯達以孺人故小周之孺人固辭曰瘠土之民思義今不耕穫而得食愈趣偷惰耳先生深異其有遠識當七十時伯達率諸孫稱觴孺人以先生在謝不敢當先生命之曰澹於禮大夫不名姪婦又以子貴子若孫不得奉太母卮酒如人情何孺人諾拜先生以一觴爲壽已拜李夫人以一觴爲奠而後受子孫觴蓋目不知書而所行事聞

合儀矩若此至于食不求甘自非賓祭米不導擇衣無薰香之飾大帛不加緣聞人言幻術及一切悖理事以爲絕無亦其天性然也六十而喪愛女意慄不樂越十年遂病旣窆孫納婦有起色諄諄訓以勤儉春風側寒侵曉禮佛爲所偃薄體中不快已進粥甌墮伯達掖之眩矣喃喃若念兒女子者復張目語伯達已矣念獨苦兒奈何伯達慟仆地孺人搖手更摩沙戒珠三四周而暝時萬曆庚子三月三日也距其生嘉靖庚寅六月二十有四日年七十有一所字子女三人長子未名而殤次卽伯達名彥章行人司行人娶叅政姚體信女繼娶

右布政使莫如忠女女適國子生楊繼良孝廉某子夫婦俱天孺人病所從來也孫男六曰景元曰景隆曰景象曰景賢曰景行曰景某孫女三曾孫男一曰慶曾孫女三婚嫁詳先生誌中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爲太史司成宗伯位亞公孤持難進易退之節而孺人以廉謹相之先生壽殆百年三朝元老而孺人年踰七十白首當箱篋及見孫婦以沒先生艱於子人情缺望伯達晚出而孺人以母佐父義方之教不肅而成全德純嘏天所鍾美方內不一二見也是宜銘銘曰以方陶侃母耶初苦食貧而季女婉變辭家而事名世之臣以方趙

無卹母耶其出也賤而江左顧陸門望爲冠以方周謨
母耶子不自全貽母之憂而子豈碌碌者浮雲軒冕一
壑一丘長在母目下養生送死行歸于周以方裴秀母
耶遭適之妒而女君樛木葛藟無斃無惡以方聲伯母
耶不聘不娉而生以子貴葬祭以大夫不以士子子孫
孫世濟其美大宗小宗烝畀祖妣得名得壽得位得祿
咸五登三箕疇華祝惟少保公天命所篤釐以女士祚
胤戩穀少保之靈箕尾列星少保之藏雲間華亭孺人
從之存順沒寧所不朽者百千萬齡

林孺人墓志銘

永嘉王氏自明興以來爲方內望族非獨其丈夫能也
蓋亦有女德之助焉以余所親記則郡丞公配林孺人
者可謂令德矣林於永嘉蕃庶殷富與王敵兩家世婚
姻不絕郡丞爲憲使西華先生冢子其母林恭人卽孺
人從姑也西華先生鞠躬履方後進所宗仰恭人相之
咸有一德舉郡丞而器其才思簡美對恭人曰妾數歸
寧諸昆弟兒女皆集惟吾兄壺峰公女瞻矚不凡是兒
偶也遂委禽焉蓋壺峰公之配鄭媪蚤艱于嗣生孺人
而愛之甚授孝經論語舉其辭復能晰其義家埒陶白
闢政繁母善病弱不勝衣孺人從旁贊之中節父母大

說及笄而屬使攝母委已以聽內外謚如則所繇受知
恭人也年二十于歸事尊章有禮恭人寡言而孺人識
其意指無所拂違嘗爲恭人抑搔背痛患處塗藥溫暖
輕重調適而善事諸娣婦任從勞享從薄交歡無間先
生與恭人省其私而喜郡丞厲志于學雖始婚恒在外
舍孺人宴媾之私不介于容休沐居內雞鳴而起以爲
常部使者檄校官哀諸生所爲文籍奏之郡丞具草中
夜燭再見跋矣有倦色孺人舉燭繼之徹曙乃已以故
郡丞學日精詣逾弱冠薦于鄉而十上春官不第厭薄
之且就除孺人持不可仕有時爲貧君不貧何以仕娶

有時爲養是在妾矣郡丞不問生產而孺人綜理井井
枚枚益治于爲女時歲時祀先朝夕羞憲使恭人悉孺
人手所治也入其室汜掃潔諸品物位置端整機杼刀
尺春揄湘芼旨蓄御冬蒯菅代匱以審守委積蓋藏夙
興夜寐每懷靡及郡丞諷少休孺人曰妾日聞君誦詩
若葛覃卷耳采芣采蘋七月諸篇自天子諸侯之妃莫
不務勤而況士大夫之妻耶客交際或過豐郡丞重辭
卻孺人言古人之幣交也爲恭今人之幣交也薦賄君
所不足非財何需此郡丞識其言不忘其後居官以清
白聞鄭媪喪有年所矣語及輒涕泗交頤而色養壺峰

公沒身不衰諸子長出就外傳質明而起中宵乃罷不
少姑息杜燕朋燕僻戒私假私與廩廩有嚴君之訓焉
疾且革謂郡丞妾幸而有子卽先朝露無恨顧婚嫁之
累獨煩君子將柰何遂卒萬曆癸未五月十有五日本也
距生嘉靖己亥八月十有七日年四十有五生而爲富
家女長而爲貴家婦退然自下王氏諸姑伯姊慶弔餽
問豐殺稱其服里婦之寡者貧者推食解衣于焉寄生
卒之日三黨四郊男女數百千人臨喪盡哀又十四年
郡丞以寧都令考最勅贈孺人云孺人產男子四人至
言至章俱諸生至奇大學生至褒亦諸生女子二人長

適壺峰公從孫諸生承超次適項甌東先生曾孫諸生
國昇孫男子五人欽尹欽旦欽豫欽望欽泰卒後一年
卜葬膺符鄉半山從通政公之左隴郡丞曾王母張恭
人王母潘恭人母林恭人世嗣徽音壽率至耄耄次亦
稱老獨孺人下壽不逮見夫若子成名以是戚戚而謂
不佞累世通家謬以文辭見推于時庶幾有可不朽孺
人者使爲志且銘銘曰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世祿之家
鮮克由禮居寵能降受成思始丈夫所難矧伊女子母
黨夫黨善當繁貴克勤克儉敏勉盡瘁儉無廢養勤無
惜惠不肅而嚴用成厥嗣爲婦聽婉爲妻柔正爲母可

儀爲女則令始衷終舉沒寧存順倚與孺人庶無遺行
惟彼永嘉王氏世德天釐女士以敦內則升聞于帝賚
以璽勅史銘玄宮與之罔極

吳孺人墓志銘

今海內詞賦家無不服慕謝友可者友可不鄙夷余而
內交意愛綢繆余領職無狀待玦都門友可奉使且行
實篋過余泣而拜以其嬪吳孺人狀屬爲墓志銘余拜
諾已讀狀殆八千言之再三始竟蓋體自楚騷出總
雜繁複紆迴續斷其情惻怛深至其才瑰奇宏肆使人
驚心動魄不得措手又不得食諾久之而姑自解卿用

卿法我用我法可也爲槩栢次其事如左孺人金谿著
姓世有淑女貴或至王妃父廷平公滌母徐孺人友可
之尊人房令九山公母亦徐孺人兩人相謂曰姪而更
相友善善嘗置酒高會友可羈弗侍坐見優人爲蘇季子
者艷然曰富貴不可驕人而況於親乎廷平奇其言歸
語婦大卿有子大卿者九山公字也而公先爲友可委
禽許氏矣婚有期許氏女暴卒友可從兄吏部郎聞之
曰吳公有愛女才貌絕倫非偉人不以配天作之合是
在仲氏爲通言以孺人歸歸之日郡守馮公都試諸生
友可在高等里人賀九山公九山公曰此新婦祥也無

何九山公以徐孺人入房友可從孺人獨留操家秉歲
豐廩有餘粟或請鬻之爲簪珥費孺人持不可禮子婦
無私蓄無私貨吾攝也而因以爲利所不敢知明年徐
孺人還歲侵百口無饑則以儲粟故九山公兄弟恥生
分旣沒羣從聚處者嘖有煩言徐孺人不樂聞孺人媾
之如初友可不事生計母以爲憂孺人力請于姑是在
新嬾刀尺井日夕操作果蔬酒食絲麻纂組惟姑所
欲受命如嚮姑以是甚宜其婦侍寢則甘上食則飽一
切家政經其手不復問父喪掩口而哭懼爲姑所知姑
旣病相臥起嘗溲溺七十日不倦病革語友可吾死無

所憾恐傷新婦心兒善調護之日攝婦來爲我結衷相
乃瞑自是衣裳衾冒沐浴飯舍剪爪綴足事必親之哭
不絕聲路人隕涕其孝敬有如此者事友可無媒容入
室必掃除布席焚香烹茗方其寢食則屏氣緩步戒無
白事事度拂友可意秘匿不以聞子女之夭者數矣避
夫而哭相對時還相慰藉也榛栗棗脯之贄非夫命不
行友可念其裋褐越三十年市秦復陶精麗者授衣衣
且製而迫發幣無所出立輟以應其婉順有如此者友
可之喪父也廬墓舍除夕歸省母卽辭去母曰兒不與
婦一面乎孺人聞而趣侍兒送郎君行無以我故損君

純孝友可爲文沉吟追琢思之所至不覺更有傍人母子燕居如坐忘者孺人輒肘之或履其跣異日自金陵歸一夕而成牛首賦二千言郡守古公異之會文昌堰成來乞銘孺人諫曰極知君才工而速如誨如何友可因謝守守亦謝友可文昌力不逮一牛首耶幸更爲我賦賦奏而妬者指摘其中多謗語賴督學江公分明之友可揖孺人戢卿良箴矣旣成進士孺人遺書言士重始進毋失足顯者之門除行人篝燈草封事皆關切宗社大計孺人止之弗聽而廷平公同年友郭中丞者故嘗以敢諫名亦誠友可君輩他日有言責何所不可言

今奈何侵官而磯君怒孺人竊聽之妾意固爾而居恒規友可山公之以識度勝也伯宗之以直言及也其妻皆藉夫而知名妾願君爲山公不樂爲伯宗妻其匡正有如此者終日寡言笑自諸姑伯姊兄弟外人罕識其面座右列列女圖史對之欽欽免乳才五月寇至扶姑負兒走水深不得渡泣與姑訣義不辱賊手當葬魚腹中維是呱呱者爲謝氏宗祀計以累姑矣姑挽其裾不釋而宗人持炬踪跡之復驚以爲寇奔赴水姑識追者聲喻之乃已舍旁有亭可遠眺客載酒造亭孺人以友可外出辭吾聞主人翁他往非有大故朋友不過其門

其貞介有如此者友可被命視作許相國墓請月奉治
葬孺人曰叔氏當試京闈盍留以須之道遇叔氏舍館
逼隘孺人以衣桁自障通夕不寐兄弟兩人得促膝款
語明年叔氏登第復解橐而贈其姊友可少師族父某
族父視之如子孺人事之卽如舅生養死葬割名田以
食其子母再爲子娶婦從姑死馳報友可趣歸而先爲
治棺殮徐孺人有弟春秋七十矣孺人奉之虔曰是先
姑之所愛也其忍忘之母弟蚤死婦誓不踐二庭資給
之二十年而召諸弟從友可受業吾貧無財可以光大
門楣謝郎腹笥舌耕聊相助耳又以其弟之子妻友可
弟之子裝送不豐常用爲憾婚姻鄉黨凡友可所欲施
敏勉相之其睦嫻有如此者子婦舉孫男女簡食母乳
之置諸臥側一夜十數起視孫病在死法中給曰衛家
言當爲乞丐攜養始可無患三年而婦始知其子之天
也沒而李郡丞周水部之妻哭之失聲家人無小大人
人孺子慕也其慈良有如此者御其二子不示狎色不
予一錢衣履朴素食不兼味而身攻苦食淡以率之家
爲九山公建石坊有抱榻牽豕以鬻于市者豕驚走觸
石石折舍中兒逐而撻之孺人曰此過誤不足校蹊田
奪牛不已甚乎問之知爲隣也使女奴從墻頭呼其婦

而歸之勅舍中兒無或以乃公故漁食閭里其義方有如此者形家言宅宜改卜友可猶豫未決孺人贊之宅成而友可第有謀宅旁地者孺人雅善地主婦其莫貸諸所親家厚遺之地主踊躍操書致睥睨者寢謀矣徐孺人喪友可走新安徵文注司馬有三書生以地圖獻或謂是不足憑矚主人亡乞糈耳孺人不可與其過而棄之也寧過而存之且先姑有治命葬我必于高平之陸吾觀三圖良然館餼之與上客等三地舉兆或市友可亭西地而深鑿池水浸淫齟齬亭趾勢及九山公石坊語頃以善價別市地徙坊其上從友可浮江淮歷吳越

望高郵烈女廟而拜停舟漂母祠下賞其識鑿遙指館娃嘆女戎之亡國也過釣臺問子陵有妻否曰有後那得無妻問妻何名曰子陵逃名而隱妻名安可知曰問者過臯伯通廡下是鴻妻舉案所名到于今稱之何也旣而口後安在曰守祠者是以特牲祠祠因而犒之友可評秋胡妻病其過剛則舉顏延年詩爲對君子失明義誰與借沒齒友可誦之憮然宅東偏有玄都觀毀且盡感夢而祀漢關將軍其中此古今義烈有其舉之莫之廢也友可困諸生五上公車人言操瑟而立齊門固應不遇徐孺人患之乃長跼而告曰未有才如夫人子

而落落人下者淹速有時耳夫人地忍之十年事驗而徐孺人亟稱新婦知人每勗友可富貴日及華惟文章不朽盛事君無以彼易此 皇儲未建朝鮮未定時向友可覘消息其明達有如此者友可少負僞聲一時名流爭相延訪以夜繼日供億精腴九山公夫婦葬素車白馬四方踵屬比春秋報捷若表宅築室賀客填溢閭巷木石之工復數十百人部署其所置頓某司之某所置芻秣某司之貴賤疎戚差次無紊絡繹無乏終事不失一匕箸其綜理有如此者楚有苟仙姑能前知友可叩之不應第問孺人生年月日而諷友可男子有事四

方空以老母弱子累閨中婦奈何亟歸而室家謀爲樂耳貽之果是可愈疾且爲佳兒兆卒如其言孺人夢游舍後池遇繡衣使者下車而禮之曰卿九紫夫人也相宅者謂池不當在舍後塞而築室其上卽所夢下車處已夢神降室大呼吾漢漢壽亭侯也侯所由祀玄都觀矣病力爲友可索篆記曰延陵閨秀曰九紫夫人而神降于水東婦水東婦爲行三年服其靈異有如此者孺人生以某年某月日沒以某年某月日先是夢削其鏡怪爲不祥曰先君昔者才余恨非男而惜其年不滿四十余祿盡此矣男子五人其三殤女子子四人亦殤其

三存者曰某適方伯王公民順季子諸生永譽男伯曰繼呂娶叅知王公紹元子太學國岱女仲曰繼蘇娶侍御史曾公佩孫廷棠女二子芝蘭玉樹謝氏之寶非此母不生此子矣呂之女曰璧秀字李郡丞伯廉子英蘇之子曰似鳳女曰建秀葬以某年某月日墓在某銘曰維古列女載在圖史德言容功一而足矣兼脩並用彼姝者子之子之偶爲今才士其所論譔存亡生死狀幾萬言若有遺美情文相生道固然爾余爲節之類分條理續列女傳以俟中壘

王孺人墓志銘

昔者孫子荆妻喪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華容孫明府習孺吾楚之子荆也喪其元配王孺人爲狀數千言情文並至而屬其友人某爲墓志銘某婦王淑人沒且十年矣讀習孺文殆不勝情故不以不文辭而按狀次其行事如左王孺人者亦華容人曾大父司徒儼大父邑令官之父三老逸母袁碩人學士榮襄公女孫也三老公無子有四女孺人最少雪膚綽約髮長垂地性沉靜日居閣中足不踰外戶又不喜肉食日惟飯糗羹藜或疑其前身蓋禪伯云而所經畫往往出人意父母愛而字之前身蓋禪伯云而所經畫往往出人意父母愛而字之

日穎明府尊人孝廉與比隣文學張西園公相善西園公故善三老公有連居恒語兩人若產子女者常爲婚姻吾必爲媒妁已而孺人生文學喜曰是孫孝廉佳婦已而明府生遂委禽焉比筭而袁碩人病諸女先行獨孺人侍疾累月不盥沐累日不就寢其卒也斂具甚稱而善調護異母弟中外觀者嘖嘖謂女勝男子已歸明府則孝廉公前卒事姑嚴孺人若姊姒女妯人人厭其意明府家世儒素無長物孺人黽勉拮据數年下育而爲明府擇法相宜子者生伯子明侯孺人時年才二十有二耳明侯四歲失其母孺人業已生長女玄取明

侯子之恒先子而後女已生次女娥而明府方就試楚闈值凶歲邑中兒女坐疹死者相屬玄與明侯疹在險法中孺人迎醫療之醫搖首法當兒先死諸姑姊妹謂孺人兒必不起命也柰何幸無並死其女可徙之他所孺人泣而籲天妾所爲先子而後女者以孫氏所重在子不在女若之何其奪之使隣媪以帛約指啓明侯齒而強投之藥浹旬得不死而玄天矣明府歸見明侯骨立驚絕且哭其女而孺人逆收涕以無傷明府歡明府結紫荆社日朝夕與諸名士切劘孺人復生子駑而明侯出就塾師受書所以供明府享客若明侯束脩者必

臆會有姑喪明府兄弟食指繁析釜而炊諸便身之物
一無所有孺人脫簪珥置之明府得厲精於學登賢能
書以爲徵孺人之力不及此先一昔督諸婢手剉荳和
粥遙聞有送喜者異之已而報捷人至又三年明府再
借計以孺人當免身未決孺人正色曰君他日爲縣官
奔走四方寧能爲兒女子作計耶明府乃行而孺人生
仲子通侯而驚尋天孺人得通侯之喜不能解失驚之
戚也以是鬱鬱患乳癰徙居留餘堂之南室而當其爲
女三老公夫婦簡里媪之賢者爲保姆媪復有女三老
公屬孺人善視之而孺人復進之明府是生叔子會侯

孺人子之如通侯也明侯旣納婦娥亦爲士人妻孺人
辟居別室薰脩事佛而兼綜女奴烹絰織繡無懈業客
行其庭間無人聲已而供具精好惟明府所欲無不立
應久之患足瘍痛不可忍且死已患渴食小甘物面熱
赤如火終夕不寐已患髀痛先後得醫高手治之良已
而通侯復納婦明府久困公車謁選人爲蒲騷博士孺
人借之官明府結社論文與孺人所爲供具如故而通
侯爲邑諸生父子兄弟吾伊相答也已通侯產子邸中
孺人聞其啼而樂之願謂明府妾始以君爲宦遊度意
氣發舒有加昔日乃今與兒曹日夕惟聞書聲何異爲

孝廉家居差強人意者則有孫啼聲耳明府亦爲之大
喙而應聘主滇試事事竣尋拜城武令明府過里中展
墓孺人因爲會侯納婦不欲之城武明府強之始聽已
會侯亦爲諸生而失其母孺人泣吾將謀歸以小婦自
代而遽先我去乎非吾意也明府所居孔道十九在外
孺人扁鑰嚴寒暑之夜坐申旦以待還署進酒脯解勞
明府骯髒不善事上官上官有致私款而冀報者謀之
孺人孺人言夫夫語甘而心毒君爲清白吏何以內交
且當路多推轂君聲實出其上脫有所餽彼將持爲口
實第如常事之成敗利鈍惟天所命耳已而明府奉行

河使者檄治河工且竟他直指按部卒中上官言刺明
府以不任職調行河使者抗疏言孫城武坐期會小失
當原請留治河不報而明府之出也尉攝邑事供億費
二百金無所稱貸明府惻然是余累爾孺人聞卽出所
積月奉以償卷兩樸與明府歸諸臺察其貧爲給郵符
資之行而所居室上漏下濕通侯請更新之工未半通
侯病孺人復爲營綜因病嗽惡食屬生日諸宗戚來壽
者治具延款頭岑岑也髀復痛而有市甌甌者手一一
相度無或髻墜薜暴以付女奴吾病且愈召諸女子置
酒高會耳先是婿來省爲食食之已女復來省留之宿

夜分問女寢否已詰女奴曰爲婿設食何甚惡又言豎子奪人瓜不與錢是其貲幾何而窘之若是吾夫婦生平以廉讓相成不樂有此也俄而言體驟寒爲我加衾余至孺人起自納履俄暈甚侍者急呼明府則通侯婦與女俱至孺人目婦可還汝夫方病孫幼吾飲湯愈矣湯至飲之復起坐加冒絮其首吾首何如飛蓬取小枕枕而臥忽痰作有聲遂瞑矣發其笥多浣補布衣須捷纍如也生平無私蓄一味之甘諸子女共之而憐李氏姨有孫貧爲衣食婚娶等諸子婦明府家政嚴女奴有過數撻之孺人代爲謝纖微不當反覆十許更易無愠

色諸宗戚家女奴或以過被責有爪痕恒匿之不令孺人見也第見且聞必爲疾首蹙額其慈良如此孺人生之年爲嘉靖壬寅八月十有六日卒之年爲萬曆癸卯八月二十有七日年正六十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邑東山沙渚港之濱男三人女一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伯子明侯娶于蕭有子曰殷有女曰愛曰祿曰么殷娶于黎有子曰顯顯生孺人不及見也仲子通侯娶于劉有子曰敖有女曰壽叔子會侯娶于周有子曰嘏有女曰眇婿曰白絲明府叔升子爲諸生食廩矣銘曰孫氏之先有嚴宜人者是爲孺人曾王姑以不妒

多男子以勤儉相夫孺人本末若合節符其所微異壽
未望八貴未及狄榆卽穹貴而曼壽卒同歸兮黃壚前
有嚴後有王舊史志之爲孫楷模寧惟孫氏史不虛美
百世可風百城可圖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戴孺人墓志銘

不佞自越入計則下雉守馬君介友人王臨洮來徵文
爲其父韓城公壽會下雉諸孝廉偕計及他大夫士民
集京師者誦其守政甚備不佞自幸所以評目馬君父
子庶無媿辭更一歲而守復介友人吳臯倩請志其母
戴孺人之墓蓋孺人沒垂二十年守腐心泣血冀得能
不朽母者未有當也而謬屬不佞不佞卽不文無以塞
守望旣知生則知死何得私昵生者而薄死者乃爲志

曰戴孺人者巴人封韓城尹馬公之元配下雉守之母也其父三老玄禮以倜儻聞所舉六男子孺人最少三老公夫婦異其相察其志行有過人者媒妁造門輒謹謝之吾六男不若一女未可輕字一日見韓城公于羣童中而奇之是堪爲吾女對韓城公父因使人委禽焉三老許諾甫筭而歸韓城公弱如不勝衣尊章私念新婦稚柰何三日而率諸女僸操井曰無難色已執爨爲食食精美已而績績布帛皆良已而纂組纂組工已而治衣衣中度已而漉染浣濯故者若新新者加鮮尊章喜以貌取人幾失吾婦授以家政奉祭祀供賓客御臧

不

獲與鄰里鄉黨酬往豐約寬猛稱情適宜尊章益大喜而食指繁歲入不給則括囊中貲千金授韓城公賈韓城公重去子舍孺人獻規曰妾聞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有事也國有四民其人寧盡無父母耶安得朝夕共闔廬而處且事親就養無方大人旣命之矣君不聽妾無所逃責韓城公遂行峩岢大艱走江漢洞庭間遠數千里久或經時積歲孺人率以昧爽問尊章安否上食必甘旨卽有霜露疾召醫問卜禳禱調護不遺餘力韓城公有天幸息日饒益市四方珍奇遺二親與孺人孺人不敢有也悉以上尊章恣所取而有小姑姑

最憐愛孺人餽餉必加等姑時語其女而嫂能得吾意
中事猶而母也其後姑嫠而瞽孺人事之彌謹迨沒執
孺人手泣九京如可作也吾當爲婦婦以報施而是時
下雉守生矣孺人語韓城公兒風氣日上妾不忍棄之
賈聘里中名士處之塾而師事之稍長擇諸童子秀異
者處之塾而友事之歲時餽牽筐篚必腆下雉守十六
而爲諸生十九而登賢能書韓城公笑謂孺人吾門得
子而大吾子得卿而成往者舅言六男不若一女豈惟
卿諸昆乃公固遜卿多矣孺人謝曰先舅先姑之德也
君之教也妾何功之有焉所以督課下雉守無損于昔

守六上春官不第韓城公言吾歲適楚而賈三倍游且
倦兒萬里上公車何僕僕也迨吾未老以官家祿養我
無使兒有風木之恨孺人復不可家所患非貧未聞仕
如此其急也無何孺人以作勞傷脾卒卒之日爲萬曆
己丑某月日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葬平沙之
陽越服除而韓城公泣兒母不用吾言今已矣兒雖貴
何益守乃謁選人除雙流博士擢韓城令考最以其貴
貴父而母稱孺人再擢今官守居恒邑邑不自得是非
母所望于我也勅命豈不奕然龍光而細行缺焉又形
家相葬地不吉將遷于白市之先隴礮石書不佞之言

藏諸坎孺人舉男子二人長曰攀龍卽守娶博士王鏞
女次曰夔龍娶俞亮一女繼娶徐某女舉女子子四人
伯適潘可久仲適王蓋臣叔適諸生蹇選御史大夫達
弟季適羅保極孫男子三人攀龍出者士正娶金吾左
惟準女夔龍出者士蒞娶簡某女士藻聘某某女孫女
子三人俱攀龍出口曰同曰陞曰佛同適劉方伯世賞子
緒曾孫男一人小字曰官士蒞出銘曰夫有父若母爲
之子者婦子有父若王父爲之父者母父之子蕙女非
父也女者何知女也父賈之子善賈能爲賈也婦者能
不爲賈也母生爲淑女爲孝婦爲賢母沒爲邑令婦爲

州大夫母爲天子命婦昔也葬以士祭以下大夫今也
葬以下大夫銘以中大夫於戲

賀孺人墓志銘

秘書唐君子承手狀其室賀孺人之行而眎不佞且泣
曰應運不天頃失母賴婦而舉大事乃今婦從母地下
遊矣夫母墓宿草而無志有兄在余不得專也婦卒兒
才踰亂知婦莫如余余不得辭也知余非先婦而後母
莫如子能使余婦不朽亦莫如子子其爲誌婦墓不佞
自先王父以來游秘書父子間甚歡所聞孺人賢甚著
孺人江陵人也父曰麟見荊州衛指揮使累功至松潘

不
叅將母傳恭人恭人素事佛嘗寢夢大士解佩帶授之
已而孺人生名之淑帶婉嫵有志操九歲從父宦楚閩
而秘書君父自吳江簿擢丞任丘舟過武昌孺人忽謂
其父曰詰朝有艤舟江許者其阿翁故人耶盍往問之
至期任丘公上謁父大奇其言載酒過公舟秘書君玉
立而侍顧問郎君豈嘗委禽乎不腆息女可奉箕箒任
丘公敬諾蓋孺人亦得異夢云甫笄而歸則任丘公已
謝事而姑張孺人者奇嚴左右重足而立獨孺人得其
歡姑嘗入邑視女而注丘公有重客至心竊少孺人使
保辯贊中饋事孺人曰此自婦常職耳何需外人身率

女奴供張甚設而後任丘公與張孺人知新婦才交相
慶也則以家秉授孺人孺人督課愈益勤里中名富厚
屢世卽無出唐氏右者自孺人爲政而居積愈益饒無
何賀公構夷難孺人捐其簠簋組簪珥之屬以充橐餖論
輸筭爲之空任丘公尋卒怨家造獄中秘書君孺人持
門戶支外侮時從中授意置對竟用理出而秘書卒業
成均十許年矣孺人爲治裝趣入京師曰懷與安實敗
名夫耽耽者難未歇也不若遠避之秘書君遂行就除
而張孺人念君未舉子命孺人挈諸姬從邸中其年值
上改元覃恩封任丘公如子官孺人與姑俱有今封秘

書奉使關內便歸省覲孺人念姑老代君居子舍是時
江陵執國命其仲子婦孺人女弟也情不得無還往而
事有不可知者懼見及孺人大指在此秘書君所繇謝
病矣越三年還朝有武林之役聞張孺人疾劇并道馳
還則太孺人倚門迎勞微兒婦幾不有母秘書君再乞長
休告而江陵事敗遣大臣籍其貲連所指名黨與四五
人實無意秘書君也江陵貲不勝籍怨家復乘間中君
遂亦不免孺人笑謂君妾固蚤見而預待之矣身苟無
瑕何恤乎無家盡斥居第名田及丐貸所善償之事定
不復居邑屋屏處山中別業恐傷姑心所爲甘毳之奉
不小未殺日夜攻苦食淡與臧獲雜作無復餘方以此
善病會大計吏秘書君用前事註誤當罷

上特詔奪爵一級供事如故孺人泣而告君

上幸不忘侍從舊臣恩施過望君宜以身殉職維張孺
人意亦然慙憑秘書君之官而張孺人年垂九十忽得
病卒不起孺人侍醫藥調棺殮無令秘書君遺憾旋葬
不欲以患難儉其親時詘而舉羸坐勞執嘔血數斗踰
年食大減其拮据治家人產自如疾革取曆視之是日
也吉吾可行矣遺命諸子女疊疊百千言而囑秘書君
自愛勿厚葬其日有白虹出薨燭天是爲萬曆戊子十

有二月七日距生嘉靖乙巳六月十有九日得年四十
有四孺人所出男女多殤惟一女適行人王宗綦子茂
才竣而爲置媵生一男三女鞠育恩深不知有他母也
者男曰佳胤聘侍御史孫鳴治女侍御之妻與余叔弟
柱之妻兄弟也女今育柱家女一字太學李蒙亨子某
一字鴻臚序班楊廷定子某幼未字葬以卒之明年正
月二十有九日墓在邑南九十里天門山延佳原銘曰
豈無婦德才則嗇抑有婦才德靡諧天牖爾賢釐爾全
天忌爾全奪爾年無子有子何必已有死無死請視此

秦母吳孺人墓志銘

太史公言吳東楚也自闔廬春申王濞招致喜遊子弟
而筦東海魚鹽三江五湖之利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
以故其民皆窳偷生無積聚蓋至今猶然而婦人女子
爲甚婦人女子于巨室爲尤甚余所聞吳孺人者亦何
其離羣絕類也問誰爲偶則上林丞秦玉峰公問誰爲
舅則方伯故太僕卿虹州公而姑曰某安人問誰爲父
則太子諭德澤峰公而母曰某安人三黨中未輪赤紱
不可勝數此亦坐而食租衣稅耳安所事事而孺人之
爲女也纂組刀尺酒漿殺核日從保姆受法而率女奴
服習之以精絕聞方伯爲給事中與吳公同朝數相過

見上林公朗俊機警而悅之方伯因委禽焉吳公有幸
姬不遜于內子則正色陳大義庶不得凌適適不得虐
庶復爲婉容愉色解內子憂諸姬人人憐愛孺人吳公
聞而心夷悅也女子乃能助吾丈夫所不及筭之再踰
年歸上林公上林公故少子父母所鍾情而孺人時遜
讓兩姒婦外家餽遺必進舅姑然後受之昧爽而朝若
執事左右毋敢噦噫唾欠伸跛倚睇視退而見妯娌
愉愉如也臨臧獲嗃嗃如也舅姑喜新婦賢吾且試其
才授之家政謹守出納蓋藏課樹藝織作字鷄豚畜魚
鮮蔬果客以不時至共張必豐舅姑喜新婦才吾且觀

其福玉峰公二兄伯蚤世仲數生女而孺人舉四子舅
姑則以叔孫爲伯子後孺人取諸其懷而與之啓居食
息一無所問母使分姒氏愛也故少而姒氏安其子不
別爲非子長而子安其母不疑爲非母舅姑更大喜新
婦善處人母子兄弟間天所福也無何姑病孺人從夫
朝夕侍已而母病孺人請于舅姑歸而朝夕侍如姑而
母卒不起孺人哭甚哀見姑則謬爲好容不以悲增姑
病也已而仲氏室火玉峰公中夜奔走呼號救之遂病
孺人禱于神請以身代病病矣朝夕侍如姑而玉峰公
卒不起孺人請以身殉姑則啼曰我以而爲子而死我

安能久活諸子則啼曰孤以母爲父母死孤安能獨存
孺人哭而告玉峰公之靈未亡人不獲殉君以身請殉
之以心夫身固君他日虀蟻之身也是時姒婦亦死而
仲子居官絕遠孺人晨起泣而酌酒玉峰公掩泣而上
姑食復泣而訓諸子率其家衆數百千指經營日中如
之日夕復如之聘里師之有文行者爲子師而進宗老
于總帷之外而自帷中泣曰以是藐諸孤累諸伯舅謹
察之無縱匪彝無卽愒淫使人目寡婦之子非有見也
不與交是所以不棄死者而爲秦宗祏長久計也則又
召諸子跽之庭下泣而教之所不肖乃祖乃父者未亡

人無用爲子已爲其宗老稽顙爲其塾師稽顙大哭失
聲左右觀者無不流涕嘗督過仲子嚴仲子不能受引
刀截髮姑趣止之仲子亦痛自責也然孺人所望諸子
非世俗所豔慕科名而在敦倫修行居恒言自古皆有
死貧者士之常第無令惡聲加我使國人稱願曰幸哉
秦氏有子如此足矣蓋孺人新喪其長子故有此論人
以爲達已而姑卒孺人執喪如玉峰公已而葬玉峰公
孺人屬諸子倣考亭禮行之已而葬姑如葬玉峰公而
仲子歸更丁寧諸子而父兄弟三人惟仲父在事仲父
不如父非子也諸子謹受教虞諸子以富而侈也身示

之以儉衣不重采食不兼味見遺糝在地拾而噉之是粒也自播種耘穫舂榆釋烝以來所費人力幾何而蔑棄之見殘絲輒拾而授紅女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緲皆自少之多何可廢也遇生蟲必戒無傷彼愛其生與人何殊虞諸子之以儉而吝也身示之以惠母之女弟若嫂嫠而貧生養之死殯之夫中表子爲人傭贖而業之里人饑者予糜啜者予飲成梁治道者予其資老疾煢獨者予衣食或沒其身已而娶伯子婦已而遣嫁長女一切儀文經費鉅細崇殺皆中程度而心力竭矣食少事繁因以善病稍稍持淨

土文及寒山詩諷之不釋手夜午不就寢諸子諫何自苦卽應曰吾日未出而作日入而不得息惟此片隙安暇耳而終不勝病一日召諸子曰自吾爲汝家婦三十餘年懼不能任先舅先姑之勞幸而集懼汝曹不能有所予手拮据予口卒瘁夫守成之難倍于創業也後世誰知苦心者以片石爲我傳之諸子驚怪其言疾革復命諸子汝曹故相好無相尤也願得常如今日已呼其子之後伯氏者曰以若爲伯氏後計非以若爲伯氏產計產薄矣兄弟合兩家產而均分之已又泣而使諸子告仲氏曰未亡人不畏死畏諸孤之不立以貽秦氏羞是

在兄公端坐移晷而逝孺人生嘉靖壬子四月十有九
日卒萬曆己亥二月十有八日年四十有八子四人伯
爾達聘江陰孝廉徐某女先卒仲爾佳娶廣東按察使
賈某女叔爾載娶太僕卿施某女卽爲伯後者季爾基
娶江西右叅政武進吳某女女一適南京兵部主事周
某子邦新孫男三孫女三俱幼未聘字卒之明年十有
一月二十有八日耐葬玉峰公五牧之新阡仲子介其
婦翁及友人王百穀盛泰甫以狀來請銘皆言銘可許
也銘曰一女子身而欲光前之人啟佑後人始不忝吳
終不負秦爲令女爲孝婦爲賢妻爲慈母何善不臻在
世四十有八年強半垂泣而含顰衣禁襲味禁珍匪生
不辰憂勤惕慮是以能富有能日新封爾墓勒爾珉媿
夫不昏作勞者身死而名隨湮

楊母王孺人墓志銘

王孺人者侍御史贈光祿卿王公之長女典客楊慕渠
公之元配余室王淑人之姊也光祿公元配石宜人生
淑人而副李孺人生孺人孺人長於妹一歲自孩提卽
相好兩母視兩女如一寢食啟居無須臾間淑人有恙
孺人瞻察扶相不舍晝夜石宜人日益鍾情王公以女
訓及所葺經史韻語若唐人詩授讀使誦以行酒引滿

極歡而與客父石渠公爲人魁岸有志分與王公善嘗
見典客手拊其頂而愛之楊公因使媒灼求婚王公曰
吾心許之矣無何楊公沒王公召典客來同其子弟羣
從學學成爲諸生孺人乃歸舍中兒私計新婦以方伯
爲祖以侍御史爲父貴不期驕如婦職何孺人事其姑
胡與少姑李聽而婉不飾不敢見上食問寢不命退私
室不敢退有事必請不敢私假私與至于侍疾厭旦不
皇暇至于持喪哭泣哀顏色戚附身附擲誠信至于王
公石宜人李孺人亦然人稱孝焉典客輟錄規檢言逡
巡不出口鮮造次之華恥以一毫挫于人孺人事夫恭

不共滂浴不共揮櫬衣衾不見裏而時從容諷諫援引
物理人情剛柔屈伸之所宜以相長也典客是以直而
溫上下無所違拂孺人儆戒相成之益弘矣人稱順焉
孺人數舉子不育而當盛年爲典客開勝路推食食之
解衣衣之勞則數休之疾則咻喫之有身則調護之產
子女則保抱攜持之或逢典客怒則劑釋之子女復不
幸天其痛割愈于所生人稱慈焉李孺人奉道奉佛孺
人效之菲食卑服芳澤不御而治家最勤織紉組紃酒
漿兔薹滫瀡脂膏之屬莫不精良男女授職分工機杼
井臼樵蘇救畜耕耘收穫莫不恪共果一本數以盆鼓

菜百疎以澤量六畜一切而剽車魚以特別一而成羣
賓客餽問喪祭品物莫不豐美人稱才焉比淑人之歸
余也孺人與偕歸寧時詔之曰昔者先公酒間常語我
婦事姑之道姑或曰瓜可爲白馬可乘屋乎曰然曰不
穿不敗瓦乎曰然有諾無違若此此妹所習聞也吾不
幸不及事舅而及事姑又不幸早世妹君舅之上復有
舅焉君姑三皆從夫從子貴妹婿早貴諸叔父俱貴此
其難事倍蓰我勉旃無負先公之言爲王氏門楣光故
淑人事余三十許年無失德而爲余納諸姬舉子女雖
其天性賢明亦孺人強槩之功也與客以無子不樂仕

進晚舉一子而其母死子又夭遭大水蕩折其室邑邑
不自得侔莫典客謁選人又爲猾吏所持棄去不顧至
半道卒浹兩辰輦以還啟之面如生人以爲孺人精誠
所感孺人擗踊矢與之同命而他姬生女以字余兒財
四五歲女復失母其少姑內外宗婦慰之聞典客綿憊
時以此女與婿屬若須婚嫁而瞑若乃負之耶孺人始
強起視事又三年而余兒復夭孺人哭曰天之降割甚
矣呼嗣子速葬父窆之夕慟而仆地屬續息絕衆莫知
所措急投藥乃甦然自是憔悴不飲勺水踰月遂卒是
爲萬曆壬寅十有一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癸卯九月

十有二日年正六十所乳女二人惟長女爲儒士董啟
婦者尚在他姬所乳女爲王應鎬婦則孺人之弟太學
生之長子也典客初以猶子曰泰爲子而內人時多
震夙日泰父兄遜謝之其卒也孺人本原典客雅意請
于諸父兄弟與諸肺腑咸定以日泰爲後日泰邑諸生
娶諸生田燮女子二人子元娶諸生劉棻女子奇邑諸
生娶水部郎周士顯女子元之子曰端明典客生時卜
宅牛臥山日泰奉之以藏而形家率言不吉改卜于某
以辛亥某月日葬相望百步而近魂氣無不之猶同穴
也日泰不遠千里而來以志墓見屬余昔志典客不十
年又志孺人因孺人而憶淑人年不若姊者十歲病殆
終二星子女無一存者悲哽不勝情故所述多家人語
非夫諛墓之辭可同類而並觀也銘曰夫沒五年而無
死須襄事也夫葬一月而死明宿志也年稱耆父黨與
夫俱貴也人言其生榮若視生猶寄也皈依二氏爲出
世也藏于斯而銘之子姓之情姻婭之義也

黃母張孺人墓志銘

漢水之陽有黃楚澤先生者偕先方伯舉于鄉元配爲
張孺人先生四十有三歲卒張孺人之生也與先生同
年月僅後二日二十有一歲來歸四十有三歲稱未亡

人六十有二歲卒十有二歲葬十有五歲子貢士廷敬始以其友石觀察狀來乞志墓按狀孺人父曰處士雙栢公與里中比部郎董栢泉公徵君黃廣山公相善廣山公者楚澤先生父也孺人婉孌貞靜雙栢公意愛所鍾屬董公相攸董公曰宜無如黃氏子兩家交相慶是人和也而天亦爲之作合者乎孺人旣歸事廣山公與其姑遲明問寢晝三上食退而執作與女奴均甘苦舅姑以爲能授之家秉廣山公善賈致富而好客振人之急不惜傾橐出恒浮所入先生一無顧問孺人雞鳴而起男受畊女受織部署已定旣夕女獻工於閩中男告

成於閩外勤予精惰予朴廩廩肅給也故自孺人治家而米粟溢于庾布帛盈于笥果蔬饒于圃魚鮮物于沼牛羊雞豚蕃字于牢桀木千章竹萬箇薪藁千車醢醬千坵藁麵鹽豉千荅廣山公座客日百數供張咄嗟而具先生學成登賢能書二十年待詔公車未嘗以尺一名謁入有司舅姑後先卒附身附郭無不精好先生有介弟爲人覆沒孺人治裝愆憑先生上書闕下事卒白人稱孝弟則孺人以也丙辰先生偕計同人爭門而入相踣藉濱死扶曳而歸竟以是壹鬱卒孺人抱其子廷敬而哭于廟曰未亡人豈憚從死死等耳令夫子之遺

孤不立而未亡人死是實死夫子也令夫子之遺孤立而未亡人以死報是夫子庶幾不死也與廷敬寢苦于先生樞側而男女受署一如往時三年喪畢而後遣廷敬復其所量日程書不啻嚴師廷敬既補博士弟子員則詔之曰而父未就之緒在孺子習之未亡人跂足須之而太父之遺客在孺子謹事之未亡人助之公家租庸歲費幾何宗人生無以爲養貧無以爲婚死無以葬者幾何隣里困乏者幾何孺子言之未亡人行之先生卒廷敬無父而有父家衆無主而有主黃無宗子而有宗子鄉人無義俠而有義俠焉隆慶初載詔下督學使

者簡茂才異等入太學上舍不以年資廷敬遂用第一人貢孺人復泣而謁于廟是可慰夫子矣猶有四息女在教之女史內則擇先生故所交好及名家子秀而文者女之廷敬數上南雍數不得志將謁選人而難孺人不果孺人慰勞之曰兒以丈夫不朽在科名耶在事行耶廷敬遂如京師而孺人忽遘疾疾革諸女與諸孫侍而請遺言張目曰吾乃今得事夫子地下僕指而言若曹狀乃爾吾幸矣遂瞑孺人生正德甲戌十有一月十有五日卒萬曆乙亥二月二十有一日墓在和陽山之陽子一人卽廷敬娶郡守鄭公佶女女四人一適御史

朱寵仲子諸生有年一適邑令彭雲伯子孔年一適封
君程總六子廩生學古一適州典籤王立綱嗣孫一人
肇胤聘孝廉余新民仲女孫四人昌胤弘胤著胤永胤
孫女一人字知州龔作相伯子思憲蓋某讀狀而見先
生爲弟雪大獄出孺人指媿汗與悲涕交下也身有弟
中文罔經年不解何用鬚眉男子哉已志而銘之曰二
南遞奏周命維新其地伊何江漢之濱微哉中菁細美
具陳不學面墻孔誘循循年千世百邈矣寡倫天胙
肅皇郊郢斯昉篤近舉遠景附響臻爰有女士以應昌
辰圖史芳徽璜瑀孚尹婦順母儀何濫何磷江永漢廣
漸我皇仁下者上徵上者下因我裁銘詩竊比風人

熊孺人墓志銘

淫兩爲災沉竈產蛙有一介跋涉而來奉咫尺書則年
家子汪從事謙吉所使也其言曰汪氏於崇陽猶楚之
屈昭景矣六世名卿碩士相望卽困明經其子孫得疏
天子之爵貴之而獨吾父小谷府君從公後登賢能書
未階一命以沒年才四十有一吾母熊孺人未得爲孝
廉婦以沒年才三十有三謙吉無能讀父書用貲郎官
夜郎間安所得貴吾父母謙吉少不習事旣葬母仙姑
山爲形家言所誤改葬之灌溪而吾母時見夢依依故

丘也二十有六年而復還其故昔者從王父冢宰公嘗志吾父墓而吾母以累遷缺吉于心終不忘公其以吾父一日之雅而志吾母他日庶有辭白母地下往余同孝廉領解見其高視闊步頻笑不苟君子人也去之三十一餘年而甫知其有伉儷賢如熊孺人者按狀孺人名京崇陽熊孝廉九季女也孝廉故與通政汪春谷公同爲諸生有聲而又交莫逆通政公遂爲小谷公委禽年二十有一而後來歸是時通政公兄弟俱貴顯而孺人兄弟五六七人者與小谷公俱爲諸生蓋所謂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孺人朝夕習焉而兼濟其美小谷公

講業廣德院距其家五里而遠孺人以時供食飲有他客則加羞珍異焉久之歸浮溪書舍中藏修彌勤夜分始就寢孺人必篝燈操機杼刀尺相待更相勞苦以爲常通政公遷官過家而謙吉生方六月賓客造請若稱賀者日數十百人孺人張具款客下至輿隸廝養之屬無不屬饜臧獲恪共其次不競不譁通政公夫婦大喜新婦居然有丈夫才矣小谷公每小試輒爲冠首而應大比者四皆不得志孺人慰藉之遇合有時耳君貴介公子又家督也戶外之屨常滿得無分念耶小谷公乃謝絕一切酬往專力於學而孺人總闡內外政男受耕

女受織省業獻功以是不勝勞病矣通政公既解組自
內子彭恭人而外如夫人者若而人孺人事之皆得其
歡而會舉子不育哭之慟病轉甚遂卒卒之前期小谷
公問所欲言箋曰善視吾兒則謙吉猶未斷也孺人相
夫十三年燕居能不狎無一語觸迂而有巧思纂組之
工人莫能及又性好施施先內外宗之貧者及於鄉黨
鄰里寒者饑者沒者疲癯殘疾者里媪之篤老者予衣
食藥物棺斂甚衆比孺人沒數年而邑大侵野荒人散
乞兒纍纍而泣路傍安得起熊孺人九京更生我也孺
人生嘉靖乙酉後十有二月十日卒丁巳十有二月二

十有七日其後葬仙姑山以萬曆癸未十有二月三十
日子一人卽謙吉仕爲思南府經歷以文行世其家有
子曰棐曰臬其繼孺人者子孫不具載銘曰父黨夫黨
多貴多賢釐爾女士天將啓焉相夫鬻子亦旣勤止未
觀厥成不舍而視夫孝廉子從事卜而厝兆屢易封而
樹文以志爾子爾孫蒸嘗勿替何憂乎無年令名永世

魏母胡孺人墓志銘

魏與胡邑姓望也而皆與余父子兄弟有連魏正甫于
余妹壻爲從兄孺人家父兄有爲余先人姻亞者有與
余同登賢書會文社者有爲余弟婦翁子婿者兩家多

科名發跡而獨孺人父老諸生正甫少余一歲踰三十而猶誦於有司也余諸弟游正甫甚洽比余自秦歸始從正甫游家負郭滉水逕其門邑南諸山秀色在眉宇正甫好客客常滿座而家寒儉然往往得精鑿食卽通夕不乏絕則孺人脫簪珥沽酒市脯以佐之余女弟數言孺人事內外宗上下親疎無間介余婦王淑人以下女奴往來相屬也孺人所舉子惟孝廉開之甫離襁褓奇警不羣余調正甫君門待子而大是時郝給事仲輿爲諸生遭離厄會視正甫更甚而有女婉孌可念余屬仲輿以字開之而正甫游於王儀部良川公兄弟最稔

王公薦之攝督學者補博士弟子員以需入太學上舍而無貲亦遂謝弟子籍角巾衡門有瘠田可百畝水旱不時收入薄不足用正甫日對客手談謔浪不問家有無孺人督耕穫而後八口無饑戊子歲大侵民不厭糠覈孺人有餘粟召工新居之圯者因以賑貧正甫莫知所出也繼姑夏嗃嗃臨諸子婦孺人先爲逢而敬承之終日侍噫噓咳欠伸跛踣不設於身早莫問寢安否抑搔疴痒而治脯羹餽飽必適於口姑目之孝婦其卒也哭之哀痰逆而上壅幾殆久乃蘇其葬也諸兄苦貧倚辦正甫正甫走白下仰藉故人石尤風橫不以時歸

孺人傾其奩營綜未遣奠之先一夕正甫匍匐至矣兄弟夫婦撫靈床而哭曰母爲少子小留人力豈至此哉而正甫更謝孺人微卿吾何以不媿子孺人有兄病棘而請於父母曰嫂氏方娠生男我女嫁之已而嫂舉子祀卽以爲壻而以仲女屬之母供膝下歡母卒乃攜女歸亦遣長女事其鰥王舅接姑甚謹而孺人哭母哀至病比壻爲諸生而甫解頤可以報母地下蓋孺人立孤之功與壻王父若母參半焉久之父卒哀如喪母而屬正甫曰人子於親喪以貴而賢者題主爲榮今之人皆用之君善李使君何不爲吾翁地余往行禮孺人自帷

中泣而謝而以所手製黃潤貽余庶幾如見吾翁正甫善病病且劇醫藥巫祝靡事不舉而露禱請以身代稍皈依西方之教爲締因種果正甫霍然除矣客益衆緇駢柴轂接迹相過孺人供億非時卒具浹辰不休息聞門外有催租吏嘆曰豈敢忘公家適正窶耳爲稱貸而予之向後必先期輸而自奉甚約一甌甌用數十年不敝茵席帷帳被濯如新或治靡麗衣以進笥之不御孝廉築別館於故廬飭稍爽塏請孺人偕居曰吾不敢忘故家雖屢空不輕受人餉正甫遠遊而有客貽孝廉薪水資者戒勿納家人輩以豚肩饋却之不得則烹而與

衆共之盜穴坏胠篋賊曹掾迹之止勿追饑寒所迫豈
得已哉吾不忍也女兩女與子婦恣柔愛之道而孝廉
獨子無所姑息旦則趨之起夜則坐於側既就外傳時
偵其勤惰歸而叩所習弗能對叱使受撻垂髻特延師
家塾茗漿糗脯必嘗而後致之孝廉游鄉校登賢書而
不色喜曰士所當爲不止此厄於楚闈春官者皆再而
不色愠曰人事未盡無以得失有二心凡此皆余所睹
記不待孝廉狀而知者也孺人父名錚母徐孺人慧授
之女訓誦其辭通其義爲母當箱篋無一失忘嘖笑舉
止咸有常度從兄延平守嘗過正甫父見正甫而異之

以白叔父卽爲妹擇對無如魏郎十六來歸而正甫六
歲已失母旣昏輒析箸黽勉不至育鞠諸姑諸妯以爲
女智莫如婦是女也而能婦乃爾上食舅姑所親滌器
品嘗而進之吾不幸不逮事先姑復何敢慢於今日舅
卒贊正甫祭葬有加禮蓋葬時孝廉方孕而孺人不言
疲也已爲正甫治室雖一木枿無妄費嘗夢貴人至其
家而生孝廉數月病痢濱死正甫以試事留滯郡城歸
而見所臥處溺痕滿席每語孝廉母也天只於斯徵之
嘗匿暗室孝廉啼而索之不得頭搶地乃出曰兒寧能
令母爲石人耶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將如

兒何孝廉兩舉女後乃舉子子小字同寅亦余所命也
十歲而善屬文孺人憐愛過其母兩女孫亦如之女婢
將免身寬其操作至期躬爲糜餼之諸奴產子抱哺顧
復如所生孝廉捷聞賀客麇集而孫與女孫患疹調護
嚴忘寢食復處分食客費與報捷人所需體爲之敝橐
洗矣孝廉如京師恒倚門而望涕如綆縻余以急難栖
遲白門正甫過訪余以孝廉從而念母忽忽不樂尋奉
父還旣抵家心怦怦動也對客數起入內省母客訝之
而比歲孺人預爲衣綈甚具命治木孝廉怪其言然不
敢逆密置之他所一日呼孝廉與孫食魚羹忽腹痛大

吐孝廉召所善程生視脉生已霑醉曰法在不治正甫
唾之若真醉語耶詰朝生再視語孝廉治木不可緩孺
人耳其言速敦匠事而屬從子始封來候語之曰若事
我猶母必有後福其勤督吾孫學也已胡壻來與之談
甚歡日且入呼婢子三行酒復三飲湯起曰病魔安在
哉而謂子婦日以我故未綜家政姑小休晨起亟治事
孝廉侍側不敢退婢子再奉湯叩之不應正身戟手南
面高枕逝矣是爲萬曆壬子三月四日距生甲寅三月
晦日年五十有九凡此皆余所聞與孝廉狀合及余去
鄉後所未盡知也孝廉名始賞開之其字父名挺秀正

甫其字婦翁郝敬仲輿其字女二人伯卽胡杞婦外孫
外孫女某人仲女爲王胤宇婦外孫外孫女某人兩壻
皆茂才有聲孝廉子同寅聘王康之女女二長字胡司
城其慥子某次字潘孝廉子廉善子某王潘皆茂才王
則開之會友而孺人知其材者也潘則胤宇所善且世
戚而孺人以壻通言亟許者也其慥則孺人族子而欲
胡氏重親者也孝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於某所
而匍匐走白門奉其父書乞余志狀凡五千言所叙說
母子至情愴惻篤懇然余以爲母鬻子之閔卽五千言
何足悉而亦人情所常有故爲刪其繁複而志之銘口

世有孝女孰卹其孤而室其子爲保家主世有孝婦孰
遭後姑奇嚴難事無生多口妻有相夫無成代終孰持
門戶迄用成功衆人有母食而不教孰兼父師俾子速
肖維子之名母實貽之維母之名子克顯之史銘其墓
爲魏女師沒者不朽生者繹思

荆母萬孺人墓志銘

余友繆太質以丹陽荆氏兄弟謁余觀其舉止讀其文
辭嘆曰三荆歡同株卽棠棣之華不韡于此矣居一年
而其母萬孺人卒復介太質來言以墓中石乞志余故
知非此母不生此子也按狀孺人毘陵北循理鄉人自

宋迄今多名下士而孺人父悅竹公璣母高孺人有令德無祿卽世孺人與其弟鞠於叔父未幾弟復亡及筭歸參軍荆公光祉荆公父少南公輅以仲子光裕貴封吏部郎配賀宜人所產子四人參軍公最幼諸兄長析箸登仕版而公夫婦與父母居賀宜人性嚴正見女賓少失禮輒不顧而去無論子婦矣而獨孺人敬事無違又於諸娣姒和睦宜人勤治生雞擘且以齏臧獲起受事夜分未央孺人俟姑寢而後退或以燕會饋遺諸儀節屬之須早訖竟恒窮日御燈火至明姑爲一解顏而笑每食必孺人侍乃加餐將以愉色婉容而時微顰姑

慰藉之若事我孝矣必得佳兒佳婦之報所介介者若夫不視家人產累若耳孺人長跪而對曰丈夫志在四方奚取求田問舍作錢虜爲中饋故新婦職也五齊四飲邊豆之實死生鮮菜之物割烹煎和之事所以奉賓祭者無不自其手出不給則脫簪珥又不給則以纂組市而身曳綈繒食脫粟飯參軍公入太學孺人從生女甫及月而歸雨雪載塗遂嬰寒疾已生伯子仲子叔子相去或二年或三年中復有殤者體漸羸劣矣然執勞如故秋之田所視刈稻束爛而返機杼刀尺聲相續也三子自塾歸見王母色勃足縮夜誦不絕聲而孺人數

休之兒且寢三子覺則孺人婦姑方程督作劇也參軍
公謁選人同郡無賴子以狂言觸文罔或傳致其大逆
罪里人籍籍將連坐奉頭鼠竄孺人故病念三子稚無
可仗不免是懼一夕夢三人衣緋予一丸藥驚覺餘芬
在齒牙間乃攜三子之母家蓋百里而遠跋涉無患神
之所右非偶然矣參軍公官東魯孺人以三子從屬宜
人春秋九十參軍公以使事取他道還里爲壽宜人遂
卒孺人承訃哀不聊生而以三子還舟楫風濤焦灼怖
急明發不寐病益力矣參軍公服除除西秦孺人與子
居守而時詔之若父剗心舉子業不售今以有盡之年

不

三五

隨牒遠方庶幾祿秩畜妻子若曹不自力爲門戶計耶
蓋言出而涕泣雨下諸子亦泣嚮學不輟後先爲諸生
孺人曰吾所望若曹奚啻此而參軍公亦倦游致其事
歸則稍稍學范蠡七策用其五於家孺人夙夜周慎內
外不漏冬一木綿裘夏一絺綌浣補不已或諷之過苦
曰吾欲以有餘不盡留子孫子孫有成名邀一命吾受
享多矣諸子數不第孺人鞅鞅失望坐是病不離席者
歲十九宗少年以橫逆來不校至于再至于三欲訴之
官舉族憤然萬孺人能容人必有大不得已者旣見問
故孺人不大聲色而少年亦自悔蓋其性沉靜雖厮賤

未嘗盛氣臨之夏楚不行于家故卒而內外人哭盡哀
始病革語三子壽六十非天第若曹未有樹也勉之謀
所以瞑吾目地下口無呻吟身無反側越三日斂顏如
生啓其匣錢不滿百白金不盈兩侍婢言錢蓄經年金
則得之典衣云三子慟哭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
哉母也有子如此不如無矣故其爲狀情指酸楚殆不
堪讀孺人生嘉靖壬子七月十有一日卒萬曆癸丑十
月二十有一日年六十有三子伯本源邑諸生娶同
邑廩生葛懷愛女仲本澄邑諸生娶武進副使蔣致大
子國子生 良仕女叔本澈邑廩生娶金沙州守孫雲

翼子諸生胤蕃女女一適同邑國子生馬可御子國子
生之魁孫男五長雲孫聘金沙諸生于廷羔子邑諸生
應庚女次亮孫聘金沙司理史懋文女皆源出次襄孫
聘金沙僉憲王燁孫廩生 鑒女澄出次幼與澈出者
俱幼未聘孫女五長字武進邑倅鄒大賓子進士之麟
子白士源出次字武進學士吳中行子孝廉堯子禹思
澄出次與澈兩女俱未字三子以某年某月某日寔孺
人趙塘新阡其來乞銘亦叅軍公之命也銘曰頎頎碩
人衣錦褰衣洵美且貴無子安歸而有令子如三珠樹
將母來諗令問廣譽亦有趾勉詒辨禦窮中道棄捐靡
大泌山房集

閱我躬而宜室家琴瑟靜好德音莫違君子偕老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爲天道疇能免此生不辭勞死不作苦是爲人道從天所予不待生存不隨死亡神理綿綿子孫永昌雅有姜嫄厥初生民作而銘詩續古之人

汪母吳碩人墓志銘

吳碩人者典客吳公某之女左司馬汪伯玉先生伯子太學象先之偶也先生元配爲吳碩人七月以瘵死繼室吳淑人舉女而以李孺人助造生象先碩人少敏給典客奇之是女而丈夫者也必以配佳士不輕字先生方爲大司馬尚書郎吳淑人卒因請急送伯子歸典客

家溪南有曲水園通人韻士杖履日伺其中司馬數從遊甚歡察象先神矜秀穎兩公以此締姻明年司馬復以蔣淑人繼而有襄陽之命于是封司馬公與胡淑人留象先此爲吾兩人供舍飴樂兒第攜新婦往耳司馬爲憲使禦島寇屢有功以中丞撫閩迎母之官象先始從入閩無何中蜚語謝歸而陰戒材官魏國以象先寄戚大將軍幕府此其故難言之矣

穆廟二年大將軍移鎮薊門攜象先渡錢塘司馬往會大司徒殷公方叅藩兩浙故司馬榜中人其仲子執金吾象先之亞也大將軍屬司徒俾象先受室與俱北典

客不可象先從司馬歸庚午司馬起家撫鄖中象先始
婚蔣淑人御子婦嚴侍立或竟日禮所謂寒不敢襲癢
不敢搔不敢睇視唾啖噦噫咳欠伸跛踣者碩人習
而安之若素王舅王姑賢之蔣淑人從司馬撫楚貳邦
政凡六年而歸碩人有身侍姑側久之眩仆地而又有
揣意鑿空讒人交構其間司馬慮之命象先與碩人居
武林武林人以象先貴公子碩人富家女衣錦食肉屬
饜而碩人囊衣一襲糗糲粗給而已出其父遺奩爲糊
口計而象先復病肺病瘍數殆碩人口嘗藥物手爲几
杖扶掖抑搔不移昏旦病得差自漈徙淮拮据治生十

有八年每歲象先歸覲二人碩人當戶彌謹嘗從象先
歸寧已爲其子咸納婦而蔣淑人喪其仲子稍稍假子
婦顏色象先病益平而司馬病矣召象先來令攜其帑
還勿復出而司馬卒碩人與象先奔哭盡哀蔣淑人退
而省其私終無怨言憐之語介婦曰若孝得如長姒吾
何憂象先所居湫隘佐之闢西偏地治室已蔣淑人卒
碩人眉宇日舒課臧獲農桑畢盡其才力身治絲枲酒
漿無不精鑿牧雞豚無不蕃碩人管歲蕤之鑰鈎校簿籍
錙銖不爽少有恥沾沾爲富貴容所出視其所入十二
三無所紛華衣雖敝卒未嘗垢承祭禮賓陪鼎加籩諸

御僕皆望其腹象先好周人急饗殮其餒者樁殮其死傷者貸不辭負不責碩人有相焉典客及艾而歿業中落迎母李孺人養生送死如其子子女八人舖餌組紉必親所裁授而鮮困腴奇服嗃嗃爲政儼若朝典家衆慄息每勅之曰女巫女僧女樂三者如鴆鷓見則不祥毋得履吾闕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春秋六十內外孫曾三十許恭鞫鞠蹙奉觴上壽里人艷其福病棘諸子涕泣問所言厲聲曰存亡大分無可柰何若曹四民之業惟其所操無忝所生又何知焉整襟坐而逝生嘉靖壬子十有一月九日卒萬曆

壬子十有二月二十有三日癸丑八月某日葬飛布之壠男四人伯祖咸娶吳光祿時脩女仲祖豐娶吳太常應明女叔祖穎諸生娶胡處士某女季祖烏娶方大叅某孫女女四人伯適太學生吳洵美仲適太學生吳紹叔適江方伯珍孫子猷季適儒士許某子爲龍孫男八人祖咸出者阜昌娶鄭叅軍九叙女其次阜民阜南阜夏祖穎出者阜輿祖烏出者阜宇阜脩曾孫奕世阜昌出余游司馬三世嘗客新安累月知象先母子兄弟間內行甚稔從子內史吳某爲狀至取桓少君孟德耀龐氏班姬王霸陶侃母相方是可銘也銘曰古稱賢者伯

奇孝已所遭後母是爲難耳丈夫且然而況女子長公
生分故非屬裏巽以行權惟司馬氏吁嗟碩人茹辛多
矣垂四十年家秉滋起子孫繩繩年踰指使維天右助
寧無所以言辭華屋歸于蒿里中有銘焉其名不毀

翁母陳孺人墓志銘

海虞翁氏有五丈夫子不佞得交其二方承乏秉越憲
時吏部公爲會稽尹共事都諫公以鄞尹奉徵書居京
師其年入計識之比叔弟爲海虞博士則少崖公與其
叔子茂瑤皆以諸生立館下稱其文行尤著少崖者都
諫吏部伯兄也叔弟旣入南雍館叔子過從因謁不佞

修通家好而以都諫公書幣乞余志其母陳孺人墓已
讀叔子所爲母狀累數千言情則使人酸涕文則使人
色駭無復可置詞者而質諸叔弟曰信稍彙括而詮次
之孺人夫黨王舅爲茂才介石公王姑爲薛太孺人舅
爲贈給事中石崖公姑爲王孺人夫爲少崖公叔郎爲
茂才具茨都諫完虛孝廉昇字吏部泰輿公孺人父黨
王父爲大冶令豫齋公王母爲徐孺人父爲茂才文囿
公母爲周孺人孺人之爲女也聰悟夙敏誦父所授內
則遂能以禮法自持不妄言笑甫扶床而母卒哭無常
時無常聲其天性然也孺人之爲婦也甫齟而歸蓋文

三十一
不
圍公憐其失母故舅姑家政尚嚴而又以孺人少閑之
在初嗃嗃滋甚則日伺舅姑顏色先意而將順之日不
敢睇視身不敢跛踣疴癢不敢搔屏氣不敢噦噫退而
食唯恐有命不敢飽思其母或其父來視吞聲不敢語
涕龍鐘衣席上也王姑與姑之喪相少崖公襄大事曰
親喪所自盡況君家督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少崖公就
宅別館爲塾授經列弟子籍者甚衆而時以其修脯資
爲酒飲之爲殺食之豐約莫不中度少崖公動靜云爲
必效雞鳴之傲御助造者莊而和諸叔郎嚴事丘嫂旣
有室不以姁婦驕推婦得甚歡孺人之爲母也所

舉六男二女乳之腹之出入顧復之左右提挈之角羈
之飾被朽之衣或浣補焉餼餽之食臥起溲溺之時織
芥經其手長而從師具贄納婦遣女敬慎重正而親親
其有不若訓督責不貸孺人之爲家也賓祭之邊豆必
儼醴齊必甘粢盛必潔犧牲必脂臠獲春藁者執爨者
操井臼者蠶桑者力田者執圃者應門者掃除者分職
考成不愆于期蓋旣病而猶瑣科條不已也孺人哭母
哭父未已而少崖公遘奇疾醫藥禱祀願損已年以代
之已而仲子季子少子才而天仲子婦賢而天又憂叔
子善病則內傷其心葬王姑姑未已而葬子葬子婦存